

美国研究

季刊

1993年第4期

AMERICAN STUDIES

第7卷

12月5日出版

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彭光谦 (4)
小国合作和大国的阻滞	时殷弘 (11)
——美国与1954年巴尔干同盟的形成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得失观	王春法 (21)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中国	崔丕 (30)
论五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	霍世亮 (38)
梭罗政治思想述评	倪峰 (51)
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	张广智 (60)
福克纳与莫言	朱世达 (67)
1993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74)

本期责任编辑：赵梅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仰山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定价：

国内版 3.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 (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Winter 1993

Vol. 7, No. 4

ESSAYS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 DRASTIC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Peng Guangqian (4)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changed with the breakdown of the Yalta regime which had dominated the world for 40 years since the end of WWII. From President Bush to President Clinton, a new strategy with post-Cold War features gradually took shape. This readjustment of strategy, judging from both its scope and depth, has been most significant one since WWII.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KAN ALLIANCE OF 1954

Shi Yinhong (11)

Successfully overcoming obstructions caused by Western countries hea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Yugoslavia entered into an alliance with two of its neighbors, Greece and Turkey, in 1954. Although the actual effects of the alliance was neither remarkable nor long-standing due to th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it did manifest an independent line of Yugoslavia's foreign policy. This line was aimed to avert being excessively restricted by great powers and thereby to enhance Yugoslavia'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small powers.

MERITS AND DISMERITS OF THE EDUCATION-RESEARCH-EXTENSION SYSTEM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Wang Chunfa (21)

The education-research-extension system has made a substantial contribution to the American agricultur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dispersion of power, partnership and the three-in-one structure. Nevertheless, the system also has problems, such as the superfluity of farm produc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due to the overemphasis on technologies.

THE CHINA FACTOR IN THE U. S. JAPAN POLICY OF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Cui Pi (30)

In the 1950s, the U. S. Japan policy of economic rehabilitation w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U. S. strategy of containing China in East Asia. The policy required that Japan break its economic link with China and that Southeast Asia

serve as a catalyst in establishing U.S.-Jap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his orientation was set by 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 and, despite some readjustment during Eisenhower's term of presidency, remained an important principle in America's Asia policy. It bestowed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he features of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n-socialist Southeast Asia.

ON U.S. HOSTILE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1950S

Huo Shiliang (38)

The article expounds that both the Truman and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s implemented a hostile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1950s. Its essence was to separate Taiwan from China and create "Two Chinas" or "one China, one Taiwan." And the policy was aimed at keeping Taiwan in American hands and maintaining U.S. domination in East Asia.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HENRY D. THOREAU

Ni Feng (51)

The political viewpoints of Henry D. Thoreau inherited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John Locke and Thomas Jefferson. His views on society were similar to those of contemporary and later thinkers like Arthur Schopenhauer, Soren Kierkegaard and Friedrich Nietzsche. Thus, in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s, he served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modern times. His major contribu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was the idea of "civil disobedience" (or passive resistance).

MODERN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IN CHINA

Zhang Guangzhi (60)

American historical studie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with all its ramifications, has served as an external stimulus and a reference in remold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Its influence was produced mostly by the two waves of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The first wave occurred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hen works of the American school of new history represented by James Harvey Robinson were introduced. The second wave arrived during China's open-up period after 1978 and aroused more extensive reverberation among Chinese historians than the first wave.

W. FAULKNER AND MO YAN

Zhu Shida (67)

The paper makes an extensive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s impacts on Mo Yan, one of the leading Chinese contemporary writers on the legends and mystics of Chinese rural life. Based on an analytical study of Mo Yan's fictions, it takes note of Mo's modernistic efforts by way of mysticism, imagism, symbolism and metamorphosi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by assimilating the heritage of W. Faulkner and other modernist writers and combining Chinese scene with

modernist approaches, Mo has taken on a unique creative career.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彭光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既是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全球战略的支柱。它不仅直接指导着美国的军事活动，而且对国际安全环境也有着重大影响。目前，国际战略格局正在发生世界近现代史上和平时期的空前巨变。两个超级大国、两大军事集团长期紧张对峙的两极冷战体制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告终结，世界战略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美国作为世界战略格局由两极向多极的过渡中暂存的唯一全球性超级军事大国，其国家安全战略走向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一、雅尔塔体制下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美国虽然是一个现代战略思潮十分活跃的国家，却并不是一个战略历史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除了马汉的制海权理论以外，美国并没有多少自觉的战略理论指导，美国军事活动的范围也较多地局限于本土，间或延及西半球或偶尔涉足欧洲。“美国的思想家们还不习惯于在世界范围的大棋盘上下棋。”〔1〕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战略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把美国推上了世界战略大舞台，而且在战争中美国迅速崛起，发展成为国力、军力高踞于西方世界之首的超级大国。美凭借这一实力地位在雅尔塔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与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另一个东方超级大国苏联展开了争夺，在世界地图上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并由此构成了长达40余年的两极对峙的世界冷战格局。

为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维护和扩大美国的全球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杜鲁门政府就制定了美国第一个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

战略”。遏制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战略质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

1. 国家安全战略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遏制共产主义”成为美国不变的战略目标和“维护美国安全，推进美国利益”的核心内容。自此，昔日反法西斯的盟友成为美国的主要作战对象和不变的战略对手。

2. 突破了长期以来以关注美国本土安全为主的“孤立主义”战略思潮，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美洲堡垒战略转向积极干预世界事务、争夺世界主导权的全球战略。

3. 古典的传统的常规战略逐步让位于核条件下的现代战略体系。随着现代化军事技术的急剧发展，美战争方式、作战思想和兵力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4. 一扫以往由于战略传统缺乏而呈现的战略思维贫乏，习惯于摹仿欧洲传统战略理论的沉闷空气，迅速掀起“战略热”，开创了美国现代战略研究的新局面，创立了具有美国特点的独立的战略体系。(2)

遏制战略的提出奠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它标志着东西方冷战的开始，表明两大军事集团以欧洲为重点的重兵对峙格局的初步形成。在遏制战略指导下，杜鲁门政府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范围内同共产主义作战，但终究未能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为此，1953年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主要依靠大规模的机动报复力量，在我们所选择的时间与地点来对付侵略的主要策源地”的“大规模报复战略”(3)，试图以美国占优势的核力量这个“绝对武器”来“阻遏共产主义世界庞大的地面部队”(4)。事实很快就证明，这一战略构想同样有着天然的缺陷。美苏间“相互威慑”的战略格局的形成和“导弹差距”的出现，动摇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这种以“大炮武装警察”的做法，使美国陷于既不敢打核大战，又无力应付局部地区冲突，要么在核大战中与敌同归于尽，要么屈辱投降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为了走出美国战略上的死胡同，肯尼迪政府采纳了泰勒将军提出的以核力量为盾，以常规力量为剑，既准备打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核战争，又立足于打最可能发生的中小规模的有限战争的“灵活反应战略”，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可操作性和现实性。鉴于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日益坐大，而美国深陷泥潭，连连失分，以及60年代中苏分裂，世界逐步形成五大力量中心等“战略现实”，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对“灵活反应战略”进行了调整，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试图通过收缩战线，发挥“伙伴”作用，推进美苏“缓和”等缓解美国重点在欧洲，而兵力部署重点却在亚洲的严重失衡现象以及战略目标过大而战略能力相对不足的矛盾。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后，又进一步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根据苏联威胁增长的情况，里根提出了“重建美国军事实力”的口号，主张以针锋相对的强硬姿态和机动多样的灵活手法，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竞争，以扭转美苏力量对比不利于美的趋势，重建对苏战略优势。战后40多年来，尽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几经变化，历届政府都提出了带有本届政府印记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概念，在兵力建设和运用上也都有各自不同的重点，但是通观战后4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演变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从杜鲁门政府的“遏制战略”到里根政府的“新灵活反应战略”，其基本内涵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1. 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遏制共产主义这个总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变；

2. 以唯一能威胁美国生存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互为攻守，激烈争夺，这个总的战略态势始终没有变；

3. 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两大军事集团重兵对峙，这个总的战略格局始终没有变；

4. 建立包括核力量和常规力量在内的超级军备，追求绝对军事优势的总的战略企图始终没有变；

5. 立足于打全面战争，与苏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对抗的总构想始终没有变。

战后4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是与雅尔塔体制相适应的，始终是一种冷战战略，两极战略、集团战略、全球战略、意识形态战略和全面战争战略。

二、国际战略格局剧变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冲击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支配战后世界政治秩序达40年之久的雅尔塔体制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帝国的解体,似乎一夜之间崩溃了。国际战备格局的剧变使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赖以确立的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1992年2月布什政府的国防部长切尼向总统和国会提交国防报告认为:

——由于苏联的解体和华沙条约的废除,“一个曾全副武装,对欧洲和亚洲构成严重威胁,并具有全球力量投送能力的超级大国,已经不复存在。”

——40多年来,美国的安全政策“一直受苏联对欧洲发动直接、大规模常规进攻这一威胁判断所左右”,“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解体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宣告了这一威胁的终结。我们不再同一个谋求破坏我们基本价值观的、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国家进行全球性意识形态对抗。”

——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剧变,前苏联的军事力量已大为削弱,其国防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不大可能再次挑起威胁美国和西方安全的全球性常规战争。”

——在冷战时期美国缺少“战略纵深”。对于“华沙条约”组织在欧洲发动的进攻,美与西方盟国只有一至两周的预警时间。而现在美国赢得了战略纵深,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时间上都变得更加遥远了。”

——“今天,除战略核武器外,没有一个国家具有对美国发动全球挑战的能力;没有一个国家在常规军事技术和应用这些技术的能力方面能同美国较量,没有任何主要的联盟对美国的利益持敌对立场,没有任何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地区处在敌对的、非民主势力的控制之下”。总之,美国在“冷战”和“冷战后”的第一场热战中的胜利,“使美国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实力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美国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安全挑战和现实威胁”。“仍然有一些趋势令人担心”:

——尽管长期存在的苏联全球性威胁已不复存在,但“地区挑战十分严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表明,“地区政治领导人可能具有使用武力达成其目标的意图和能力”。“对美国根本利益的威胁可能突然出现在世界各个地方,包括欧洲、亚洲、西南亚和拉丁美洲。”

——国际环境中仍然存在大量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前苏联的转变利害攸关”。“必须认识到前苏联境内新生国家里民主的脆弱性,必须认识到它们退回到封闭、专制、与美敌对的政权的可能性”。“如果俄罗斯、乌克兰和独联体其他国家最终过渡到建立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的新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下个世纪就有可能成为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世纪,否则美国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新的安全挑战。”

——“苏联的解体可能会加速核、生、化武器技术和导弹以及先进常规武器技术的扩散”,这是美国担心的“重大的安全问题”。“一些敌对国家正在设法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地区性对手可能会拥有以往只有超级大国才具有的军事能力”,这将使“地区冲突变得愈来愈复杂”并“损害美国利益”。

——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美国面临的低强度冲突问题的消失。“恰恰相反,美国将进一步面临诸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叛乱之类的挑战”。“在美国贩卖和使用违禁毒品以及与之有关的暴力活动和国际上的动荡局势,对美国的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5〕

1993年2月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阿斯平在美国《军官》杂志发表文章,进一步把冷战结束后美国安全环境的变化归纳为美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巨变、美国面临的威胁的巨变和美国军事力量使用的巨变等三个“巨变”。他认为美国地缘政治环境正在发生以下重大变化:一

是世界正从“两极”走向“多极”，从“刻板”变为“复杂”；二是国际形势发展正从“可预见”变为“不确定”；三是“共产主义”正让位于“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四是美国正从头号政治、经济和军事强国沦为纯军事上的超级大国，经济上日益受到日本和欧共体的挑战；五是国际阵营重新组合，正从“固定联盟”走向为了某一目标的“临时联盟”；六是联合国的作用正从“瘫痪”变为“活跃”。关于美国面临的威胁的巨变，阿斯平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威胁的种类从“单一”（苏联）走向“多样化”；二是威胁的程度从“危及美国生存”变为“危及美国利益”；三是威胁从“明确”变得“模糊”；四是威胁从可慑止变为“不可慑止”；五是威胁从“欧洲”转向“其他地区”；六是威胁升级的危险由大变小；七是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威胁将被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威胁所取代；八是威胁将由“公开”走向“隐蔽”。鉴于上述变化，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也发生了以下巨变：一是从打“消耗战”变为“对关键目标实施决定性打击”；二是从打“代理人战争”变为“直接增援”；三是从“主要依靠高技术”变为综合运用“高中低技术”；四是从“前沿部署”变为“兵力投送”；五是从“前沿驻军”变为“本土驻军”；六是从依靠“东道国支援”变为依靠“自力更生”。〔6〕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安全环境发生的上述转折性变化，使以美苏冷战为背景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为了适应新的战略形势，美国政府不能不对战后延续了40余年的安全战略模式实行根本性调整与转变。

三、从布什到克林顿：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

早在1989年上半年，美即开始酝酿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调整。1990年3月，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了他上台后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鉴于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呈现出一种“积极的战略趋向”，他提出对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苏联不能只是简单地进行遏制，而是要大胆地“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奉行的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目标，以比所有前任更大的抱负和雄心，通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将苏联作为一个有益的伙伴纳入国际体系中”，从而“开创一个超越遏制的新时代”，为美国提供更可靠的安全。〔7〕1991年3月，根据“苏联正朝民主化和非军事化方向发展”的新迹象，国防部长切尼在其《国防报告》中进一步作出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冷战时期的持续威胁——华约对西欧的大规模入侵并升级为全球战争的危险，已因苏联从东欧撤军和华约崩溃而不复存在”的新判断，明确提出“将防务计划关注的焦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向对地区性威胁作出反应”。〔8〕在官方文件中首次以“地区性威胁”取代了“苏联的全球挑战”。1991年8月13日，也就是苏联“8·19”事件发生前六天，布什再次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政治、经济、军事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根据美国面临的新的威胁、新的作战对象和新的作战任务，提出以建设精兵、常规优先、高技术化、快速反应和重组能力等为重点调整兵力结构，以满足新形势下的战略需要。1992年2月25日，国防部长切尼向国会提交1993财年《国防报告》，对酝酿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构想作了系统总结，将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正式命名为“地区防务战略”（The Regional Defence Strategy）。“地区防务战略”的问世标志着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特征的冷战型战略的终结和“冷战后”战略构想的开始。这一战略的基本点是：（1）主要作战对象由苏联转变为可能危及美战略利益的地区性军事强国。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诸如伊拉克、伊朗、北朝鲜等“持敌意”的国家。（2）战争准备由立足于对付全球大战转为主要对付地区性冲突。（3）防务计划关注焦点从欧洲转向第三世界；战略重点由欧洲变为欧亚并重。（4）安全手段上，由主要针对苏联的核威慑战略转为全方位、多层次的核威慑战略，重点建立和发展应付全球潜在核威胁的“防止有限核打击的全球防御系统”（GPALS）；（5）在军事部署上，由实行前沿部署，转为强调前沿存在，适当调整和削减海外驻军与海外军事

基地。大量减少驻欧兵力,适当减少驻亚兵力,相应增加驻中东兵力。(6)在部队结构上,改变长期维持的以苏为作战对象的部队规模,适当裁减军备数量,增强军队的重组能力,以威慑任何可能对美再次提出的全球性挑战;(7)在作战方针上,由预先部署兵力对苏实行围堵转为突出应急反应,着重强调对重要地区冲突和危机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后四个方面的转变,即战略核威慑、前沿存在、危机反应和重组能力被列为地区防务战备的“四根支柱”。(9)

1993年1月比尔·克林顿取代布什,就任美国第42任总统。克林顿在其前任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步伐对国际战略格局大变动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继续进行了调整。克林顿高举“变革”的旗帜,声称“美国所需要的不是缩小规模的冷战思想”,而应当“从旧观念中解脱出来”,制定“冷战后美国安全的新契约”,加速从“冷战轨道”向“冷战后轨道”的转变。还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克林顿就提出了以下四点安全构想:(1)共产主义的崩溃并不是危险的终结,在当今更加不稳的世界上,一系列的威胁迫使美国在随时能够重建国防力量的情况下保持高度警惕。(2)美国必须重新获得强大的经济实力,以维持其在国际安全上的领导地位。今后应在“火力”上少投资,而在“脑力”上多投资,否则美国将无法承受。(3)在当今信息时代,思想感召力是一种无法阻止的巨大力量。正是电视、磁带和传真机等现代化的通信手段,使思想武器的能量穿透了柏林墙,并推倒了它。(4)美国的安全定义中的“威胁”概念应该包括对所有人的共同威胁。美国的生存,取决于美国对世界的领导作用。据此,克林顿提出美国安全战略的目标应是:(1)在一个新的时代建立一支美国所需要的军事力量;(2)在世界范围同盟国一道推动民主运动的巩固和发展;(3)使美国的经济在国际上重新获得主导地位。(10)就任总统后,克林顿将上述构想立即付诸实施。根据克林顿的新的安全设想,1993年3月27日国防部长阿斯平向国会提交了1994财年国防预算。阿斯平称这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冷战后预算”。该报告强调指出,新的形势下,美在防务方面应着力防范四种新的威胁,即:对美国利益的地区性威胁;日益增加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威胁;俄罗斯等国“民主改革”失败导致安全形势逆转的威胁以及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威胁。报告提出了克林顿政府以经济安全、地区防务、防核扩散和推进全球民主化等新概念为支柱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新框架。其基本内涵是:

1. 以“经济安全”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主要是经济安全”,防务要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经济振兴。“在全球经济中成功,既是美国90年代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是美国面临的重大战略挑战”,美国未来的国防政策将越来越多地涉及经济领域,以求保护美国国际市场和全球经济利益,并对它的促进和发展起辅助作用。为达此目的,美将较大幅度地削减军费和军队员额,进一步落实“军转民”的各项安排,尽可能向盟国转嫁防务负担。

2. 继续推行“地区防务战略”,强调保持对地区性冲突进行武装干涉的“选择权和行动权”。克林顿声称当美国的切身利益或对外承担的义务受到威胁时,在具有明确的军事目标而且我们确信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以可以承受的代价达到预定目的的情况下,应当使用军事力量。国防部长阿斯平具体提出了打赢一场类似海湾战争规模的局部战争,控制一场诸如朝鲜半岛可能爆发的重大危机,同时有余力迅速解决巴拿马运河危机那样的较小危机的“两个半地区危机”方案。

3. 推进军控和裁军进程,竭力防止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克林顿表示:“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问题比原苏联帝国的核武器和核技术将控制在何人之手更为紧迫。这些武器对每一个美国人的安全、对我们的盟国乃至对这些共和国本身都构成威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强调美国政府“将优先考虑防止武器扩散问题”。将“同其他国家一道,百折不挠地作出努力,通过改善情报搜集、控制出口、采取鼓励措施、实行制裁、甚至必要时使用武力,来防止武器扩散”。特别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

利比亚等国之手”。

4. 赋予国家安全战略在全球推行“民主化”的新任务,对外实行新军事干涉主义。在传统的为“美国利益”而战的基础上,克林顿进而强调为“维护国际社会的意志和良知”(即美国的价值观念)而战,“在全球范围内保卫自由和促进民主”,必要时不惜使用军事力量,“使走向民主化的国家获得实际鼓励,使拒绝民主化的国家付出更高的代价”。(11)

从布什到克林顿,美国具有“冷战后”特色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模式似已初见端倪。

四、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影响与矛盾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这次调整,无论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是战后40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是冷战后美国安全战略的一次战略性转变。目前这一调整仍在进行之中,很有可能要持续到本世纪末方能完成。目前要对它作出全面评价似乎为时尚早,仅据现有情况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 这次调整表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运行机制尚有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美国历史上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大变动而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较大调整大约有三次。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逐步由主张本土防御的孤立主义向“有特定目标的干涉主义”的转变。第二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雅尔塔体制的确立,实现由西半球防御战略向与苏争霸的全球战略的转变。第三次就是近期的这次战略调整。与前两次调整不同,这次战略调整不是大规模战争的结果,而是在相对平时时期进行的,因而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持续时间也较长。在欧洲局势突变之初,美国就从自身利益出发,及时把握其战略动向,提出对传统的“遏制战略”大胆实行“超越”。如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强权政治色彩另作别论,单就美维护其“国家利益”而言,新的安全战略对变化中的美国安全环境的分析及着眼于地区防务和经济安全的总体思路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国际战略格局剧变的现实。

2.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内涵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政府正式把“经济安全”和所谓“全球民主化”纳入国家安全战略范畴,带有浓厚的“克林顿主义”色彩,是美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引人注目的新内涵。“冷战”时期,美苏耗费巨资,展开无休止的军备竞赛,美虽赢得了“冷战”的最后胜利,但美苏一死一伤。美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日益落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特别是受到了德、日越来越大的挑战,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实力地位。因此经济安全已成为关系美国兴衰和战略地位的大问题,不能不引起美国朝野的关注。这也是为什么赢得“冷战”胜利的在任总统布什意外败在打“经济牌”的阿肯色州的年青人克林顿手下的重要原因。所谓“全球民主化”,则反映了美国政府力图扩张“冷战”战果,加快美国价值观念输出,力求不战而胜的战略企图。

3. 向“冷战后”转变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未真正脱离“冷战”轨道。美国与苏联长达40年的“冷战”虽然结束了,但“冷战后美国安全新契约”并不是“冷战”的对立物,而是“冷战”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翻新。美国安全战略关注的焦点从欧洲转向第三世界,以及全力推进所谓“全球民主化”,也就意味着美国对第三世界和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冷战”的开始。“冷战”的对象变了,其战略总目标并没有变;“冷战”的内容和形式变了,其强权政治性质并没有变。冷战后的世界将很可能由此变得更不安宁。

4.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维护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主旨,这与世界多极化的必然趋势是相违背的。在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的历史潮流中,美试图维持其一家独尊的地位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根本行不通的。美极力抑制任何新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战略对手的出现,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抵制,而且也引起了正在重新崛起的德日等盟国的警觉。美国为维护其“经济安全”,已经而且必将进一步加剧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一轮新形式的经济“冷战”

也许已经开始。

5.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战略目标过大与战略能力相对不足的固有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以往在美苏的全球争夺中,美就一直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之感。这一战略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因为美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相反在新的战略环境下愈益突出。在海湾战争这场冷战后的第一场战争中,美国身为超级巨富竟然不得不“集资”打仗,深刻说明了美国战略目的与战略能力之间矛盾的尖锐性。这一矛盾的尖锐化特别表现在冷战后以下趋势的日益发展上:一是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强烈愿望与集中力量振兴经济的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趋势;二是冷战后地区冲突的广泛性与美国军事力量被迫收缩的矛盾趋势;三是现代高技术战争日益增加的高消耗性与美国战略资源日益递减的矛盾趋势;四是对盟国日益增加的依赖性与盟国离心力日益增大的趋势。上述矛盾不能不对新形势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与实施起着巨大的制约作用。长期以来,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两大战略派别辩论不休,其深刻的根源盖出于此。冷战后美国的新孤立主义与新干涉主义的辩论显然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注释:

(1) (美) 马特洛夫:《美国战略思想的演变》,《军事战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23页。

(2) 参见蔡祖铭:《美国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02—103页。

(3) 1954年3月14日《纽约时报》。

(4) 1954年1月12日杜勒斯在纽约外交委员会上题为“外交政策的演变”的演说。

(5) (9) 均引自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by Dick Cheney, Secretary of Defense, February 1992.

(6) 《军官》杂志,1993年第2期。

(7)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y George Bush, March 1990.

(8) Annual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by Dick Cheney, Secretary of Defense, March 1991.

(10) Bill Clinton: *A Young Man in a Hurry*, 1992. 另参见洪兵等编著《克林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1月版,第166—168页。

(11) 参见萨本望:“克林顿政府防务战略初析”,载《外国军事学术》1993年第3期。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小国合作和大国的阻滞

——美国与1954年巴尔干同盟的形成

时殷弘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40年代末苏南全面对抗形成后数年内，南斯拉夫在国际舞台上大致只寻求、并且只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这种外交处境的局限性和弊端，越来越强烈地被南斯拉夫领导人感觉到。

(1) 它几乎完全囿于大国对抗格局的狭窄境地，深受冷战两极对立的制约，其基本利益、外交回旋余地乃至伸张小国权利、反对大国主宰世界的国际政治理想因此而受到损害。南斯拉夫突破此种藩篱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成功地克服了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的阻滞，同它的两个巴尔干邻国——希腊和土耳其结成同盟。虽然这一同盟的实效由于国际环境变动等因素的影响，既不显著亦非长久，但它预示了南斯拉夫未来外交路线的特征之一：通过小国之间的合作，避免受到与自己友好的大国的过分制约，并且以此加强对付此等大国的地位。事实上，正是这一点在斯大林去世后的一年多里逐渐成了南斯拉夫促成巴尔干同盟的主要目的。它明显地体现了南斯拉夫外交决策的独立性，而且由于其实质——小国合作，还可以称作是南斯拉夫未来不结盟外交的一种准备。希腊和土耳其两国在巴尔干同盟的形成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自主倾向。由于这些以及文末总结的其他原因，美国在1952年至1954年间对建立该同盟的暧昧态度和阻滞政策，是并不奇怪的。

一、走向南希缓和的曲折路程

对巴尔干同盟形成过程的论述，应当从说明南希两国关系的缓和开始。南斯拉夫援助希共武装斗争，不是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唯一问题。因此，1949年上半年这一援助的逐步停止并未明显改善两国关系，而只是为消弭紧张提供了重要条件。诚然，与停止援助希共的过程相平行，出现了南希关系走向缓和的希望：1949年4月初，希腊外交大臣察尔扎里斯公开表示南希两国有可能和解；8月中旬，南斯拉夫驻希腊使馆代办三年来首次拜访希腊外交部。希腊方面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在南希腊儿童获得遣返以及南政府保证不干预希腊境内马其顿族问题，南斯拉夫方面则希望恢复二战前在希腊爱琴海港口萨洛尼卡的商业权利以及南希边境至萨洛尼卡的铁路运输，以便有助于对付苏联及其东欧盟国的经济封锁。(2) 但是，缓和的希望几乎刚出现就夭折了。铁托在当年7月11日的著名的普拉演说中虽然宣布完全停止援助希共，但同时声明不与希腊现存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政府（即人民党内阁）打交道。(3) 此后到1950年春，包括铁托在内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又数次公开表示，希腊的“民主化”（即“中左内阁”上台）是南希关系正常化的前提。(4) 南斯拉夫当时特别担心同希腊现政府和解将为苏联的反南宣传提供弹药。

1950年3月，作为希腊大选的结果，反对党——自由党领袖索福克雷斯·韦尼泽洛斯组成新内阁。南斯拉夫对希腊的态度随之有所变化。外交部向适才访希归来的美国驻南大

使艾伦询问：在希腊新政府之下南希关系改善的可能性如何？艾伦就此向国务院报告说，虽然南斯拉夫目前的试探相当审慎，但他确信南政府渴望显著改善同希腊的关系。（5）约同时，在瑞士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南方向希方提出重开萨洛尼卡至南斯拉夫的铁路。（6）4月中旬，韦尼泽洛斯内阁倒台，接替的是希腊中间国民进步联盟领袖尼古拉斯·普拉斯蒂拉斯将军为首的一个联合内阁。这正是铁托先前表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中左内阁”。普拉斯蒂拉斯执政数天即会见南斯拉夫使馆代办，铁托随后便在人民议会表示，希腊政府的这次更迭使得向雅典派出南斯拉夫公使、从而恢复两国间完全的外交关系成为可能。5月10日，南希两国政府就此达成的正式协议公诸于世。此外，两国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以协商萨洛尼卡港口、南斯拉夫通往该港的铁路以及恢复彼此间的邮政和电讯等问题，南斯拉夫政府还就遣返希腊儿童一事显示出积极态度。（7）但是，正当两国关系出现改善势头之际，马其顿问题节外生枝。5月16日，卡德尔向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讲话，其中简短地提到希腊的马其顿族问题悬而未决使南斯拉夫舆论颇感不安。（8）这项言论只是反映了关于希境内马其顿人应享有自治（主要是文化自治）的立场，不涉及领土问题，而且其动机与其说是干预希腊政府的主权，不如说是在保加利亚煽动南境内马其顿人分裂的情况下，显示南政府对该族权利的关切。因此，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驻希使馆所说，这实质上是南斯拉夫的国内政治问题，是为了同情报局的宣传竞争。（9）但是，希腊政府对马其顿问题极为敏感。尽管美国劝它切勿过于认真，它仍不将已任命的驻南公使实际派往贝尔格莱德，也不安排已抵达雅典的南斯拉夫公使递交国书，并把南斯拉夫停止提倡希境内马其顿族自治权利当作解决到萨洛尼卡港口的南希交通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些行为导致南政府于6月24日召回驻希公使。（10）南希关系再次跌入低谷。英国政府此后曾试图促使南希双方恢复关系正常化谈判，但随普拉斯蒂拉斯内阁于8月中旬辞职，这一努力毫无成果地终止了。（11）

美国把改善南希关系当作争取南斯拉夫在对外关系中全面靠拢西方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仅南希两国间的具体纷争一时难以解决，而且南斯拉夫在东西方之间严格中立，使得美国政府感到大力促使南希接近的时机尚不成熟。（12）此种情况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逐渐改变了。10月中旬，在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态势开始明确地偏向西方（13）后不久，艾奇逊同赴美参加第五届联合国大会的卡德尔谈话，要求南政府缓和对希态度，特别是搁置有争议的希腊马其顿族问题。他同时还指示驻希使馆要希腊政府也降低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调子。这是美国积极调解南希关系的开端。对此，经萨洛尼卡港口输送美国对南粮食援助的需要起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4）11月中旬，经过美国驻南大使艾伦和驻希大使普里福伊的斡旋，南斯拉夫释放了希腊内战中被俘并押至南境内的希腊政府军官兵，希腊则宣布对南粮食援助可以经萨洛尼卡港口自由运送。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于11月28日宣布恢复完全的外交关系。约一个月后，两国公使各自抵达对方首都，并递交国书。（15）大致同时，南斯拉夫开始遣返希腊儿童。两国政府还于1951年2月2日签订了恢复邮件、电话和电报通讯的协定。至此，南希之间的所有争端，除马其顿族问题予以冷却外，俱已解决。希腊内战爆发以来的对抗和紧张终于被关系的全面正常化所取代，南希土三国走向外交和军事联盟由此成为可能。

二、南希土同盟的最初酝酿和美国的态度

南斯拉夫和希腊之间的关系全面正常化后，两国进一步显示出进行军事合作的意向。1951年4月伊始，南斯拉夫驻希公使奉命询问希腊政府：在南斯拉夫遭到外来进攻的情况下，希腊政府采取何种行动？（16）这一试探与南政府建议同美国举行高级战略会议大致同时，其出发点分明是从小国合作方面探寻加强南斯拉夫战略地位的途径，以便辅助它所谋求的西方大国的直接军事支持，或在谋求未果时替之。在希腊方面，首相韦尼泽洛斯于4

月初公开表示,南希土三国应当撇开意识形态差异进行密切合作。(17)这一合作在希腊政府心目中主要是战略和军事性质的,并且同样是为了辅助或替代西方大 闹笨泳 联支持,这种支持在它当时尚未被吸收加入北约组织的情况下是不确定的。对南斯拉夫的上述询问,希腊政府做了比较积极的答复:(1)在南斯拉夫遭到入侵时,希腊将参加联合国的可能的援南行动,希望南斯拉夫在希腊遭到入侵时也这么做;(2)希腊认为南希两国可以就各自遭到入侵时将采取的政治、军事措施进行协商,但须待南斯拉夫采取主动。用韦尼泽洛斯的话说,这一保留是为了照顾南斯拉夫“关于不激怒情报局的敏感心理”。(18)10月底,在美英法三国就与南举行战略会谈问题长时间裹足不前的情况下,铁托公开表示尽管目前不打算同希土两国缔结盟约,但对它们的侵略也威胁到南斯拉夫,“这将决定我们的态度以及我们同此等国家的关系。”(19)希腊陆军首脑帕帕戈斯元帅则在不久后如此谈论南斯拉夫对希腊安全的重要性:在欧洲未来的战争中土耳其很可能集中主力于小亚细亚,而在其欧洲一侧仅作被动防御,因此苏联集团对希腊色雷斯地区的进攻将分隔希土两国;但若南斯拉夫成为可靠的盟国,就能避免这一危险,并使三国得以协调反攻。(20)

美国是在欧洲与苏联对抗的主要国家,又是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共同的主要援助国,它的态度对于该三国能否实现军事合作以及这种合作采取什么方式,自然是重要的。从一方面说,美国需要有一个巴尔干军事同盟,因为这有助于加强相对薄弱的北约南翼。由于希腊和土耳其已按照1950年9月北约理事会的决定同北约地中海防务计划相联系,(21)后又于1952年2月正式加入北约,因而美国关心的主要是将南斯拉夫纳入东南欧防线。正如一位时事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南斯拉夫置身于西方防务体系之外“代表着围绕苏联集团的‘遏制’线上的一个不适当的缺口,这一点对任何扫视地图的人都是一目了然的,他们看到这如何暴露了意大利东北部,并把希腊和土耳其与其西方伙伴们隔开。这些北约新成员国的25个或30个师的价值,必然由于其巴尔干一侧的无保护状态而受损害。”(22)鉴于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和中立政策(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一度是偏向西方的中立)决定它不可能径直加入北约,加上它和意大利因为的里雅斯特争端而无法携手合作,对美国来说南希土同盟便是填补上述缺口的唯一选择。早在1951年1月,一位国务院官员就谈到,美国政府内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南希土三国军队的总和“在东南欧和小亚细亚这一战略地区提供的力量”。此后不久艾奇逊私下向记者表示,美国希望南希土三国的军事力量协调起来,因为它很可能比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今后一个时期内所能指挥的力量更大(23)。前述希腊韦尼泽洛斯内阁对南斯拉夫探询所作的答复,就是大致由美国国务院拟订的。希土两国加入北约后,把南斯拉夫纳入南欧防务体系的需要变得更加突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就此在一次会议上说,希腊和南斯拉夫理应结成军事联盟,包括制定联合战略计划。(24)美国政府甚至还希望,在的里雅斯特问题解决后最终能形成一个意南希土四国同盟作为北约力量的南翼。(25)

但是,美国的态度还有相反的一面,那就是对南希土三国缔结同盟有严重保留,至少是不愿它过早实现。这种保留与美南“战略合作”问题上的分歧密切相关,自希腊和土耳其加入北约后越来越明显。美国政府认为,南希土同盟可能会使美国和北约组织承担起像保护希腊和土耳其那样保护南斯拉夫的义务,而这是早在1949年底确定对南提供军事支持时就被排除的。(26)后来在南希土三国自主协商结盟过程中,国务院特别向驻希和驻土使馆强调:如果三国接近达到了军事结盟的地步,那么不管北约义务的地理范围在文字上限定得如何仔细,对南斯拉夫一国的进攻可能因为希土势必加入战争而导致整个北约卷入。(27)美国既然不准备为南斯拉夫同苏联打仗,当然要力求避免上述局面。其次,由于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它们对南斯拉夫承担的军事义务可能影响它们履行对北约的义务。例如,在南斯拉夫和希土以外的任何北约国家同时遭到进攻时,它们不会只集中力量援助北约同盟国,而会分兵援助南斯拉夫。这是其他北约国家尚不能一致接受的,甚至美国对此也不很放

心。第三,美国政府担心,南希土同盟可能导致南斯拉夫加入北约,从而必然引起意大利的强烈反对。在南意两国因为的里雅斯特问题几乎势不两立的情况下,美国只能照顾更重要的美意关系。鉴于土耳其颇想通过南希土同盟把南斯拉夫拉入北约,美国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28)总之,南希土同盟在美国看来是个有利有弊的东西。有利之处在于它可以使南斯拉夫武装力量直接加入西方防线,弊端是南斯拉夫因此可能成为使美国引火烧身的战端和损害北约团结的祸患。利弊之中,只有对北约团结的有害效果是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其他都是潜在的、假设性的,因为自朝鲜形成军事僵持状态后,美国并不认为苏联有多大可能在欧洲发动进攻,斯大林去世后更是如此。即此一端,便足以决定南希土同盟对美国来说弊大于利。

1952年2月初,希腊副首相韦尼泽洛斯访问安卡拉,同土耳其政府商定向南斯拉夫建议举行三国军事参谋人员会谈,以便达到军事上的协调。希腊倾向于建立巴尔干同盟的原因如前所述,土耳其的动机大体相似。用美国驻土大使麦吉的话说,土耳其若不同南希两国协同防守色雷斯,该地区便难以挡住苏联进攻,“在此情况下苏联人即可突入爱琴海,很可能夺取达达尼尔——博斯普鲁斯地区。果真如此,土耳其就将其盟国隔开,始终不过是一个孤立的抵抗区。”(29)希土两国请美国政府令其驻南大使艾伦向南政府提出上述建议。但是,来自华盛顿的答复是不愿代劳。国务院就此向驻南希土三国的使馆解释说,这是为了避免造成美国准备同南斯拉夫建立类似的军事合作关系的印象。(30)

大约两个月后,希腊政府按照希土两国政府的进一步协议,向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立即举行三国军事会谈,拟订共同防御计划。希土两国当时表现得非常急切,告诫南斯拉夫方面苏联随时可能发动进攻,延误合作会酿成大祸。土耳其还多少要挟似地表示,若不就军事协调达成三国协议,它就不会在其欧洲部分防线部署重兵。但是,南斯拉夫未予赞同,称待到“真正的威胁”来临时再举行军事会谈不迟。南副外长马特斯后来对土耳其驻南大使示意:南政府采取审慎态度是出于国内政治考虑,因为“某些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不愿主动采取可能看来会预示南希土三国协约的行动”。(31)至于美国,对希土两国的这一轮尝试仍是泼冷水。国务院要求它们推迟向北约组织提交与此相关的南希土联合防务规划建议,并且着重劝说土耳其不要提议三国军事会谈。(32)6月初,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前进了一步,向土耳其表示将以“很大的同情”对待南希土军事合作的任何主动的建议。但此时土耳其鉴于美国的态度,不肯予以呼应。(33)南希土同盟的最初酝酿可谓步履维艰。

三、建立同盟的正式协商和美国的阻滞

1952年秋冬,在巴尔干同盟的酝酿中出现了一个新动态:南斯拉夫成为其最积极的推动者。这一显著变化直接来自它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强烈不满,后者先是尽可能延宕战略会谈,继而又竭力将其限制在狭窄的领域内,从而导致双方军事合作殆无进展。(34)南斯拉夫政府显然认为,应当把注意力转向邻国希腊和土耳其,通过促成南希土同盟来造就一种至少可局部替代西方大国兵力援助的力量,并且争取使之成为谋取西方大国承担义务的媒介。(35)另外,鉴于的里雅斯特争端当时导致南意关系再度陷入高度紧张状态,南斯拉夫政府还希望同希土两国结盟来加强对意大利的地位。(36)

主要在南斯拉夫的推动下,1952年最后几个月里南希土三国通过军事代表团的一系列互访,展开了旨在建立军事同盟的正式协商。首先是9月间以亚克西契将军为首的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访问雅典,然后是伊奥阿努将军率领的希腊军事代表团于11月下旬访问贝尔格莱德。一个月后,南军事代表团再次访问雅典。在这轮互访中,南斯拉夫方面积极主张签订三国军事协定,其内容既应包括一国遭到进攻时其余两国以武力相助的总承诺,也应包括如何协调作战行动的具体细节。它还敦促举行更高级的会谈,以便正式作出建立军事同盟的

决定。希腊方面则表示对签订军事协定需作研究。(37)这一审慎姿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顾虑美国的态度。美国驻南大使艾伦在希腊军事代表团出访南斯拉夫前夕,告诫希政府不要在尚未取得北约同意的情况下对南承担“认真的义务”。希腊军事代表团返国后,艾奇逊为阻止南希土结盟趋势进一步发展,专门向驻南希土和西欧各大国的使馆强调:美国虽然赞成南希土合作的“最大程度的发展”,但它必须受希土两国对北约义务的限制,必须与美英法和南斯拉夫之间会谈的进展相协调,必须在目前不包括动用军队的承诺。他还说,不应允许南斯拉夫在希土两国和其余北约成员国之间“挑拨离间”。(38)

9月间,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离开雅典后曾去安卡拉作短暂的访问。12月下旬,图纳布洛格卢将军为首的土耳其军事代表团回访贝尔格莱德。按照土外长柯普律吕的看法,后一次会谈比前一次有进步,“因为南斯拉夫人在贝尔格莱德不像土耳其人在安卡拉那么保守。”两国军事代表团“在纯粹技术基础上”同意,在一国或两国遭到苏联进攻的情况下,两国俱应在各自边界防守,而不后撤。(39)这当然与南斯拉夫努力谋求的军事同盟相去甚远。像南希军事协商那样,南土军事会谈成果之有限多半是由于土耳其不愿过分违拗美国的意愿,特别是在不承诺武力互助这点上。(40)

鉴于美国的阻滞和希腊、土耳其的顾虑,南斯拉夫政府认识到无法迅速实现三国军事同盟。它决定将力求一步到位的政策改作分两步走,先缔结不含明确的军事义务的三国友好条约。这样的条约是美国不便反对的,也是希土两国能够并且乐于接受的。(41)1953年1月下旬,土耳其外长柯普律吕应邀访问南斯拉夫。铁托在会谈中主动提议缔结南希土友好条约。它将规定在缔约一国的安全受到威胁时三国进行磋商,不包括具体的军事承诺,亦不包括与希土两国对北约义务相抵触的条款。柯普律吕毫不迟疑地表示,土耳其准备加入该条约,并说希腊也一定愿意加入。他还不顾美国的意向,认为缔结这样的条约不需事先听取西方大国的意见或经北约组织批准,甚至告诉铁托他希望这将成为南斯拉夫最终加入北约的一个过渡步骤。(42)柯普律吕旋即前往雅典,同希腊新首相帕帕戈斯元帅和希腊外长斯泰法诺普洛斯协商此事。随后,斯泰法诺普洛斯于2月上旬访问南斯拉夫。南土、土希之间的这些双边政治协商为三国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

南希土政治协商的势头,特别是它们所反映的南斯拉夫谋求三国合作的坚韧性,表明巴尔干同盟几乎是势在必行。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阻滞政策开始在一些美国官员中引起不满。驻希大使普里福伊于1953年1月底建议国务院改变这一政策,转而支持南希土三国达成一定的军事互助安排。普里福伊针对华盛顿方面的态度指出:如果由于铁托在国际上处于“孤立地位”,因而假定西方大国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地通过希土两国对南承担互惠义务,同样能获得南斯拉夫的密切合作,那就是危险的。不仅如此,阻止显著有利于希土两国安全的安排,还会造成进一步的严重的政治后果。(43)在不久后的另一份电函中,他更明确地告诫国务院:“如果美国、英国和法国坚持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应避免做出任何种类的承诺,试图以此在这个阶段打断这个进程,那么对铁托造成的影响将是重新唤起在汉迪(美国将军,代表美英法与南斯拉夫进行‘战略会谈’。——引者注)会谈时出现的那种猜疑,即西方打算让他孤军作战,与此同时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也将感到,他们大肆宣扬的巴尔干防务计划已被贬为空洞的姿态,就像战前无所作为的巴尔干协约那样。”(44)普里福伊实际上指出了美国面临的一个矛盾:为了照顾同某些盟国(主要是意大利)的关系,就需损害同另一些盟国和友国的关系。在他的天平上,同美意关系相对的不仅是美南关系,还有美希、美土关系这两个砝码。可以说,这是一种权衡南欧国际政治的新方式,反映了南斯拉夫的小国合作方针已导致了该地区新的均势格局。(45)

普里福伊等人的意见对决策者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国务院一方面鉴于南希土友好条约方案的非军事同盟性质,打算接受,另一方面又指示使馆向希土两国政府强调美国所要求的限制,防止因为它们越轨而遭到“许多困难和可能的圈套”。它特别要求希土两国不要在条约

或相关的会谈中“插进‘政治义务’概念”，因为这可能导致它们被拖进原本只针对南斯拉夫一国的进攻，并且因此使它们的所有北约盟国不得不投身于战火。（46）

2月中下旬，南希土三国分别在安卡拉和雅典举行三边军事会谈和三边政治会谈。军事会谈由三国武装部队助理参谋长进行，所依据的前提是假定对一国的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进攻。（47）政治会谈则着重于制订三国友好条约，其内容将决定三国是否承担军事互助义务，军事会谈所拟计划能否由假设的方案变成现实的承诺。南斯拉夫首先提出一个条约草案，其第四条规定军事会谈所拟计划一缔约各国政府批准，即成为条约的组成部分。这比1月间铁托会见土外长柯普律吕时提出的方案进了一步。希腊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条约草案，其中虽然只规定缔约一国遭到进攻时三国进行磋商，但其前言强调三国组织共同防御的重要性，因而同南斯拉夫的主张近似。而且，希腊政府担心拖延缔约会造不成利的政治后果，倾向于接受南斯拉夫草案。（48）美国国务院闻讯后，立即指示使馆会同英法同僚正告希土两国政府：不同意条约草案包含任何超出三国磋商的义务，不管这种义务带有怎样的保留。希腊被迫屈从这一压力，同土耳其一起劝南斯拉夫接受修改。南斯拉夫虽然同意，但对西方大国的干预表示了强烈的愤懑。（49）

2月28日，南希土三国外长在安卡拉签订了为期5年的三国友好合作条约。它又被称为安卡拉条约或第一次巴尔干公约。其主要内容为：三国就涉及共同利益的一切问题，特别是防务问题，进行协商与合作；三国外长定期开会，研究国际政治局势并作出适当的决定；三国参谋长应进行合作，向三国政府提出有关防务的共同建议；缔约各方不参加针对缔约任一方的同盟或损害其利益的行动。（50）这项条约是南希土三国程度不同地抵制美国干预的结果，同时又由于这一干预而未包含明确的军事互助义务。即便如此，美国仍伙同英法要希土两国保证该条约未扩展北约的义务，按照该条约将形成的假设性防务计划将提交北约审查。（51）在缔约三国之中，南斯拉夫是军事合作意愿最强烈、抵制美国干预最积极的国家。希土两国的北约成员身份及其对西方大国较大的依附性，使南斯拉夫难以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尽快建立巴尔干军事同盟。

四、从安卡拉条约到布莱德条约

安卡拉条约于1953年5月底经三国议会批准生效后，南希土三国参谋长即在雅典举行第二轮三边军事会谈。会谈中，南土两国同希腊就第一轮会谈的纪要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希腊方面要求删去“对一国的进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进攻”这一假设性前提，理由是这是一个超出军事代表权限的政治问题，只能言谈，不能见诸纪要文字。南土两国反对这么做。（52）争执的实质显然在于安卡拉条约规定的合作是否应尽快发展为军事互助。

7月间，南希土三国外长在雅典开会。此时多半由于美国的影响，土耳其改变了前不久在三边军事会谈中的积极态度，转到希腊一边。它反对南斯拉夫方面关于达成较具体的军事协议的主张，不赞成将军事合作的上述假设性前提变为现实的政治承诺。南斯拉夫又一次面对希土两国裹足不前的局面，十分不满，因而拒绝按照原拟的外长会议议题建立三国联合参谋团。北约南欧盟军总司令部当时认为，这一事态看来取消了三国制订联合防务计划的前景。（53）

11月中旬，南希土三国军事代表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三轮军事会谈。这轮会谈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它确定，三国制订联合军事计划的目的是协调三大地区的防务：（1）南斯拉夫邻近保加利亚的地区；（2）希腊马其顿地区中部和东部；（3）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色雷斯地区。这与第一轮军事会谈依据的假设性前提相比，具体得多，更接近于南斯拉夫一再谋求的确凿的军事互助义务。关于联合军事计划的详细讨论也表明了这一点。（54）会谈后，形势继续朝南斯拉夫希望的方向发展。到12月初，希腊已准备同意用正式协定的方式

确定军事合作义务,而且此项协定将并入安卡拉条约,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关于战时联合行动和军事互援的方式,希腊政府也作了具体的规划。至于土耳其政府,用希腊外长当时的话说,比希腊走得更远。(55)总之,希腊和土耳其对三国军事合作的态度又积极起来。这项变化的一个可见的原因,是希土两国鉴于当时已存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逐渐改善的可能性,担心继续裹足不前会导致南斯拉夫弃置巴尔干合作,转向苏联阵营。

事实上,此种担心同样存在于美国政府方面。考虑到1953年最后几个月里南意关系由于的里雅斯特争端激化而处于空前紧张状态,而且西方大国的亲意立场导致南斯拉夫同它们的关系暂时恶化,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在巴尔干军事合作问题上有所退让。9月中旬,代理国务卿史密斯告诉驻南希土三国使馆:华盛顿的最新立场是同意希腊的上述意向,愿看到三国拟订“尽可能全面和详细的”军事合作计划。但另一方面,这一退让相当有限。史密斯强调,军事合作计划仍然只应是假设的,只有在三国就同盟关系承担正式的政治义务后才具有约束力,而目前承担此种义务为时过早。美国政府显然仍坚持总的阻滞政策。它认为,支持或认可建立南希土军事同盟会引起意大利的强烈不满,从而损害的里雅斯特问题的解决前景和北约的团结。(56)

阻滞的效果越来越差。1954年4月中旬,铁托访问土耳其,访问期间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南土两国决定把安卡拉条约转变为军事同盟。这一事态造成了很大影响。希腊政府虽然对南土两国(特别是其北约盟国土耳其)擅自作此承诺甚为恼火,但仍公开声明军事同盟是安卡拉条约下三国军事讨论的自然产物,以免进一步落后于南土两国。形势的戏剧性发展使美国新任驻希大使坎农断言,美国政府充其量只能再阻滞半年。(57)国务院的反应是正式告知南土两国政府:过急地推进巴尔干军事合作将破坏“目前已到了极敏感时刻的、十分脆弱的”的里雅斯特问题谈判,从而使得对南希土三国和整个西方有害的形势永久化。它要求在铁托行将对雅典的访问中,南希两国至少不就缔结巴尔干军事同盟的时间作任何承诺。(58)美国的这一干预行动遭到了南斯拉夫的强烈批评。人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波波维奇奉命告诉美国大使里德尔伯格:南斯拉夫政府不能接受美国的干预理由,因为巴尔干同盟的建立及其时间不能由意大利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来决定。他甚至指责说,美国的这一行动表明它“正在成为意大利关于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政策的走卒”。

(59)6月初,铁托访问希腊,访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重申三国政府缔结军事同盟的意图。只是为了避免在次要问题上过分得罪美国,公报才没有提到缔结同盟的时间。(60)

鉴于南斯拉夫的坚决和希土两国之积极合作的倾向,美国政府无可奈何地改变政策,准备接受南希土军事同盟。6月中旬,它与英法两国政府商定:这一同盟尽管可能间接地扩展北约的义务,但已无法避免,而且其建立不可能无限制地拖延;“北约不包含任何绝对禁止北约国家和非北约国家之间建立军事同盟的规定”,“亦未给予北约成员国否决另一成员国谈判此种同盟的权利”,因而只能表示欢迎这一同盟。(61)美国还一反前态,不肯协助意大利谋求推迟巴尔干同盟缔结的尝试,也不肯在这个问题上代意大利同南希土三国打交道。失去支持的意大利政府只得像美国那样,准备接受巴尔干同盟。(62)

不过,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的干预并未停止。7月初,南希土三国政府完成了同盟条约草案,并宣布三国外长将于7月17日签署条约。条约草案的第二条引起了西方大国的严重不满,它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遭到侵略,其他缔约国应采取包括运用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必要行动予以援助。美英法三国向南希土三国表示,这个“自动型条款”与北约义务的生效条件和程序(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相抵触,它将“促使某些北约国家声明,它们的北约义务并不要求它们在希腊或土耳其由于巴尔干同盟而卷入的情况下投入战争。这会倾向于在苏联心目中造成巴尔干同盟问题上分裂的印象,并将造成北约内部摩擦的起因”。它们要求仿照北约第五条进行修改,使南希土三国的军事互援义务成为“非自动的”和有保留的。(63)总之,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仍然试图限制希土两国在军事上援助南斯拉夫,以便把它们

自己向南斯拉夫提供直接军事支持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程度。土耳其在它们的劝说下严重动摇，致使同盟条约的签订被推迟，（64）但南斯拉夫和希腊坚持既定立场。

西方大国的这最后一轮干预大致上仍是失败的。8月9日，南希土三国外长终于在南斯拉夫的布莱德签署了三国同盟、政治合作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布莱德条约或第二次巴尔干公约。条约有效期为20年。它规定：任何一个缔约国遭到武装侵略时，其他缔约国经共同协议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予以援助；但若缔约国之一对其承担义务的一个非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其他缔约国只有协商义务。因此，如果希腊和土耳其由于北约义务而卷入战争，南斯拉夫不一定要予以援助（65）。1955年5月21日，该条约经三国议会批准生效。巴尔干同盟的建立是南斯拉夫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重大成果，也是它和希土两国程度不等地抵制西方大国干预的产物。虽然后来由于苏南关系正常化和塞浦路斯问题导致希土关系紧张，巴尔干同盟逐渐变得如同虚设，但它的建立在南斯拉夫同西方关系的历史上以及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上毕竟写下了重要的一页，并且比较典型地展现了国际关系中尚待深入探讨的一个课题——小国弱国外交。

美国在巴尔干同盟形成过程中采取的暧昧态度和所作的阻滞努力值得注意。大致而言，冷战时代美国总是鼓励、支持甚至敦促与苏对立的国家间进行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区域合作，最好是结成同盟关系，作为全球遏制体系的组成环节。但是，一种区域合作或同盟关系是否针对苏联或其盟友，并非决定美国态度的唯一要素。美国是作为一个在世界各地广泛谋求支配地位并为此承担义务的超级大国，在其众多的海外利益、错综复杂的力量配置和盟友关系网络的总框架中，对待一个个局部的区域问题的。美国利益和力量配置的轻重缓急次序，对不同种类盟友的远近亲疏程度以及当时当地具体的国际形势，都会左右它对特定的区域合作或同盟关系的特定态度。说到底，从美国政府的观点看，小国合作只应是美国全球战略布阵中的棋子，其落点和走向都应服从美国的总体安排，否则就没有存在的正当理由。然而，巴尔干三小国（特别是南斯拉夫）谋求合作的宗旨是加强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外交回旋余地，而这在50年代初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具体环境中恰恰同美国的全盘考虑相悖。因此，巴尔干同盟势必遭到美国的阻难。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南斯拉夫所表现的自主倾向和外交独立姿态，在颇大程度上是同美国的霸主意念格格不入的，也是同冷战两极体制格格不入的。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美国对巴尔干同盟之形成的政策，提供了超级大国阻碍战后世界格局变更潮流的一个较早的实例。

注释：

（1）见时殷弘：“军事援助和美南矛盾”，载于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沈宗美主编的论文集《理解与沟通》，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4—145页。

（2）卡尔沃科雷西：《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概览》（Peter Calvocoressi,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伦敦1953年版，第270页。

（3）《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文件》（*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9-1950*），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发行，伦敦1953年版，第459页。

（4）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年第4卷，华盛顿1980年版，第1364页；卡尔沃科雷西：《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71页。

（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394页。

（6）卡尔沃科雷西：《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70页。

（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413，1414页；卡尔沃科雷西：《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71页；《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文件》，

第501页。

- (8) 《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文件》，第501页。
- (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429页。
- (10) 卡尔沃科雷西：《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70—271页。
- (1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440页。
- (1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440页。
- (13) 见时殷弘：“军事援助和美南矛盾”，《理解与沟通》，第129—132页。
- (1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475—1477页。
- (1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492—1493页；卡尔沃科雷西：《1949至1950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72页。
- (1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4卷，华盛顿1985年版，第1779页。
- (17) 卡尔沃科雷西：《1951年国际事务概览》，伦敦1954年版，第217页。
- (1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4卷，第1780—1781页。
- (19) 《1951年国际事务概览》，伦敦1954年版，第385页。
- (20) 卡尔沃科雷西：《1951年国际事务概览》，第217—218页。
- (21) 斯特宾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50年)》(Richard Stebbins,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50*FS)，纽约1951年版，第285—286页。
- (22) 斯特宾斯：《世界事务中的美国(1952年)》，纽约1953年版，第422页。
- (2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4卷，第1689—1690，1731页。
- (2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华盛顿1988年版，第1275页。
- (25)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1280，1307页。
- (2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4卷，第1338，1443页；1951年第4卷，第1720页。
- (2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20—621页。
- (2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7—618页。
- (2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9页。
- (30)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591页。
- (31)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592—593，594页。
- (3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595页。
- (3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594页。
- (34) 见时殷弘：“军事援助和美南矛盾”，《理解与沟通》，第139—142页。
- (35)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03页。
- (36)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02页。
- (37)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00—601页。
- (38)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598—600页。
- (39)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04页。
- (40)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06—607页。
- (41) 参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1页。
- (42)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3—614页。
- (43)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1—612页。
- (44)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22页。
- (45) 美国驻土大使麦吉和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也主张不要阻碍南希土形成军事同盟。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4，617—6

18页。

(4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15，619—620页。

(4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30页。

(4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23，625页。

(4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24—625，625—626页。

(50)《国际条约集(1953—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9—11页。

(5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27—628页。

(5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30—632页。

(5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33页。

(5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34—635页。

(55)《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36—637页。

(56)《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38—639，641—642页。

(56) 贝尔：《1954年国际事务概览》(Coral Bel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4*)，伦敦1957年版，第170页。

(5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42—643页。

(58)《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44—645页。

(59)《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46—648页。

(60) 贝尔：《1954年国际事务概览》，第170页；《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50—651页。

(61)《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53，655页。

(62)《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59—660，667，670页。

(6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61—662页。

(64)《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2—1954年第8卷，第665，666—667页。

(65)《国际条约集(1953—1955)》，第222—225页。

书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论著提要》

(1991年)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论著提要》(1991年)最近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全面介绍和反映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成果的大型资料书和工具书，全书共80万字。书中对论著的主要学术观点、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从中可了解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的研究状况及成果，又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查阅和进一步使用这些成果的基本线索。本书从1991年起将逐年编辑下去。欲购本书的读者，请与北京博思书店崔风媛联系。电话：5137744—2286。本书定价40.25元(含邮资)，购书款寄至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博思书店，邮编：100732。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 体系的得失观

王春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在长达10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取得了巨大成就，对美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另一方面，该体系本身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片面强调知识替代资源引起的农产品过剩、环境污染等等。因此，在研究美国公共农业服务体系的组织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同时，客观公正地评价其工作实绩并具体分析其成败得失，对于我们借鉴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经验教训来说，不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一、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特点

1. 分权体制。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是以各州为依据而存在的。除宪法明文规定授予联邦政府的外交、国防、铸币、征税等权力以外，各州拥有其余所有的权力。因此，联邦和各州的分权原则就成为规范联邦—州关系的最重要原则。（1）体现在美国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从事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上，就是实行各州直接从事、联邦加以协调的分权式组织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联邦政府（主要是以美国农业部为代表）的权力主要限于通过管理联邦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资金及其发放、合作研究、合作推广和公布优先研究课题等途径协调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避免出现研究工作中的重复和摩擦，以提高整个体系的运转效率。虽然农业部自己也拥有一个庞大的农业研究局，农业经济局、林业局和农民合作局等进行一些研究工作，农业推广局还负有进行农业推广的职责，但从总体上看，农业部的活动并不构成美国公共农业服务系统的主体。它的任务主要是协调而不是直接从事，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资料表明，为更好地协调整个农业研究系统，农业部农业研究局专设有全国计划处，下属四个小组40余名专业人员，主要负责协调平衡全国性的研究计划并拟订长期研究目标；该局的研究计划分析协调处则负责对研究经费、人员配置及计划进展情况进行评价，并会同计划处制定全国研究发展计划（2）；与此相反，各州政府（主要是各州赠地大学）在州内则直接进行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事实上，各州都以州立大学农学院为核心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并视本州具体情况设立机构，制定工作计划。以农业教育而言，它本来就是各州自己的事情。联邦资助的农业教育经费光是由内政部、后由福利健康和教育部管理，但它从来不曾构成赠地大学教育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且，无论在农学院系、处的设置上，还是在课程安排方面，各州都有其独立的决定权，农业部无权直接干涉；在农业研究方面，由于各州州立大学的农业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州拨款和私人捐赠，因而自然首先考虑本州的地

方性优先研究课题,联邦的协调力量也是有限的;在农业推广方面,1914年斯密—利弗法明文规定由农业部与赠地大学合作进行。农业部与赠地学院协会于同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又规定农业部在各州进行的农业推广活动均应通过该州赠地大学合作推广站进行。这种农业部与各州赠地大学之间的分权,实际上是整个美国国家体制在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方面的具体表现。农业部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依各州赠地大学而存在和展开,各州赠地大学的有关活动又依农业部而得以协调。这种彼此分权和相互补充的统一,既避免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也防止了权力的过分分散化或地方化,使其得以保持灵活性和生命力,这正是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极具生命力的主要原因。

2. 伙伴关系。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中的伙伴关系是由其分权体制派生出来的。一般说来,这种伙伴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联合筹措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资金。虽然直到1914年斯密—利弗法才明文规定各州应提供与联邦赠款数额相当的对等资金用于该州的农业推广工作,但实际上在此以前的“1862年赠地学院法”和“1887年建立农业试验站法”都隐含了类似的要求,因为两法均在提供联邦赠款资助各州建立赠地学院和农业试验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各州不得利用此项联邦赠款购买、建筑或维修建筑物,显然,这方面所需款项是由各州支付的。1914年以后,几乎所有国会农业立法都把各州提供“对等资金”和根据农业与农村人口分配联邦资金作为一个重要条款保留下来。这就在法律上保障了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使之成为全民事业;第二,合作进行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美国的公共农业研究系统主要是由农业部的农业研究局、林业局、经济研究局、统计报告局、农民合作局和州研究合作局等联邦农业研究机构和各州赠地大学农业试验站组成的,两者之间既有分工,也有合作。大体上说,农业部研究机构侧重于纯理论性基础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新知识或解决长期性、全国性重大问题;各州农业试验站则侧重于地方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目的在于解决本州的地方性农业问题。实际上,由于农业部的研究机构分散在全国各地,这些专业研究站往往与赠地大学设在一起,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工作是由农业部派到各地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与州农业试验站合作完成的。以伊利诺伊大学为例,美国北部地区大豆种植中心、植物病毒病害检测中心等均为农业部设在该校的农业研究机构,目的是根据当地情况加强协调研究,同时可以利用大学的研究设备和图书资料,并同大学有关科研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互相启发促进,以收低成本高效益之利。美国的农业推广工作也是由农业部推广局和各州赠地大学合作推广站共同进行的;第三,共享研究成果。农业部研究机构和各州农业试验站的研究成果均为公共商品,依法应以农场主能够理解或应用的方式发表。“1862年赠地学院法”、“1887年建立农业试验站法”等都规定各州赠地大学和农业试验站之间应及时通报有关试验进展情况及其结果,以便它们及时了解彼此的工作,避免出现重复劳动。因此,农业部和各州农业试验站的研究工作不仅在它们之间是彼此开放的,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任何对其研究成果感兴趣的农场主都可以通过农业推广人员进一步了解其详细情况及应用前景,其他公私研究人员也可以通过出版物或其他资料来了解其工作进展情况。显然,这与私营研究部门的研究活动及其成果应用形式有很大差别。有鉴于此,有学者甚至宣称:“各赠地学院、它们之间和联邦农业部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模式,这一模式可以视作联邦一州在许多科技领域进行有效合作的楷模。”(3)国会立法也对这种伙伴关系做了明确的规定。

其实,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方面的伙伴关系不仅存在于政府机构之间,而且存在于政府与农场主之间。农场主决不仅仅是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的被动参加者。他们在享受公共农业服务系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的同时,也通过各种途径对其提供支持并施加影响。他们不仅通过强大的宣传运动影响联邦和州政府对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的拨款,而且还通过种种咨询机构影响政府研究机构的课题选择。在农业推广方面,农场主甚至可以决定县推广员的去留及其工作计划的制订,因为如果某县富裕农场主对县推广员不满意,州农业推

广站只能撤换推广员。(4) 在一般情况下, 县推广员是作为农场主的朋友而存在的, 他只能在农场主求助于他时提供最新科技和市场信息、提出自己无倾向性的咨询意见, 并帮助农场主联系有关州专家等等。至于农场主决定采用何种技术和发展战略, 那完全是农场主自己的事, 县推广员不得干涉。另外, 农业部还设有一个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者和受益者联合咨询委员会, 把两方面的代表人士集合起来, 共同讨论农业部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政策, 确定工作计划并共同选择决定全国性优先研究课题。这种做法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比较少见的。政府与农场主之间的伙伴关系使它们结成了一个同盟, 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斗争。

3. 三位一体。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三位一体具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 它是指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都是在各州农学院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州农业试验站和州农业合作推广站都是作为农学院的下属机构而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从事农业教育的机构和研究机构、推广机构联合组成负有教育、研究、推广三大职能的农学院综合体, 是为组织结构上的三位一体; 另一方面, 各农学院的教育、科研、推广职能又是由同一些教授履行的(除现场推广人员以外)。他们往往一身三任, 既搞教学, 又进行研究, 同时还搞推广, 单纯从事某一项工作的农学院教授几乎是不存在的。至于何时进行何种工作, 则由有关专题系与农业试验站和合作推广站协商确定, 统筹安排, 是为运行上的三位一体。总起来说, 这两种三位一体既是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结构特征和运作特征的集中反映, 又在不同层面上促进了美国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的发展。以前者而言, 由于它把一州之内所有有关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均归并到农学院, 由它集中领导, 统一管理, 因此, 这种组织结构不仅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摩擦和扯皮, 而且可以使三者互相促进, 加强协调, 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个农学院综合体的运作效率; 以后者而言, 由于农业教育、科研、推广工作原本就是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 现在通过农学院教授一身三任地把它们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 可以促进这三方面更加均衡协调地发展。举例来说, 教授从事农业研究可以大大丰富其教学和推广内容, 使学生和农业生产者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科学动态及其以后的发展方向和应用前景; 教授从事推广工作既可以把最新研究成果及时传播给农业生产者, 又能在推广中进一步完善其研究成果, 了解农民的需要并从中筛选新的研究课题; 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可以促使他把研究成果进一步系统化, 使之升华为理论, 成为新的科学知识, 同时他又可以结合推广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讲授课程内容, 从而进一步缩小理论与实践、课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结构上的三位一体保证了各州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自成一体, 事实上巩固了联邦一州的分权体制和伙伴关系; 运作上的三位一体又使教授得以通过教育、科研、推广活动而得到全面发展, 并且保证了整个教育、科研、推广工作的人员素质和总体水平, 从而提高了它的运作效率。这两种三位一体对美国农业发展和农学院综合体成功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特点决不止以上三个方面, 其他如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基础、以州立大学农学院而不是以各州农业厅为核心等也可以算作其特点, 但毕竟只具有次要意义。

二、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与美国农业的发展

无论是1862年成立农业部法, 还是1862年、1887年和1914年关于农学院综合体的三大基本立法, 都对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的运作目标做出了许多具体明确的规定, 包括发展农业科学、提高农业生产率和改进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等。从这些方面看, 美国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的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活动显然是成功的。

1. 高度发达的农业科学。美国高度发达的农业科学完全是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共同努力的产物。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里, 美国的常规农业教育系统不仅为高等农业院校培养

了大批合格的专业教师和农业推广人员,而且为公私农业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优秀研究人员,同时也为农业部门培养出大批能够及时有效地利用最新农业研究成果的新型农场主,从而奠定了美国农业科学发展的人才基础;(5)美国的农业研究系统在探索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自然现象之间的科学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发农业新技术的同时,还越来越多地把各种农村与农业经济现象之间的科学关系揭示出来。它们的研究成果本身即构成农业科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教育和农业推广赖以进行的基础。农业推广系统则从需求方面推动了农业科学的发展,它一方面把农业研究工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传播给广大农场主并使之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把农场主的需求及时反馈回来以便为农业科学家选择研究课题指出方向。在美国农业部和农学院综合体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这三大系统既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又相互联系彼此促进,进而形成推动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工作向前发展的内在机制,共同促成了农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到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在美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农业科学,其学科分支既包括农学、园艺学、畜牧学、昆虫学、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农业工程学等自然科学学科,也包括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家政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农业科学的独立科学地位得到了人们的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充斥着对科学技术的狂热崇拜,农业科学也分享了这种荣耀,农业科学家人数及联邦—州—地方政府的农业研究拨款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在此基础上,人们对各种农业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农业科学更加成熟、发达。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为例,该校每年开出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课程覆盖近20个专业方向,包括农业通讯、农业经济学、农业教育、农业工程学、农业工业、农学、动物科学、食品科学、家庭与消费经济学、食品与营养、林学、普通农业、家政教育、园艺学、人类发展与家庭生态学、植物病理学等。由此可见,农业科学在美国已由最初仅仅是农业化学的代名词发展为包括众多分支学科、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的综合性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一切与农业有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农业科学开始利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技术手段更深入地探索动植物的微观世界和农场的科学管理方法等,比如基因工程、胚胎移植、植物繁育、农业自动化管理等。在所有这些农业科学的前沿领域,美国差不多都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2. 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农业生产率是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依托的,而农业生产技术又依存于发达的农业科学。没有发达的农业科学,就没有科学化的农业,也就不会有较高的农业生产率。美国农业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有一个既能深入研究农业科学问题并以此开发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又能使之及时传播到农场主手中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为之服务。有学者认为:“美国成功的现代农业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赠地学院和美国农业部一个世纪的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6),此言不虚。

美国的科学化农业,或者说以知识替代资源,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此前虽然发生过以半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农业革命,但其核心主要是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良,其技术基础不是农业科学所揭示的各种农业现象之间的科学关系,偶尔出现的某些重要科学发现尚不能促成农业生产技术的全面突破。“农业科学时代的全面开花发生于1993年以后”(7),开始于40年代的美国第二次农业革命几乎完全是由它一手促成的。从其技术基础看,这次农业革命基本上是循着四个方面展开的,即农业机械化、农业化学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和农场管理革命。

(1)农业机械化。从历史上看,美国从来就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劳动力供给不足且价格高昂。因此,直到本世纪20年代以前,研制替代型农业机械一直是美国农业研究的主攻方向。美国虽然在本世纪初年即实现了以畜力为动力的农业半机械化,耕、耙、种、收等主要农作环节已实现机械对人力替代,但从总体上看,农业机械化的覆盖面还不广,机械化程度也不高。始于1940年代初期的美国第二次农业革命是以农业生产的全面机械化

为重要特征的。不仅一系列过去认为无法实现机械化的行业和作业如马铃薯、甜菜等块根作物的收获，棉花检摘，蕃茄、葡萄和水果的收获等都实现了机械化，而且禽畜饲养等也开始朝自动化、工厂化方向发展，商业性养鸡场、牛奶场等基本上都实现了工厂化和机械化。与此同时，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也不断提高。“内燃机同耕、播、收等方面的机械相结合实际上排除了农业中艰苦的体力劳动，并且使农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只占总投入的一小部分。”〔8〕在1940年以后的三个10年里，农业中劳动力投入的下降比率分别达到26%、35%和39%。换言之，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使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呈加速递减趋势。

（2）农业化学革命。战后美国的农业化学革命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商业性肥料的大量使用，二是各种化学药剂的推广普及。以前者而言，美国商业性肥料的使用量从1940年的936万吨增加到1970年的3959万吨，增幅达4倍左右。同期生石灰使用量也从1440万吨增加到2590万吨，农场主用于商业性肥料和生石灰的开支也从3.06亿美元增加到22.22亿美元。〔9〕虽然每英亩的施肥量或许不多，但由于美国人讲究科学施肥，施肥量因土壤作物而异，其施肥实效却相当好，故美国农经学家考克尼认为“这一时期美国农业产出增长的最大来源或许就是商业性肥料使用量的增加”，〔10〕国内学者一般也认为战后美国农作物增产的30—40%应归因于增施肥料〔11〕；以后者而言，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是“DDT”、“六六六”等杀虫剂的发明和除草剂的大量使用。杀虫剂使人们最终消除了有可能造成巨大破坏的蝗灾，除草剂则使人们免除了锄地、中耕等繁重的农田体力劳动。如果说农业机构的主要功能在于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的话，那么，农业化学革命的最大功劳就在于它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尽管它也带来一些严重问题。

（3）农业生物技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是由1917年康涅狄格农业试验站培育成功杂交玉米揭开序幕的。1926年末，亨利·A·华莱士成立美国第一家商业性杂交玉米种子公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杂交玉米的推广速度大大加快。到1950年，玉米主产区99%的玉米种植面积使用杂交种子，而非主产区这一比例也已达78%。除杂交玉米外，杂交高粱、杂交小麦也相继培育成功，但其成果远不如杂交玉米那样引起轰动。据测算，使用杂交玉米种可使每英亩平均产量翻一番或增长3倍，其利润可增加300%甚至更多。与各种杂交作物品种大量涌现的同时，在美国也开始了牲畜改良的进程。从30年代中期起，美国农业部和艾奥瓦州农业试验站都在利用丹麦的一种“兰德拉斯猪”进行猪种繁殖试验，奶牛的人工授精也开始了。结果，仅在1937年到1947年间，美国奶牛的平均产奶量即从4366磅增加到5007磅。到80年代初，美国许多奶牛育种协会培育的良种奶牛年产奶量更增加到40000磅以上。近年来，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向基因重组、胚胎移植、植物繁育等农业科学前沿领域。

（4）农场管理革命。这同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和家政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成熟是分不开的。有关这一革命的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计算机开始进入农场主的决策程序之中。农场主在做出购买投入品、销售产品、管理投资和选择纳税策略等决定时无不求助于计算机。在畜牧业方面，计算机可用于提高家畜饲养、再生产、治病、控制环境的效率；在种植业方面，计算机可以用于防治昆虫和螨虫。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认为：“因信息技术而在未来畜牧业生产方面出现的最重大变化将来自计算机和电脑与现代畜牧生产系统的融合，那将使农场主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12〕

总之，美国第二次农业革命并不仅仅是采用某一两种技术或工具的后果，而是多种技术融汇贯通、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一揽子技术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切实可行的途径”。〔13〕现在，美国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不仅耕、耙、种、收、运、贮等几乎所有农业生产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而且在选种、施肥、灌溉、除草等方面都有一套完整的科学程序。在比较大的商业性农场，甚至农场管理也实现了自动化。电脑会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帮助农场主分析农场财务或市场供求状况，并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模式。在

畜牧农场上,家畜的选育、投料、饲料配方、畜龄结构等都是根据农业部或农学院科学家推荐的程序决定的。农业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以前那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为一种资本和知识密集程度都很高的现代化产业部门。

3. 较高的农业生产率。

科学技术进步是农业生产率得以提高的坚实基础,但不同的技术进步对于农业生产率的作用途径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农业机械和农场管理方面的技术进步作为人们手臂和脑力的延伸,其主要作用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而农业化学和生物技术方面技术进步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土壤肥力和作物(以及牲畜)的生产率,其结果自然是土地生产率的提高。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土地生产率,美国都居于世界前列。以每个农业工人可以供养的人数而言,1950年为15.3人,1960年为25.6人,1970年为45.3人,1980年为61.3人,1985年跃升至79.9人,1987年复降至75.9人。其效率之高,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据美国学者计算,1930年到1980年间,美国农业总投入仅增加70%,而其全部产出却增加150%。

“生产率进步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变化”,(14)而技术变化又是农业科学研究深化的产物。美国人认为:“如果说技术进步是20世纪农业发展的主要发动机,那么,科学研究就是这台发动机的燃料。”(15)美国较高的农业生产率很大程度上既说明了农业的科学化水平,也反映了现代美国农业对科学技术的依存程度。据帕维里斯分析,1929年到1972年间,农业产量增长81%,生产效率提高的71%均归因于开展科研。(16)反过来说,较高的农业生产率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农业研究和推广工作的高效益。据测算,用投在农业研究上的公共资金和来自生产率提高的收益表示的全部农业研究利润率在1868—1926年间为65%,1927—1950年间为95—110%,1950—1970年间更高达130%。(17)如此之高的收益率充分说明了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在促成用知识替代资源方面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4. 农村地区生活条件的改善。

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既改变了农业生产力的面貌,也改善了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也稳步上升。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则美国农场经营者的平均净收入在1910—1914年间仅为620美元,1940年为706美元,1950年为2416美元,1970年为4665美元,1974年为9789美元。(18)收入增加使农村居民有余力利用农业推广站的推广计划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农业推广方面的农村建房计划、家政和家庭生活计划、农村电力计划、农村教育计划等均是针对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而制定的。为扩大农村电力的使用,许多推广员和推广专家千方百计帮助农场主组织电力合作社并教育农场家庭使用电力,美国政府则专门成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负责发放农村电力事业贷款。结果,美国农村地区的电力使用迅速普及。使用电力照明的家庭1940年只有31%,1950年升至78%,到50年代末期几乎完全普及了。其他家用电器的普及也相当快。1960年时87%的农场家庭拥有洗衣机,17%拥有干燥机,52%拥有电冰箱,10年之后拥有干燥机的农场家庭约为50%左右,70%的农家拥有电冰箱。在自来水、家庭洗澡设施、集中供热和利用木材作取暖燃料等方面,变化也相当快。

除上述方面外,美国农村家庭还可以享受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服务。1949年国会通过“农村电气化法”,授权农村电气化管理局给农村居民提供贷款以改善农村地区的电话服务。结果,飞速发展的农村电话事业迅速把农场同外界联系起来,而便利快捷的公路交通又可以使农村家庭和非农村家庭一样享受舒适文雅的生活。农场青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表明农村精神生活也开始逐步改善。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前景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在美国农业生产已经长期过剩、政府每年需拿出大笔资金用于农产品价格支持的今天，究竟有无必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农业研究和推广体系？因为，尽管美国农业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大，重点也时有变化，但从总体上看，开发旨在提高生产率的农业生产技术始终列在农业研究议程的前列。而在农产品严重过剩、政府需用巨额补贴来控制生产维持农产品价格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给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压力，给本已十分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火上浇油；另一方面，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又总是在悄悄地削弱着美国家庭农场制度的基础，使不少美国人常常担忧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典型形式会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摧垮。鉴于这两方面的考虑，美国在60年代末期爆发出调整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强烈呼声。这种呼声在70—80年代愈加强化了。对公共农业研究工作提出的责怪主要包括：（1）相对于需求而言，公共资金是有限的。在联邦和各州赤字普遍吃紧的时期，所有公共活动均应谨慎从事，农业研究工作也不例外；（2）在财政紧缩的情况下，能否在现有开支水平下通过改进研究管理和使目标更具选择性来实现高收益/成本比？（3）许多农场主认为农业研究工作仅仅意味着更多的剩余产品和更低的农产品价格，因而对他们不利。如果没有提高生产率的研究，其农场收入水平会更高。（19）甚至著名农经学家考克尼也认为：“从增加产出来说，技术革命是好事；但从经济角度看，技术革命又是坏事”。（20）

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对农业教育和推广工作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农学院学生越来越多地来自城市家庭，对农牧业生活没有任何经验，而学校里只讲授以试验结果——这些结果在生物学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在任何条件下均不具有经济意义——为基础的理论而不讲授农业实践，许多刚刚到任的推广人员或州专家只知道老师所讲授的知识，对于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由于农场主所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大多数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受教育程度与县推广员相当，因此，许多大商业性农场主倾向于直接找州专家请教，县推广员作用迅速下降了。有人甚至对整个农业推广系统的前景也十分悲观，认为“除非发生重大变化，否则它将在10年之内死亡。”（21）对于赠地大学的使命，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服务职能虽然是赠地大学与其他大学的主要区别，但即使在刚创建时，其宗旨也是为更多的人提供教育机会，而不仅仅限于农场主。“赠地大学是为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的人们建立的”，故它“应该努力提供信息作为一种针对我们时代有权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抵制力量”。（22）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是环境恶化。这里主要指的是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以及使用石油燃料的农业机械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使人们过于忽略传统的农业技术，如使用天然有机肥料或利用生物防治病虫害等，同时又过分强调蕴含有最新技术成果的新产品，如各种氮磷钾复合肥、“六六六”和“DDT”等高效剧毒农药等。有资料表明，自1962年以来美国农业中使用的杀虫剂总数已经翻了一番；1985年的肥料使用量是1930年的13倍。而且仅玉米、棉花、大豆、小麦四种主要农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即占总施用量的2/3左右。（23）大量使用各种化学品在促成农业生产率急剧提高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比如，施用农药的农田长期留有残毒不仅使野生动物大量减少，而且严重危害人畜健康。据统计，在美国受污染的河流中，有3%属于杀虫剂污染，13%属氮、磷等化肥污染；在受污染的湖面中，59%属氮磷污染，1%以下属杀虫剂污染。美国环保署于1990年发表的一份全国性调查结果表明，约10%的社区供水系统和4%的农村内井水含有可查出的杀虫剂浓度，50%以上的井水含有可查出的氮磷浓度。（24）在1989年全国农业推广员协会的一次会议上，高达94%的推广员表示所在县的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上升了。（25）针对这种情况，从60年代中期起，国会开始拨款给各州农业试验站研究减少杀虫剂对环境威胁的方法，并先后颁布法令禁止DDT、六六六等毒性高、残留时间长的农药在美国的生产和使用。但

由于农业化学公司总是努力证明其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农药的安全性,美国的农药使用量仍很大,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一直居于美国农业优先研究领域,但至今似乎仍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法。

与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相联系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农产品质量问题。由于农业机械化高度发达,许多农作物是为适应机械化耕作和播种的特点而培育出来的。有时为了统一收割,甚至采用喷撒药剂催熟的办法。对于像棉花这样的农作物,很可能因此而解决了部分棉桃低质晚熟的问题;但对于水果和蔬菜来说,这种做法就意味着产成品皮厚味淡,因为这样才能使之在机械收获过程中少受损伤,在运输过程中不易损坏。加工厂、超级市场也都欢迎这种不易损坏的水果和蔬菜,而不惜牺牲消费者对柔嫩和滋味的需求。据称,美国大部分蔬菜味道都很淡。小农或家庭菜园主如想种植其他品种,就只能从某个私人种子繁育者那里联系购买。(26)美国学者海特奥佛于1972年出版了一本书,题目就是《坚硬的西红柿,艰难的时代:赠地学院综合体的失败》,(27)其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家庭小农场的衰落和农村社区的萧条。家庭农场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但从享受的服务看,商业性农场和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获益较多,有些低收入农场主甚至从来没有见过县推广员,也没有从农学院得到过任何信息资料。据测算,60年代中期时,年销售额在10000美元以上的商业性农场主占农场主总数的30%左右,但所享受的农业推广服务(按推广人员为这部分人工作的时间计算)却达到40%以上;同期年销售额低于10000美元的低收入农场和小农场经营者占农场主总数的2/3以上,所享受农业推广服务仅占35%。(28)这种情况显然加剧了家庭小农场的衰落。有资料表明,农场数量下降速度在50年代初为每年20万个,到1979年放慢到每年2000个,而后在1981—84年又回升到每年大约30000个。其中,年销售额在40000—99999美元的农场在1980年以前基本上都是增加的,此后转向下降。大农场则一直呈上升趋势,被排除的主要是年销售额不足40000美元的中小农场。(29)这种情况甚至引起卡特总统的农业部长伯格兰的严重关注。“农业部长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结构问题……但核心问题是普遍关心的家庭农场及其相关价值在现代化的威胁之下正在消失的问题。”(30)国会也在1977年“食品和农业法”中明确规定拨款用于“直接目的是为年销售总额不足20000美元的小农场服务”(31)的研究和推广活动,而且联邦农业补贴计划也不得“以一种将置家庭农场于不公平的经济劣势的方式使用”。(32)尽管如此,最新调查仍然表明:美国的蔬菜、水果和肉牛育肥等领域企业式经营占统治地位,家庭农场仅在农场生产领域占支配地位。而且即使在这类生产领域中,家庭农场的存在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绝对依靠家族经营的家庭农场难得一见了。甚至有人认为美国家庭农场的基础已经崩溃了。(33)

农村社区萧条也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杰作之一。农业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不断离开农村涌入城市,而且还使大批受教育程度比较低的农村青年也脱离农村。多年以来,农学院一直作为帮助农村青年脱离农业转入非农职业的有效渠道而运转。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除少数回到农场继续从事农业外,绝大部分进入与农业有关的非农职业,如农机、农药、化肥、农产品加工、环保等部门;此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农业生产率急剧提高的同时,农业生产费用也急剧上涨。1950—1982年间,按现金价格计算,美国农场收入增加3.9倍,而生产成本却增加6倍。这必然会产生两种情况:其一是农业生产率提高后,社会对农业生产者的需求减少,有一部分农业劳动者必然要转移到非农部门;其二是生产成本增加超过农场收入增加必将迫使生产率较低的中小农场主负债经营,到一定时期就被排除出农业或成为兼业农场主。结果,退出农业的人越来越多,农场甚至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农村社区的社会文化设施也难以维持下去,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迅速集中到城镇地区,从而导致农村社区的萧条。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成功的怪事”。但总起来说，美国农业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离开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帮助它就寸步难行。而美国农业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部门，它已经变成了一种公用事业，（34）所以，美国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活动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农场主也还要依靠它所提供的新技术新方法来提高生产率并把低效率的同行排挤出去。农场规模会越来越大，农业社会化服务活动也会越来越发达，尽管这意味着政府要在农业部门投入更多的公共资金。

注释：

- (1) 查尔斯·A·毕尔德：《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1页。
- (2)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中心：《国外农业科研体制和组织管理》，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 (3) H. C. Knoblauch, *State Agriculture Experiment Station*, 前言。
- (4) (26) 王立明译：《美国农业和农业教育》，湖南科技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第231页。
- (5) (34) 施莱贝克尔：《美国农业史》，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第338页。
- (6) H. C. Knoblauch, *State Agriculture Experiment Stations*, 前言。
- (7) (8) (9) (15) (20) Williard W. Cochan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79, p.101; p.127; p.256; p.140.
- (10) USDC,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p.469.
- (11) 徐广华：“美国农业发展与现代化”，载《社会科学动态》1979年2月20日。
- (12)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 Special Report for the 1985 Farm Bill*, p.10.
- (13) 徐更生：《美国农业》，农业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 (14) Bruce W. Marion, *The 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U. S. Food System*, Lexington Books, 1986, p.16.
- (16) 徐广华：“美国农业发展与现代化”，载《社会科学动态》1979年2月20日。
- (17) Norwood A. Kerr, *The Legacy*, 1987年，第145页。
- (18) Lincoln D. Kelsey, *Heritage*, Horizons, N.Y.1963, p.114.
- (19) USDA, "Research for Tomorrow", *1986 Yearbook of Agriculture*, p.18.
- (21) George R. McDowell,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Extension Education for Agriculture and Rural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May, 1992.
- (22)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May, 1992, p.1244.
- (23) (24) USDA,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1991 Yearbook of Agriculture*, p.80; pp.82-83.
- (25) 伊利诺伊：《今日食品安全》，1991年1月。
- (27)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 May, 1992, pp.1241-1248.
- (28) 农业部和全国州立大学与赠地学院联合推广研究委员会：《一个民族，一种精神》，1968年，第24页。
- (29) Bruce W. Marion, *The Organ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the U. S. Food System*, Lexington Books, 1986, p.140.
- (30) (31) (32) Norwood A. Kerr, 前引书第155, 156页。
- (33) 《参考消息》1993年3月4日第7版。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中国

崔 丕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是美国在东亚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内容或特征，就是要求日本在战后重返亚洲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断绝与中国传统的经济联系，代之以东南亚为媒介建立日美经济合作关系。考辨该政策的形成与嬗变，揭示它对日本发展的影响，对于我们研究日本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走向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1948年10月9日通过的13/2号文件，标志着美国东亚战略的重大转变。^{〔1〕}此前，美国东亚战略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苏联的影响超出《雅尔塔协定》规定的界线。美中合作乃是这一战略的基础，日本首先应该受到削弱。此后，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仍然将苏联视为主要敌手，欧洲为战略重点；在东亚，美国的战略目标却逐渐从遏制苏联转向遏制中苏联盟，美日合作成为这一新战略的基石。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并不断完善的。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前，关于日本经济复兴的道路问题，美国政府有过两种考虑：一是通过“日本——中国——美国”模式推动日本的经济复兴。以迪安·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乃是这种政策的倡导者。按照这一构想，“中国共产权力权力的扩大，对我们来说是政治上的严重失败”，“如果共产主义进而席卷东南亚，我们就必然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其影响将扩及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在中近东以及那时暴露于危险边缘的澳大利亚将受到影响”。“中国被共产党征服后，东南亚便成了从日本向南伸展到印度半岛这一遏制线上的致命环节”。“如果能保住东南亚，这条锁链便将继续在世界这一部分存在下去，并且逐步形成一股相互依存和融为一体的对抗斯大林主义的力量。”^{〔2〕}美国应在亚洲大陆周边地区确保有效的战略防御，最低限度要维持亚洲沿岸岛屿的现状，而不介入亚洲内陆地区。日本地处美国战略防卫线第一线，如果日本参加苏联集团，足以使世界的势力均衡转化为不利于美国。为了把日本吸引到美国这一方来，就必须利用日本潜在的工业力量，引导日本经济自立。为此，中国大陆的传统市场是必要的。“日本经济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必须禁止对中国提供战略物资，但“合众国对日本自然贸易关系进行干涉，恐将造成对日本的深刻敌意”。美国必须一方面允许日本进行与西欧同样的对华贸易，另一方面为避免日本过分依赖中国市场，“鼓励日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南亚及东南亚在内，开辟新市场。”^{〔3〕}二是通过“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推动日本的经济复兴。以五角大楼为核心的军方势力乃是这种主张的始作俑者。在他们看来，承认美国在亚洲正面临着共产主义的威胁是毫无疑问的，关键在于怎样进行遏制。他们主张，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在亚洲大陆上遏制共产主义。断绝共产党中国与非共产主义

世界的联系。不论直接性、间接性战略物资，一律禁止日本向中国出口，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经济的替代市场。（4）这两种主张，虽然在注重东南亚在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中的地位、试图将日本与东南亚连接起来这一点上不无相通之处，但在中国大陆与日本经济复兴关系问题上的对立，又是极其明显的。这两种主张虽然同时并存，不过，主要是国务院影响着总统的最高决策。（5）

对杜鲁门总统的最高决策作如是观，并非意味着否定五角大楼的影响。在我们论述的这一时期，军方势力也一直在争取将“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作为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唯一选择。1949年9月，负责远东事务的陆军部副部长T.沃里斯赴日考察，在与麦克阿瑟将军的会谈中，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限制日中贸易，促进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回国后，沃里斯提出了三项建议：（1）削减陆军部内对日事务管理人员，精减东京盟军统帅部机构，放宽对日管制政策；（2）为了提高日本、冲绳在对抗中国、苏联战略中的地位，应积极利用对台湾、朝鲜的援助资金、对日占领区资金，在日本修建机场、兵营，改善冲绳的军事设施，这既可以有效使用陆军部经费，亦可增加日本外汇（美元）收入，缓解日本外汇短缺的矛盾；（3）利用美国亚洲安全保障援助资金，从日本订购物资；同时，开发东南亚，使之成为日本工业的资源产地。就其所提出的“特需生产”概念和“东南亚特需”构想来说，在丰富“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的具体内容方面，是有着重要意义的。1950年1月10日，沃里斯在征得副国务卿韦伯的同意后，又将这些建议归纳写成NSC 61号文件，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6）但是，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的反响，只是责成沃里斯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美国援助资金在东南亚的使用现状、东南亚与日本连结起来的可能性。（7）国家安全委员会1950年2月27日通过的第64号文件，同沃里斯也没有直接关系，它是由国务院起草、反映迪安·艾奇逊的东南亚和印支政策主张的。（8）

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志愿军赴朝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东亚政策涉及的外部环境，也使军方在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明显增强，约·福·杜勒斯被任命为负责对日政策的国务院特别顾问，更促进了国务院同五角大楼在东亚政策方面的合流。（9）1950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原在欧洲为遏制苏联的巴统管制制度适用于中国。11月，又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2月，东京盟军统帅部指令日本政府终止对华贸易。1951年5月，美国要求日本政府保证无意同中国的共产党政府缔结媾和条约，只同“中华民国”政府缔结恢复正常关系的条约。（10）这样，在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中，彻底排除了中国大陆，限定了日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范围，日本若想迅速实现经济复兴，就必须在东南亚开辟新市场，接受“日本——东南亚——美国”这种三边关系框架的制约。1951年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第48/5号文件和6月27日美国向日本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标志着“日本——东南亚——美国”这种构想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基本国策。NSC 48/5号文件将“促使亚洲有关国家的发展，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作为美国当前亚洲政策的当务之急；其中，又把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作出贡献”定为对日政策的中心课题，要求在对日媾和中和媾和后都要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使其能够从事对美国、亚洲非共产党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11）日美经济合作计划更明确地确定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欧阵营共同防务生产体制之中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12）这种关系，就其对美国的意义来说，意味着日本经济复兴只能采取日美经济合作这种形式来进行，日本的东南亚政策从属于美国的东亚遏制战略。（13）就其对日本的意义而论，意味着改变了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性质。如果说，战前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是突破欧洲国家殖民统治的单独的帝国主义侵略，那么，战后日本向东南亚的扩张，则是协助美国孤立中国、对共产主义实行遏制的行动。

二

艾森豪威尔时期，一度表现出要恢复中日、中美之间贸易的迹象。庵侄旧蚰芋鸯说明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向“日本——中国——美国”模式复归呢？我认为，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正确理解美国、日本在对中国全面禁运问题上关系的变化。

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了。在旧金山和约即将生效前夕，1952年3月28日，美国照会日本，希望日本至少在朝鲜战争结束以前能够继续现行的对中国全面禁运政策，并且加入国际管制组织。（14）5月30日，日本复照表示希望加入巴统组织。

（15）吉田茂内阁之所以作出如此决断，一是从对美协调的路线出发，不能有任何稍微削弱和孤立美国的举动；二是在对华事务中追求大国地位，（16）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应享有与那些欧洲国家同等待遇的主权问题。

日本的这一举动，在伦敦和华盛顿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几乎从一开始，英国就赞成把日本纳入现存的巴统机构。（17）这一时期，尽管英国的国际地位已非昔比，大英帝国正进入彻底解体的过程，但英国政府仍将维护英国的大国地位和英帝国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中心，反对过分限制与苏联、东欧的贸易，认为这种限制将使其经济活力受到损害，而对美国的依赖增加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反对过分限制对华贸易，认为这种限制将逼迫日本向西南太平洋地区扩展，这意味着日本将在英帝国市场上同英国竞争。因此，英国强调为增强日本经济自立的基础，对华贸易是极其重要的，毋庸另创新的亚洲管制机构。美国既希望日本加入国际管制组织，又不赞同日本加入现存的巴统机构。国防部、商业部都认为，巴统组织与北大西洋军事联盟互为表里，日本加入巴统组织将削弱北大西洋公约体系的作用。为了实施最大限度的对共产党国家的贸易管制，应创立一个分立的亚洲组织。国务院强调说，强化现行对华贸易管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管制已经变得比对苏联、东欧还要严厉；最好是依从日本的意向，给予东京“巴统成员”的地位。（18）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首先同英法日加四国协商，争取建立一个研究远东经济防卫措施的多国组织，该组织应包括与远东安全保障问题有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19）

1952年7月28日至8月2日，美英法加日五国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会议。（20）美国方面提出了四项建议：（1）日本正式加入巴统组织；（2）巴统组织分别设立欧洲和远东两个委员会；（3）远东委员会成员国除本次会议五国以外，吸收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家参加；（4）远东委员会暂将总部设在巴黎，是年11月迁移至东京。（21）尽管这个方案试图协调英美之间的立场，但英国仍然反对。最后，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准自治小组委员会——中国委员会。（22）与此同时，美国坚持要日本签署一项秘密协定，以便将他们对中国的贸易管制能一直保持在巴统的水平上。（23）9月5日，美日双方签署了这样的协定。（24）它表明，吉田内阁一味追随美国的遏制政策，虽然取得了巴统组织成员国的地位，但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它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矛盾和英美之间的摩擦。

在日本国内，尽管自1945年以来就得到了各种形式的美援，总的说来，日本经济恢复的势头日益看好，但其能否健康发展，仍然使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在他们看来，在经济上依附或依赖某一国家，必将导致“丧失政治独立的基础”，欲实现政治独立，必先有经济自立。“日本同亚洲各国，特别是同中国，保持广泛、紧密、自由的贸易关系，乃是保证日本经济自立的前提。日本经济目前之所以呈现对美贸易入超，对英镑集团贸易出超，美元短缺、英镑过剩的局面，正是由于对华贸易所占比重过低的缘故。与这种“中国贸易不可缺”论相对应的，是他们对东南亚贸易的前景极其悲观。这不仅是因为从东南亚进口资源成本偏高，更在于该地区尚未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资源开发和物资集散体系，多数国家又属于英镑集团。（25）1950年4月，反映中小业主利益的“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就已经向国

会提出发展中日贸易的法案。1952年6月,参议院议员高良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前往北京,缔结了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贸易额虽然微乎其微,但它打开了美日两国政府执行的遏制中国政策的突破口,开创了日中关系的新阶段。1953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10月,日本议员团访问北京,缔结了第二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另一方面,吉田内阁则强调,“对于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日本来说,找到东南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美国政府提出的“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是我理想中的日美合作”、“是自由主义阵营共同的东南亚对策的主要目标”。〔26〕从1952年12月起,以《旧金山和约》所规定的战争赔偿问题为基点,吉田内阁开始积极推行东南亚外交,以日缅协定为标志,赔偿问题的谈判进程在1954年取得了重大突破,这种两极发展的趋势,也成为日本民主党崛起、日本自由党分裂的背景之一。在日本以外,由于“9·5协定”实施的范围包括香港,香港经济从此陷入萧条。这就使得英国对全面禁运政策更加不满,一再要求将对华贸易管制放宽到巴统水平。〔27〕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众所周知,他所揭橥的对外政策,是用“解放”政策代替“遏制”政策,即通过各种手段,使社会主义各国政权崩溃。〔28〕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成是对共产主义的威慑因素,强调“盟国经济如果陷于停滞”,美国在同苏联的斗争中就不能取得胜利,应该实行贸易重于援助的政策。〔29〕具体体现在东亚政策上,基本目标有二:削弱中苏同盟和推进日本经济复兴。不过,在选择何种手段实现这些任务方面,艾森豪威尔的政策思想同政策实践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

4月,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完成了第一份美国对中国政策和日本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它强调,没有“中国从苏联轨道的脱离”,就永远不会演变出一个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与美国友好并愿意在联合国宪章的规范内行动的中国。这种情况要么通过北京政府对莫斯科的背叛,要么通过台湾蒋介石集团或其他反共势力“彻底消灭这个政权”才能发生。当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使施加压力,北京政权也不会与俄国人分裂;与莫斯科分裂后的中国仍然敌视美国。此外,中国与苏联的分离,只会部分地源于美国的行动。“最终可能证明,苏联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对确定中国现状是否发生改变更有决定意义”。在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确实想与莫斯科决裂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应该只限于“向中国人表明北京政权的亲苏姿态没有好处,实际上倒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大的困难和牺牲。”〔30〕

在对日政策方面,它强调,“从长远来看,日本经济的发展对美国的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尽管在培植日本经济发展的基础方面还有许多困难,但美国必须在南亚、东南亚的经济开发和开放美国国内市场、加入关贸协定等方面给日本以援助。〔31〕

应当承认,正如一些当代美国学者所说,艾森豪威尔对这种战略的看法是极其复杂的,〔32〕与共和党保守派和国务卿杜勒斯、参谋长雷德福、国防部长威尔逊等人截然不同,他看到了缓和对华贸易禁运对实现美国东亚政策目标的多重意义。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阁会议及其他正式场合,艾森豪威尔总是强调,如果长远的目标是“削弱中苏同盟”,那么“贸易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可能是很有用的工具”,它“将有助于减轻共产党中国对苏联的依赖和日本对我们国库的依赖的双重目的”。〔33〕如果没有健全的贸易关系,人口众多而又资源贫乏的日本,“可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34〕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不可能长期隔绝。

“日本的工业复兴离不开满洲和华北的煤铁资源”。“即使从短期来看,也应该允许日本在一定范围内的对华贸易”。〔35〕而共和党保守派、杜勒斯之流却认为,缓和对共产党国家的禁运,同北京发展贸易关系之类的措施,都无助于促成中共政权消亡这一美国的最终目标,美国还是应该通过帮助日本发展同东南亚的贸易,推动其经济复兴。〔36〕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在强调对华采取灵活性政策的同时,又坚持在亚洲大陆上遏制中国,通过迅速发展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基地和与亚洲的反共国家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包围;他在强调中国市场之对日本的意义时,从来没有否定东南亚之地位,同意为了防止日本

经济过分依赖中国市场，应该鼓励日本向东南亚扩展。（37）这与共和党保守派及杜勒斯等人的主张又有着相当多的共通之处。二者在东亚政策具体内容方面的冲突、牵制中，本身又蕴含着交叉结合、转化的契机。这两方面因素的存在，决定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实际政策调查方面的极限和此后的发展趋向。

1953年11月6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无一例外地宣称，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任何让步或带灵活性的政策，都无法“劝导中国共产党人按照美国能接受的条件，同意解决主要的突出问题”。美国的政策是通过“发展非共产主义的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通过“削弱或至少是阻碍中共力量在中国的增长”，并通过“破坏中苏关系”，来“削弱共产党中国的相对实力地位”。要尽力说服盟国“不要缓和现行的对华贸易管制”，但在争取盟国支持的过程中，应该避免施加过分的压力，防止加深与盟国之间关系的裂痕。（38）在这一精神的引导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加速推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虽然同意废除美日秘密协定，允许日本将对华贸易管制定在巴统中国委员会水平，（39）但对中国实行禁运这一基本方针却没有改变。不无嘲弄意味的是，艾森豪威尔所诅咒的绝对僵硬性，恰恰构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东亚政策的基本特征。在其任职的剩余日子里，中国大陆市场问题，再也没有成为热门话题，“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依旧是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在这个意义上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与杜鲁门政府在不尽相同的历史条件下，却有着一脉相承的思路，其政策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连续性的。

三

“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对战后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完全实现、甚至超出了美国决策者的最初构想。在这里，姑且不论“特需生产”对日本经济复兴所起的巨大刺激作用这一众所熟知的事实，（40）我想着重指出这样两点：

首先，它影响与制约着战后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方向、格局与特点。从日本与亚洲的关系来看，日本对外经济关系的重心倾倒在东南亚。若从日本整个对外经济关系的角度来观察，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图像则是完全倾倒在东南亚和美国。试以东南亚、美国、共产党国家三者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作一概括性说明。1955年，日本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并正式加入关贸协定。（41）同年，日本进口各类商品总额为24.71亿美元。其中，东南亚为5.27亿美元，美国为7.74亿美元，共产党国家为8900万美元。三者在日本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1.3%、31.3%、3.6%。日本出口各类商品总额为20.11亿美元，其中，东南亚为5.65亿美元，美国为4.56亿美元，共产党国家为3900万美元，三者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8.1%、22.7%、1.9%。1970年，日本进口各类商品总额为188.81亿美元，其中，东南亚为30.13亿美元，美国为55.6亿美元，共产党国家为8.87亿美元，三者在日本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6%、29.4%、4.7%；日本出口各类商品总额为193.18亿美元，其中，东南亚为49.02亿美元，美国为59.4亿美元，共产党国家为10.45亿美元，三者在日本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5.4%、30.7%、5.4%。前后15年间，日本对东南亚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5.7倍和8.6倍；对美国进、出口贸易分别增长7.1倍和13倍。对共产党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虽然增长较快，分别为9.7倍和37倍，但它所占的比例又是极小的。（42）日本对东南亚的进口以能源、橡胶、木材、矿产品为主，出口以机械、汽车、钢铁为主。日本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以1965年为界，此前对美出口以食品、纺织品、杂货等为主，此后则以钢铁、电

器、运输机械等重工业品为主。而从美进口货物构成的变化并不明显，主要是粮食、原材料和高科技产品。（43）日本对外经济关系之所以呈现如斯态势，从根本上来说，正是因为冷战体制下，日本同东南亚、美国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共同性和需求的互补性。

其次，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完全以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为依归。在1972年以前，日本政局出现过多次变动，先后有吉田茂、鸠山一郎、石桥湛山、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六届内阁。其中，虽然在吉田、池田时代出现过在“政经分离”的条件下追求与中国大陆贸易的倾向，但长时期呈现的基本趋势，是在政治上立足于“两个中国”，追随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扼杀了日中民间贸易发展的萌芽，而向东南亚寻求外部市场。通过战争赔偿、经济援助、直接投资等方式，（44）扶植东南亚地区的亲美反共政权。这一点，也正是美日安全保障体制何以会演变成亚洲安全保障体制的内在根源。如果说，1951年缔结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在形式、性质两方面都是不平等的，它成了日本为保障自身利益和美国在东亚利益的安全而保证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条约，1960年1月《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至少在表面上具备了两国对等的、双方承担义务的条约形式。那么，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11月22日发表的联合声明，就意味着原来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现已变成了以介入亚洲各反共国家（地区）的防卫和革命问题为宗旨的亚洲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在美国东亚政策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今天，冷战时代已经过去，冷战时代的意识也已经不再完全支配日本政界首脑的思维。日本政府早已将日美关系、日本东盟关系、日中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日本经济也正经历着“离欧（美）返亚”的战略转换。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开始它新的经济、政治关系发展，便怎样取得它在新的经济、政治关系中所具有的现实条件，这就是长期的历史性力量。冷战时代所形成的日本对外经济关系和外交政策，正是今天日本仍然将日美合作、日本东盟关系摆在格外突出的地位，而对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没有表现出更大热情的重要根源。

注释：

（1）参阅拙作《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2号文件形成探微》，《历史研究》1992年3期。

（2）NSC51, "U. 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July 1, 1949, NSC Files, Modern Military Branch,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以下简称N. A.）。该文件原系1949年3月29日政策设计委员会51号文件。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1949年第9卷，第1128—1133页。

（3）NSC41, "U. S. Policy Regarding Trade with China", February 28, 1949, *FRUS*, 1949, Vol. 9, pp. 826-834. NSC48/1,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23, 1949, *FRUS*, 1949, Vol. 7, pp. 1215-1220.

（4）NSC48/2, "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Asia", December 30, 1949。关于该文件的形成过程，参阅

R. M. Blu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 Y. 1982, pp. 160-177; J.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 Univ. Pr. 1982, pp. 89-126; M.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 Pr., 1985, pp. 195-211.

（5）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8月曾提议修改NSC41号文件，被国务院拒绝（*FRUS*, 1949, Vol. 6, p. 878.），直到1950年11月，NSC4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才

被废除 (FRUS, 1950, Vol. 6, pp. 663, 664.)。1950年日中贸易额达5900万美元。见渡边昭夫:《战后初期的日美关系与东南亚》, 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迁与日美关系》,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 第42页。

(6) NSC61, "NSC Working Group on U. S. Economic Aid to Far East Areas", March 1, 1950. Box 53-A-405, ECA Records RG286, N.A.; Voorhees Memorandum to Executive Secretary, NSC, "Coordination of U. S. Aid Programs for Far East Areas", April 5, 1950, NSC61/1, May 16, 1950, NSC Files, Modern Military Branch, N.A..

(7) 该委员会曾派遣农业部长助理S. 安德里乌斯到亚洲考察。国务院也同期派出克利夫兰使团。沃里斯向国务院建议相互合作, 被国务院拒绝。

(8) NSC64, "The Position of the U. S. with Respect to Indochina", February 27, 1950, NSC Files, Modern Military Branch, N.A..

(9) 参阅宫里政玄 (Seigen Miyasato), "J.F. Dulles and the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R.H.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 Pr., 1990, pp. 189-212.

(10) Dulles to Sebald, May 16, 1951; Sebald to Dulles, May 19, 1951; FRUS, 1951, Vol. 6, pp. 1044, 1045, 1050.

(11) NSC48/5,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Polici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in Asia", May 17, 1951, FRUS, 1951, Vol. 6, pp. 33-63。有关日本的部分, 见第35-38页。

(12) "Japan's Economic Recovery and Future Progress toward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ecord Group No. 331, Box 8355, N.A.。该计划的原型是军需署1951年2月1日提出的备忘录。见 Enclosure with Burns to Matthews, February 20, 195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Allison, January 18, 1951; FRUS, 1951, Vol. 6, pp. 887, 888, 804.

(13) 参阅 Michael Schaller, "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 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LXIX, September, 1982, pp. 392-414.

(14) Department of State to Embassy (Paris), April 17, 1952, 400, 949/4-1152, N.A..

(15) Memorandum for Secretary of Defense, July 13, 1952, Record Group 330, CD092 (Far East), 1952. N.A..

(16) 1951年10月15日, 吉田茂在第12届临时国会阐述日本的“基本外交路线”时说, 希望日本在“坚决投靠自由国家群”的同时, “能够站在率领亚洲的自由国家群, 为世界和平和世界自由作出贡献的立场上”。对中国政策的要点在于扩大自由国家群与中国的接触, “引导中国同苏联共产主义分离, 重新采取门户开放的政策”, 而唯有同文同种的日本, 才能够引导中国执行门户开放政策。吉田茂:《十年回忆》, 新潮社1957年版, 第1卷, 第266-267页。

(17) Gifford (Lond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4, 1952, Record Group 59, 400. 949/7-452, N.A..

(18) Memorandum Young to Allison, June 12, 1952, Record Group 59, 493. 949/5-3052, N.A.; NSC104/2, 5th Progress Report, Dulles and Harriman to Lay, September 22, 1952, FRUS, 1952-54, Vol. 1, No. 2, p. 886.

(19) NSC125/1, "U. S. Objection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Japan", July 18, 1952, NSC Files, Modern Military Branch, N.A..

(20)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 日本学者安原洋子依据英国外交部档案, 作了详尽地论述。参见 Yoko Yasuhara, "Japan, Communist China, and Export Controls in Asia, 1948-1952",

Diplomatic History, Vol.10, No.1, 1986, pp.75-89.

(21) Memorandum for Secretary of Defense, July 31, 1952, *FRUS*, 1952-54, Vol.14, No.2, p.1293.

(22) Memorandum by Young, August 4, 1952, *FRUS*, 1952-54, Vol.14, No.2, pp.1292-93. 该委员会正式成员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日本,巴统所有成员国均享有临时会员资格。

(23) NSC125/2, "U.S. Objection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Japan", July 18, 1952. 杜鲁门总统8月7日批准, *FRUS*, 1952-54, Vol.14, No.2, pp.1300-1308; Memorandum by Johnson to Dulles, August 27, 1952, *FRUS*, 1952-54, Vol.14, No.2, p.1488.

(24) Dulles to Certain Diplomatic Posts, September 19, 1952, *FRUS*, 1952-54, Vol.14, No.2, p.1332; NSC 104/2, 6th Progress Report, January 19, 1953, *FRUS*, 1952-54, Vol.1, No.2, pp.918, 919. 美国在巴统限定的禁运物资种类之外另提出增加400种,日本只同意接受其中的280种,其余120种留待以后协商。

(25) 酒田正敏:《议和与国内政治》,渡边昭夫、宫里政玄编:《旧金山议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6年版,第89-92页。

(26) 吉田茂:《十年回忆》,新潮社1957年版,第1卷,第191页。

(27) *FRUS*, 1952-54, Vol.5, No.1, p.133; Vol.2, pp.1597, 1740, 1847; Vol.14, No.1, pp.204, 205.

(28) J.L. Gaddis, "The Unexpected John Foster Dulles", R.H.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p.49, 50.

(29)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137th Meeting, NSC, March 18, 1953, *FRUS*, 1952-54, Vol.1, No.2, pp.940, 941.

(30) NSC Staff Study, "Basic U.S. Objectives Toward Communist China", April 6, 1953, *FRUS*, 1952-54, Vol.14, No.1, pp.175-179.

(31) NSC125/5, "U.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Japan", April 28, 1953, *FRUS*, 1952-54, Vol.14, No.2, pp.1412, 1450, 1451.

(32) 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0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南希·塔克:《孤立中国:第一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载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64, 265页;第367-371页。沃伦·I·科恩:《日美关系中的中国》,载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迁与日美关系》,第85页。

(33)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169th Meeting, NSC, November 5, 1953, *FRUS*, 1952-54, Vol.14, No.1, p.268.

(34) 斯蒂芬·安布罗斯:《艾森豪威尔传》,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

(35)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139th Meeting, NSC, April 8, 1953, *FRUS*, 1952-54, Vol.14, No.1, pp.1406-1408.

(36) *Ibid.*, 150th Meeting, NSC, June 18, 1953; 169th Meeting, NSC, November 5, 1953, *FRUS*, 1952-54, Vol.14, No.1, pp.204, 205; pp.265-277.

(37) NSC125/6, "U.S. Objectives and Courses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Japan", June 25, 1953, NSC Files, N.A..

(38) NSC166/1, "U.S. Policy Towards Communist China", November 6, 1953, *FRUS*, 1952-54, Vol.14, No.1, pp.281, 297, 298; NSC152/3, "Economic Defense", November 6,

1953, NSC Files, N. A. .

(39)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188th Meeting, NSC, March 11, 1954; 202th Meeting, NSC. June 18, 1954; Report to NSC by Dulles and Stassen ("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NSC 152/3), August 30, 1954, FRUS, 1952-54, Vol. 1, No. 2, p. 1038; p. 1213; p. 1252.

(40) 1946年至1968年间,美国向日本提供了10亿多美元的军事援助,从1950年至1960年间,由日本提供的“军事供应”总额达601200万美元。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66页。

(41) 在此之前,美国率先在1953年4月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加入关贸协定的同时,美日开始谈判降低关税问题,并就棉纺织品关税率达成协议。

(42) (43) 兼光秀郎:《日美贸易关系的发展》,细谷千博、有贺贞编:《国际环境的变迁与日美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192, 193页;第188, 189, 212, 213页。

(44) 日本向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赔偿战争损失102860万美元;以“经济合作”之名义变相向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支付赔偿46334万美元。1959年至1968年,日本对外援助总额达494890万美元,东南亚所占比例最大,约在60%以上。1951年至1968年,日本直接投资总额达195500万美元,其中60%是1965年以后的投资,亚洲占17.8%,东南亚仍是投资重点。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论五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

霍世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20世纪50年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10年前后,西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从战后援蒋反共对华政策进而公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人,实行了敌视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时间持续之长、对中国主权完整与国家安全威胁之严重,除了沙皇俄国和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外,当属始自50年代的美国敌视中国政策,即不承认中国、孤立中国、贸易禁运、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分离中国领土台湾,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

—

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敌视中国政策并非偶然,它是美国自19世纪后半期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的继续与发展。19世纪末,美国的“新边疆”已从美国本土西海岸越过太平洋推进到亚洲大陆边缘。进入20世纪,美国在向亚洲、太平洋地区扩张其势力和影响的过程中,其关键是要在亚洲大陆的中心——中国保持美国的影响和控制地位。

这就需要在中国扶持和保持一个反共亲美政权,自20年代末,美国选择了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二次大战到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美国的势力范围。战后,对美国来说,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存亡关系到美国国家利益、关系到美国能否保持它在中国的独占地位与广泛的利益、关系到美国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和领导地位、关系到美苏对抗与美国夺取全球霸权地位的战略全局。因此,尽管美国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并不满意,但双方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不论是在战时还是在战后,美国政府和两党决策层都将全力援助蒋介石国民党反共亲美政权作为美国对华的基本方针。

战时从美国政治哲学观念及美国利益出发,主张美国战后应全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反共亲美政权并给以详细而明确说明的人并不是当时的总统和国务卿,而是当时担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的国际问题发言人的杜勒斯。杜勒斯1945年1月17日在克利夫兰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了一篇重要的对华政策演说,他说,美国应当只支持它的朋友,要全力支持蒋介石,而不应支持“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他强调,不利于国民党政权存在的事,美国不能干。他说,美国在远东有一项历史性的政策,即从“门户开放”政策至今,美国采取了“保护中国的政策”,“决心不让中国受到任何一个大国掠夺性谋划之害”。反过来,“中国人民对我们寄以信任”。蒋介石选择了“依靠基督教民主,特别是美国的最终支持”。美国有人要求“我们承认共产党领袖是中国政府的领导,或至少要迫使当前政府和暴乱分子联合起来”。他警告说,美国如果这样干,“就将严重地损害我们在远东的影响与尊严”。“如果我们对依靠我们的中国人不忠诚,我们的立场将严重地被人们蔑视”。杜勒斯把这和东西方斗争联系起来,他说因此“西方白人就可能受到东方集团的有力反对”。克服这一危险“是美国远东政策的长期目标”。“美国今日应同情和理解”“那些信任美国的中国人”。他强调,蒋介石政府也可能失败,“但是不应当用我们的手使它遭到失败”(1)。

杜勒斯这篇演说体现了美国统治阶层、两党决策层在战后对华政策上所遵循的一项基本政治方针,即:支持中国反共亲美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及所建立的政权。50年代初期的杜鲁门政府及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实行的敌视中国政策都体现了这项基本政治方针的精神。

战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面临两种选择。这也就是在当时国务院中国科科长、后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先后担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1958年继兰金担任美国驻台北“大使”的德姆赖特在1945年11月1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表达的一种基本看法,他说,第一种选择是:“始终给国民政府以有力、持久的支持,使它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第二种选择是:“从中国撤回我们对国民政府的支持,撤回我们的军队”。他认为,美国“应当更坚决地、有效地援助中国国民政府恢复包括满洲在内的中国失地”。他警告说,美国如从中国撤退,或是“半心半意”地援助国民政府,就会使美国“所希望得到的强大、统一、对美国保持密切友好感情的中国遭到破坏”(2)。杜鲁门政府选择了前者,即援助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反对中共的对华政策。

杜鲁门政府认为,腐败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已无力以武力消灭中共,中国如果发生内战,中共在人民的支持下很可能成功地夺取政权,而美国很难、也无力直接进行军事干涉。迫于形势,美国派遣马歇尔使华,希望通过谈判避免中国内战,将中国共产党纳入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亲美联合政府中去,以便控制住中共的势力与影响,遏阻苏联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保住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马歇尔使华是战后美国在政治上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采取的重大支持行动。杜鲁门总统在回忆录中说:“我试图通过马歇尔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是要使蒋介石不需要美国全面的军事干涉就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唯一办法”。(3)要建立这个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并非美国的本意,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杜鲁门总统在1948年3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直言:“我不认为马歇尔将军打算将共产党人弄到中国政府里面去。如果我们能帮助作到的话,我们不想在中国要个共产党政府。”(4)虽然马歇尔使华推动和平谈判,

建立联合政府是想帮助蒋介石稳定政权,但仍为相信武力能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的蒋介石所拒绝。

1948年冬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胜利转折时期,杜鲁门政府加紧研究和制订了对不久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的敌视政策。在1948年10月至1949年2月的四个多月时间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两项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号(5)、34/1号(6)、34/2号(7)(系列)《美国对华政策》,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美国对华贸易政策》(8)。这两项政策文件强调了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第34号文件说:“克里姆林在中国的目标是扩大其在华影响,最终是控制中国整个领土”。第34/1号文件说:“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第34/2号文件说:如果“中共的性质不改变”,美国就应“力求发现、培植、引起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可能会与中共进行军事较量”。美国应给予中国的积极反共政权“以军事和政治支持”,“这种支持是要推翻,或至少是为了成功地反抗共产党”。文件说,如果“克里姆林为完成它在中国的革命等了25年”,那么美国“可能不得不坚持同样久,甚至更久些”。第41号文件(8)说,经济是美国“对中共政权的最有效武器”,通过“恢复日本、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之间的互利贸易关系,而使这一关系的重要性逐渐变得对中共更为重要”,“这可能造成中共与苏联的严重冲突”,“就有助于产生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41号文件说,如果通过经济等手段,在中共与苏联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方针失败了,那么美国就“可能被迫采取另外一种方针”,即:“公开地与中共政权作斗争”的方针(9),目的是要:“(1)迫使中共反抗克里姆林”,“并采取为美国所能接受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或者要:“(2)使中国在日本和西方世界彻底孤立,目的在于或是推翻中共政权,或是使之崩溃”。(10)

1949年1月19日杜鲁门总统在内阁会议上强调:“我们不能和一个共党政权打交道”(1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及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一直贯彻其不承认、孤立新中国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在1949年10月19日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希望我们将不会被承认它”。国务卿艾奇逊在10月底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不认为,承认中共是“从中共政权那里赢得让步的主要工具”(12)。

从1949年起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问题在不断讨论,一是对未来新中国政权的方针,一是阻止台湾落入中共手里。美国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阻止中国人民革命在全中国取得胜利,而不是寻求妥协、和解、承认新中国。相反,它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承认新中国,并且还要劝说西方盟国和亚洲国家与美国一起组成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联合阵线”。

美国官方文件显示,从1949年初到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不仅坚持其孤立、不承认新中国的方针,而且对中国采取了敌视立场,这表现在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杜鲁门政府在1949年1月即已开始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实际上开始搞“两个中国”,对台湾也改称为福摩萨。

1949年1月14日,代国务卿洛维特在致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国务院同意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做的结论,即不让福摩萨落入共产党手里是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的”,“国务院充分认为,美国在某个阶段可能需要采取军事行动,如果要使福摩萨不落入共产党手里”。“这涉及要促进一个福摩萨自治运动,如果岛上的中央政权明显地不能阻止这个岛屿落入共产党手中,这个自治运动就能充分行动起来。”洛维特提醒说,“美国应当避免粗暴地单方面干涉”,美国可以要求联合国进行干涉。他建议“联合干涉可以由澳大利亚或菲律宾政府提出,这需要安排福摩萨人民公决来决定他们的愿望。”(13)

五天后的1月1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1号文件《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分析了美国对台湾与澎湖可以采取的四种政策选择:“(1)占领台湾与澎湖;(2)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美国取得在岛上建立基地的权利;(3)支持岛上国民党政府;(4)支持

福摩萨当地的非共产党中国人统治。”文件建议采取第四种方案，即“支持当地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文件提出，“美国应当与潜在的当地福摩萨人领袖保持接触，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文件说，台湾当地人“有强烈的地区自治感”，“既反对中国人，也反对日本人，欢迎在美国或联合国保护下获得独立。”（14）文件说明，杜鲁门政府内部此时已开始策划台湾独立，即所谓的“福摩萨自治”。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政府内部敌视中国的立场已经十分激烈，这从国务院的柯乐布（O.E. Clubb）和戴维斯（J.P. Davies）的两份报告中得到说明。柯乐布在1950年4月25日写给政策计划处主任凯南的一份报告中说，“现在很明白，在英国承认（中国）的条件下承认中国没有好处。”中共“站在潜在敌人的一边”，“我们不应养虎贻患”，“不要犯加强共产党中国的罪过，最好是进一步使这个敌对国家削弱”。美国应“准备好，在任何时候进行战斗”。戴维斯在1950年6月6日写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美国在中国的具体“目标”是“促进尚未成熟的革命运动”，目前“是减少这个政权与苏联的结盟关系”，下个目标“是把华南区域同中共分裂开”。不论这个目标是否实现，下个目标就是“一场彻底反对整个共产主义机器统一力量的革命”，“这意味着美国的干涉，更多的干涉。”（15）

美国学术界一些学者认为，朝鲜战争爆发前，国务卿艾奇逊和国务院顾问们是赞成承认中共政权的，他们在等待“台湾陷落，尘埃最后落地”，然后就可以同中共接触建交。只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炮声致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突然终止”（16）。但是从美国官方文件和史实中可以得出结论，上述看法是难以成立的。杰塞普大使1951年10月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就1949年美国是否已准备承认中共政权的问题作证时说：“我认为基本的事实是，国务院在任何方面没有得出承认已就在眼前的结论。他们从未得出，如果英国、印度和其他政府承认了（中国），那么我们就应跟着也承认的结论。”（17）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并没有在坐待“尘埃落地”，然后准备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事实上，它在这期间，已经制订和实行了一项孤立、不承认新中国，并早在1948年冬已着手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的敌视中国的政策。到1949年1月，杜鲁门政府分离台湾，策划台湾自治、独立的敌视中国政策已基本形成。

美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希望尽早将台湾与大陆分离，但苦于没有借口公开以武力实现这一目标。朝鲜战争爆发为美国提供了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和长期控制台湾的难得机会和借口。杜鲁门政府立即于6月27日发表声明说，“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于是，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爆发提供的机会公开亮出了它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这就为今后美国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埋下了伏笔。

其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实行的敌视中国政策正是在杜鲁门政府上述敌视中国政策基础上的继续和发展。

二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外交决策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而杜勒斯则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他是本世纪里美国国务卿当中最具有哲学与意识形态理念和美国政治信念的一位美国政治家和外交家，是一位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继承了美国实用主义精神的现实主义的美国外交家。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评价是，在国际事务领域中“福斯特·杜勒斯是富有想像力、强有力和现实主义的”（18）。杜勒斯反对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善于从资本主义世界战略高度和长远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并据此提出了他的“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

略以实现他的资本主义“和平地战胜”社会主义的目标。

杜勒斯对战后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是：美苏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对抗的实质是两种不同哲学、思想的对抗，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之间的对立。这主要是一场思想斗争，是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他在1947年3月7日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说，这是“一个世界范围的斗争，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前者由美国领导，后者由苏联领导。”（19）杜勒斯认为，苏联的目标是“控制整个世界”，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苏联的“傀儡”、“卫星国”、“工具”。

杜勒斯认为美国“需要建立强大的现代的军事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军事考虑应当主宰我们的外交政策”。他强调美国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要在思想和政治上最终取胜，这就要求斗争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战争“可能消灭俄国”，“但是战争消灭不了共产主义”（20），只有在政治上采取进攻性的战略才能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也才能最终战胜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而取得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杜勒斯认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通过他所说的这种“和平变革”而逐步瓦解。“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压力和难关”，“变革的酵母正在发生作用”（21）。杜勒斯预言，“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变化”。“如果他（指赫鲁晓夫）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引用艾森豪威尔的话说：“在自由国家面前摆着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明显可能性”，这就是美国全力以赴的战略——“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一项不战而胜的战略。纵观50年代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也是在杜勒斯这一“和平变革”——“和平取胜”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确立和贯彻的。

三

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年初上台后不久即确定了实行一项敌视中国的政策。1954年8月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9号文件《美国的东亚政策》曾将美国对中国政策选择归纳为四种：（22）

第一种选择，称之为“软”政策，以“和平共处”为目标。“在支持国民党保有福摩萨的同时，不再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中国进行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执行联合国的原则，如果福摩萨仍然是联合国成员国，就默认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就“考虑承认共产党中国政府为中国大陆的政府”；“用一切可行的公开与秘密手段来破坏中苏关系”。

第二种选择是现行美国政策。“如果共产党中国进行武装侵略，美国就进攻中国”；“保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的禁运”；“支持国民党的骚扰行动”；“支持福摩萨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代表中国”；“用一切可行的公开与秘密手段来破坏中苏关系”。

第三种选择是“强硬政策”。“对共产党中国的任何好战行动，美国立即用军事力量作出积极反应”。保持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压力和禁运。

第四种选择为“最强硬政策”。“警告中国要对其采取威胁性的军事行动，以使中国考验苏联是否愿意支持中国”；“除非中国在有关问题上后退，美国就应决心实行军事行动的威胁”；“如需要，就使用武力来阻止共产党在亚洲的控制的进一步扩大”；“保持对中国的一切实际压力，包括秘密行动，在中国政权内部制造分裂，加深中苏关系的冲突”；“保持对共产党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包括禁运、秘密行动及支持国民党的骚扰行动”；“支持福摩萨国民党政府为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所有机构中代表中国”。

从内容看，以上四种政策方针皆为敌视中国的方针。第一种所说的“软”政策谈到可以承认中国政府为大陆中国政府，但是要在中接受分离台湾的条件才考虑。因之，这仍然是

一条敌视中国的政策。在1954年8月1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10次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主张采取第二种政策方针(23)。

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敌视中国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把中国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只要蒋介石反共亲美的国民党政权仍然存在,美国就应全力给以支持。

早在杜鲁门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后,杜勒斯就在1949年8月5日发表声明说,“亚洲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其危险如同日本大国的兴起,我们曾为阻止它的出现而战斗。我们可能不得不在那里再一次作战。”(24)

1953年4月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的附件:《美国关于共产党中国的基本目标》认为,“美国在远东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中共政权“对美国与自由世界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2. 认为美国与中国处于“半战争状态”,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要与中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永久的现象”,必将“消失”。

杜勒斯在1949年6月29日写的《关于外交政策的回顾》一文中说:“不需要通过资助一场广泛的军事行动来重新征服中国。共产主义将在中国解体,中国人自己将会解决这件事。”“我们不应计划去承认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我们不应为了暂时的权宜,而牺牲我们的长期目标。”(25)同一天,杜勒斯在哥伦比亚广播节目中表示,美国“不应承认中共政府,因为我相信中共政府将会崩溃。”(26)在1951年5月13日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杜勒斯说,“我们不承认共产党势力占优势”。他说,共产主义的“统治”在中国“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美国要“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这是美国的“责任”(27)。

作为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4年8月1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10次会议上提出对中国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实行他所说的“针锋相对的政策”(28)。1956年1月31日他对英国外相劳埃德说,“能保护美国重大利益的唯一方针是避免采取可能加强中共政权力量的任何行动”。他说,“有些人会想这个立场不合理”,而他认为“这高度合理”(29)。在1957年2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14次会议上,杜勒斯认为,“不存在为了拯救台湾,我们就必须与共产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的问题”。他预言,“可能在一、二、五年内,共产中国就将处于守势”,“所以美国 and 自由世界不需要同共产党中国和解,并给它所想要的东西。”(30)当1957年美国报界人士纷纷要求赴中国采访时,杜勒斯的敌视中国态度十分鲜明,他坚决反对让美国报界人士去中国访问。杜勒斯当时(1957年2月18日)对美国新闻界一批领导人说,“我们与共产中国处于半战争状态”,如果允许美国记者去中国,“就会使反共的人泄气,而鼓励了准备同中共和解的人”。他认为,允许与中共进行文化交流和旅行往来,“其效果将是削弱我们整个的反共立场”(31)。

3. 反对中国取得联合国席位,保持对中国的压力,支持中国境内外反中共力量反对“北平政权”。美国的中期或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共政权方向或以非共产党政府取代之。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不到三个月,就在1953年4月6日提出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及其附件《美国对共产中国的基本目标》(1953年4月6日)(32),1954年8月至12月间又提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9/1-5系列文件:《美国远东政策的回顾》(33)。以上这几份文件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敌视中国政策的主要指导性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文件提出,美国要“继续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中代表中国”。

第148号文件提出,“用一切手段努力实现我们的中期和最终目标,即改变北平政权的方向”。其手段有(1)“对共产中国施加政治、军事与经济压力”;(2)“产生非共产党

的中国领导”；(3)“影响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反对北平政权”；(4)“支持中国境内外的中国反共份子，发展和扩大中国境内对北平政权控制的反抗”；(5)“促进北平与莫斯科政权之间的分歧，用一切实际手段在北平政权内部制造分裂”(34)。

第148号文件的附件提出，美国在中国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非共产党政府”。为实现以上目标，就要“破坏(中苏)联盟”。要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方式，或是“北平政权背叛莫斯科”，或是“推翻北平政权，代之以敌视苏联的中国政府”(35)。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29/5号文件《当前美国对远东政策》提出，美国要“降低中共权力与声誉，或改变中国大陆政府的方向，使这个政府的目标与美国重大利益不发生冲突”，美国应“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政府”，“不承认中共政权”，但可就“具体问题”与之“打交道”，“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要“在坚持不挑起战争的政策情况下，使用一切可行的、公开与秘密手段，在远东每一个共产党控制地区制造不满和内部分裂，破坏它们与苏联、它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促进中苏疏远”(36)。

4. 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将台湾纳入美国国家安全防御圈内，并准备为控制中国领土台湾不惜打一场战争。

第148号文件提出，美国要“在任何情形下，甚至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以保持近海岛屿(日本、冲绳、福摩萨、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防御地位”(37)。第5429/5号文件再次重申：“美国要保持太平洋近海岛链(日本、冲绳、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与训练来保卫这些近海岛屿，将福摩萨作为一个基地”。“不支援，不鼓励对共产中国的进攻行动，约束中国国民党的进攻行动，只有对中共挑衅作出反应是例外”。这是一项企图将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从中国分离出去的行动方针(38)。

四

5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从分离台湾进一步发展到策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实行更为敌视中国的政策。

从历史上讲，美国有一些人对中国领土台湾的“兴趣”，和企图夺取或控制台湾，从而控制中国东南沿海、控制中国的想法由来已久。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海军少将佩里就是其中一位。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一直在策划分离中国领土台湾和就“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进行活动。一位长期鼓吹台湾独立的美国海军中校乔治·克尔说，他头一次听到“两个中国”的想法是在1945年。当时一位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中提出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由共产党统治北方和由国民党统治南方(39)。

杜鲁门政府在战后不久就开始散布“台湾地位未定”，鼓吹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企图再次分离中国台湾。国民党政府台湾省长魏道明在1947年12月讲话中严正驳斥了外国分隔台湾的这一阴谋。他说：“这些谣言”是“有人有目的地指导的”。“说台湾人民希望与他们的祖国分离，愿意由一个外国来统治。我认为这不仅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侮辱，也是对整个中国人民的严重污辱”。魏道明指出，这是“一个国际阴谋”，“他们的目的是分隔台湾，把台湾同祖国隔断”。他指出，有人利用对日本和约还未签订，就“意图利用这个机会再一次把台湾从中国分隔出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40)魏道明没有点明“他们”是哪个国家，但是人们都清楚，魏道明这里指的是美国。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半，当中国人民革命在1948年底进入胜利转折时，美国政府将控制台湾提到了日程上来。李海海军上将在1948年12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号文件《福摩萨的战略重要性》中说，“通过采取外交与经济的步骤，福摩萨能够不为共

共产党所统治，这就可以保证有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福摩萨政府”。〔41〕当1949年初，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中国人民革命走向了全国胜利之际，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月19日第37/1号文件《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提出，“美国应当准备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美国基本目的应是不让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落入共产党之手。要做到这点，目前最实际的办法就是使这些岛屿孤立在中国大陆之外。”

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2月3日提出的第37/2号文件《当前美国对福摩萨的立场》继续重申，“美国应当发展和支持（台湾）本地的非共产党中国人政权”，“我们也应当使用我们的可能影响来阻拦大陆中国人进入（台湾）”。美国要准备“在将来的某一天利用福摩萨自治运动”〔41〕。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9年3月14日提出的ORE第39-49号文件《台湾的可能发展》中强调，“美国如不采取行动，台湾将最终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而“只要还没有控制台湾，中共就不能最后肯定他们在中国胜利的前景”。文件说，“在最近将来，成功地进行一场反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台湾人起义不太可能”，它建议，美国应采取措施“不让台湾落到中共手里”。文件强调在实行这项计划时，要特别注意“时间与措施的选择”〔42〕。

杜鲁门政府首先想到的是企图通过托管台湾来达到分割台湾的目的。1950年5月30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与尼采、杰塞普、杜勒斯一起开会研究决定压蒋介石接受福摩萨中立化，由联合国托管台湾。会后，由杜勒斯写的这个备忘录说，“在应当采取强硬立场的动荡地区中，福摩萨最为重要”，美国应当“宣布福摩萨中立化”，不要怕“冒战争的风险”〔43〕。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继续杜鲁门政府的分离和控制中国领土台湾的一贯作法，同时逐渐向“两个中国”方向发展。

首先，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3年2月2日向国会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撤销杜鲁门政府在1950年7月19日宣布的台湾“中立化”的决定。对美国来讲，解除台湾“中立化”的同时也解除了它对美国政府自身的约束，从而为美国推动和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取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

国务卿杜勒斯在1953年6月28日写给腊斯克（按：腊斯克在6月16日写信给杜勒斯提出了解决“红色中国难题”的想法，即：北平取得联合国普通成员国资格，不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取代中国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福摩萨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成为联合国普通成员国）的回信中说，“在新德里时，我向尼赫鲁暗示了由印度来取代（中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地位）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件事发生了，那么，联合国大会就可能有两个‘中国’席位了。”〔44〕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自1951年起开始在亚太地区缔结多边和双边的军事条约，以便建立起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形成对苏联、中国的军事包围圈。1951年，美国与日本、菲律宾分别签订了《安全条约》。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美国同南朝鲜于1953年10月1日也签订了《安全条约》。唯有对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签订这类条约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一直拖到1954年当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也已召开，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有所借口以实现其分离台湾、长期控制、将台湾纳入美国的岛链防御圈这一战略目标，故此时已需要签订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对美蒋双方来说，对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的想法大不相同。蒋介石想的是如何利用这个条约，让美国帮他“反攻大陆”，恢复国民党对中国的统治。而美国目的是为了分离台湾，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根本无意帮助蒋介石反攻大陆，更不想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去。1953年11月，蒋介石对来访的尼克松副总统说，中国是指包括中国大陆的中国。尼克松则告蒋，他想“重新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美国军事力量

决不会投入支持他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45〕1954年12月2日，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签订，12月10日双方又进行了换文。蒋介石得到的是由美国提供军事保护来保证台湾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安全，即条约所说的，“缔约国”将“维持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产党颠覆活动。”蒋介石国民党集团所付出的代价是，不得不接受条约中对它的两点限制，一是双方防御的“中华民国”“领土”限于台湾与澎湖，不包括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即条约第六条所言：“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二是，根据换文规定，蒋介石国民党当局如对中国大陆采取军事行动，包括向岛外调遣兵力，都必须事先取得美国的同意，即换文所说：“兹同意此项使用武力，将为共同协议之事项”，“双方共同努力与贡献所产生之军事单位，未经共同协议，不将其调离第六条所述各领土”〔46〕。

实际上，美国通过这项条约，已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实现了将台湾纳入美国西太平洋岛链防御体系，并将台湾与中国大陆隔断，美国策划的“两个中国”局面已初步实际形成。

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与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要求蒋介石从沿海岛屿撤出，并在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其目的都是要中国政府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接受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接受“两个中国”的局面，以实现美国的“两个中国”设想。

到了50年代中期，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国务院在“两个中国”政策上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对在“两个中国”基础上来解决“中国难题”的想法也进一步明确下来。国务院内开始接连提出有关“两个中国”的方案，国务院官员署名文章也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的政策方案。

1955年4月17日，艾森豪威尔在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对杜勒斯说，他相信，“从长期来看，除非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美国）可能得接受‘两个中国’的概念”。艾森豪威尔说，这可能要等“5到10年或12年的时间”〔47〕。杜勒斯在1955年5月14日对莫洛托夫讲，“美国对华方针是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国家”，“和亚洲其他分裂国家朝鲜、越南一样”〔48〕。

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美国来说，实际上是它推行“两个中国”政策的一项外交行动。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主要目的是企图诱使中国政府同意在台湾地区“放弃使用武力”，实际上这是要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参加会谈的美方比姆大使对此并不讳言，他写道，“他们（指中国）面对两类困境。接受我们的建议，就要承认我们有权留在台湾。然而，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危险是，两个中国应当和平共处这一思想的成长。”〔49〕对美国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局面，国民党台湾当局也看的很清楚。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在1956年2月1日就此对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说，“看来，在远东持久的会谈明显地暗示了，美国并不反对这种事实上承认中共政权”。顾维钧进一步说，国民党“政府”认为，“这是某种暗中意图在奉行两个中国的理论”〔50〕。

1957年国务院加紧了对“两个中国”政策的研究与策划。国务院政策计划处罗伯特·麦克林陶克于1957年2月8日提出的备忘录《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最终承认（中国）》中说，“北京进入联合国的时刻将不可避免地到来”。在美国承认了中国时，“就能使联合国成员国比较容易地按台湾自身的权利来安排台湾成为联合国的成员国了。这样，我们也就要有一项‘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台湾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51〕麦克林陶克在12月31日再次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他说，“最终”，“我们的盟国与未承担义务的国家将一起投票赞成由北京取得由台北占据的（联合国）席位”。他认为，“美国应当修改政策，承认现实，与大陆中国谈判解决办法，这对我们有利。”他建议：美国不再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不投赞成票；台湾作为独立的、中立化的台湾共和国进

入联合国；西藏独立、中立化进入联合国（52）。

负责政策计划的助理国务卿鲍维在1957年6月19日提出建议认为，搞“两个中国”对美国有利。他“不相信将共产党中国像孤儿一样地孤立起来会成功”。一旦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失败，“后果将是可怕的”。他说，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是有三：（1）“保证一个独立的台湾，及其在联合国的成员国地位”；（2）“自由世界对我们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基本立场的更大支持”；（3）“在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时，将对美国的影响与利益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我们应当走向‘两个中国’政策”。“两个中国”政策“将使美国能永远保卫福摩萨”。“每一个‘中国’都不愿意接受另一个‘中国’为永远的实体，这将帮助我们买到时间。”（53）

国务院中国事务官员、参加过朝鲜板门店谈判的大使阿瑟·迪安撰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外交政策与福摩萨》的文章，刊载于1955年4月一期的《外交季刊》上。这篇文章公开鼓吹兜售“两个中国”，反映了国务院内主张搞“两个中国”的人们的意见。迪安写道，“美国在处理福摩萨问题上，有三种政策选择”。第一种是“将福摩萨放弃给共产党中国人”；第二种是“无视大陆”；第三种是“一种中间立场”，为了“稳定远东……需要与北京政府谈判”。迪安说，“开罗宣言和日本和平条约”都“没有使福摩萨变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实行（‘两个中国’）那个理论变得符合我们的利益了，那么，‘两个中国’政策也没有由于美国同中华民国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使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的法律地位有所改变，从而将‘两个中国’排除掉”。迪安认为，“即使福摩萨在法律上已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为了获得两个分离的中国的政治结果，最完善的办法就是承认共产党中国为一个与中华民国脱离了的新国家。与此同时，承认中华民国通过占领而具有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或者，如果需要，就正式将这些领土割让给中华民国”。“当制订出一个保证和平的有效停火安排时，两个中国的安排就一定随之而来”。迪安说美国“应当是强硬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张美国在不让中共进攻“福摩萨的自由、友好的中国人”情况下，与中共谈判，以妥协换取对方妥协，以便“在远东取得一种稳定的暂时解决”。否则“只有打”，但那对美国“不利”。

五

战后，美国在争夺世界霸权地位的过程中，在亚洲实行了援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美国的援蒋反共对华政策的破产。正当各国其中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已开始考虑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时，美国却继续其大国强权政治方针，依然顽固地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残余力量，实行孤立、不承认中国的敌视政策。经历了朝鲜战争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进一步加强，通过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国政府分离台湾，将台湾置于美国军事控制之下，并将其纳入美国西太平洋岛链防线体系之内的目标得以初步实现。完成了这一步之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转向公开谋划“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以求最终实现其分裂中国领土台湾的目的。分裂中国领土台湾，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是50年代美国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核心内容，其目的在于维护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扩张利益和霸权地位。美国这一敌视中国政策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远东制造了紧张局势，危及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使中美关系在整个50年代处于敌对状态。在和平时期，美国不顾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精神，公然对中国领土台湾进行军事控制，其霸权行为在世界国际关系史上是罕见的。

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两党决策层在50年代实行敌视中国政策是与以下几个主要因素分不开的：美国认为美国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具有世界普遍意义，应在全世界推行；美国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共产党及其建立的政权是美国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国

家安全的敌人；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是铁板一块，各国共产党是苏联的傀儡和工具，不代表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其建立的政权“不是长久现象”，将“会自行消逝”；美国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有美国的利益；美国有一些人认为与中国有“特殊友谊”、“特殊关系”，美国的“使命”是引导中国等一些国家走上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艾奇逊说的：“我们历史性的对华友好政策”（54），以及杜勒斯所说的：美国对中国“怀有特殊友谊”（55）。但是决定美国政府实行敌视中国政策的核心因素仍然是美国为了取得世界霸权地位，即美国所说的“世界领导地位”的野心，和不甘心失去它过去在中国的独占地位和影响。

进入50年代，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坚决地顶住并击退了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入侵及从朝鲜方向对中国形成的军事威胁，巩固了新中国政权，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道路。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实现其彻底分裂台湾以求有朝一日再度恢复它在中国的独占地位，而同时又要避免由于分裂中国领土台湾而卷入一场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争取在新中国发展成为强大国家之前，通过“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办法，来最终解决美国的“中国难题”。

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说的一段话集中反映了经历一百多年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干涉、侵略的中国人民的精神和感情，他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56）美国政府和两党决策层是既不理解，也不愿接受中国人民的这一正当立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历史性显著特点就是它的“一厢情愿”，50年代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也仍不失这一特色。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分裂中国领土的手法中国人民是十分熟悉的。

“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并不是美国的发明。早在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所使用的手法就是“两个中国”、“一中一满”。50年代中期美国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只是在幻想步20年前日本的“两个中国”、“一中一满”的后尘。经历过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两个中国”、“一中一满”的民族屈辱的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反对50年代美国政府妄图分裂中国领土台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行径就毫不奇怪了。50年代中期，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美国开始公开宣扬和兜售“两个中国”政策时，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7月30日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严正指出，“所谓‘两个中国’的任何想法和做法，都是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的”。周恩来总理1957年11月5日在谈到“美国为什么要转到制造‘两个中国’上来”时，明确地指出，“问题的焦点就是美国要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上，以便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因为中国是存在和发展的，而且要永远存在、发展下去。美国就想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搞成‘两个中国’，把台湾掌握在它手中。”（57）

对美国实属不幸的是，不仅新中国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就是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集团在台人员也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1955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台北对中外记者说，“‘两个中国’的说法，真是荒谬绝伦。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58）蒋介石在1958年10月24日指出，“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59）

美国政府和两党决策层低估了全体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决心。在中国政府和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都反对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终其任内难以实施。美国国务院于1958年8月11日公开发表的《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无可奈何地承认，“北平和台北都激烈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因此即使可以由外界的机构强行实施这样的一种办法，它也不是一种稳定的解决办法。”（49）

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并不想放弃“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如意设想是，只要保持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的局面，经过长期的“和平变革”，就有可

能在不需要使用武力情况下,最后使“两个中国”得到确认。艾森豪威尔政府 50 年代中期形成的“两个中国”政策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长期目标。美国两党政府始终不肯放弃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图谋,从而为建立中美正常国家关系设置了严重障碍。历史显示,美国不会轻易自动放弃它长期实行的一项重要外交政策。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也不会轻易自动放弃它的“两个中国”图谋。50 年代过去了,但是中美之间仍在经历一场长期的干涉与反干涉、控制与反控制、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与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但是,不论这场对立与斗争还会进行多久,人们相信美国这种将本国利益建筑在制造或推动别国分裂基础上的“两个中国”政策最终必将彻底破产。这可能是当回顾 50 年代美国所实行的敌视中国政策时,人们从这一历史经验中所能得到的主要启示。

注释:

(1) Address by J.F. Dulles before the Cleveland Council on World Affairs, Jan. 17, 1945, Dulles Papers.

(2) *FRUS 1945*, VII, The Far East China, pp. 629-634.

(3)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 1974 年版,第 105 页。

(4)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Harry S. Truman, 1948, p. 180; *FRUS 1948*, VII, p. 142.

(5) *FRUS 1948*, VIII, pp. 146-155.

(6) (7) (8) (9) (10) *FRUS 1949*, IX, pp. 474-475; pp. 491-495; pp. 826-834; pp. 832-833; p. 828.

(11) 美国内阁会议记录(1949 年 1 月 19 日),引自 David McLean, "American Nationalism, The China Myth, and the Truman Doctrine: The Question of Accommodation With Peking, 1949-50," *Diplomatic History* 1986 Winter, p. 32, Note 14.

(12) *FRUS 1949*, XI, pp. 160-162.

(13) (14) *FRUS 1949*, IX, pp. 265-267; pp. 270-275.

(15) 引自 Michael Shaller, "Consul General O.E. Clubb, J.P. Davies, And the 'Enevitability'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949-50: A Comment and New Document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1985, Spring, pp. 149-160.

(16) Nancy Bernkoph Tucker, *Pattern In The Durt*, New York (1983), pp. 186, 194-195.

(17) 转引自 H. Bradford Wecterfiled, *Foreign Policy and Party Politics, Pearl Harbor to Korea*, 耶鲁大学出版社(1955), pp. 359-360.

(18) Forward By D. D. Eisenhower, John Foster Dulles, *The Last Year*, Eleanor Lansing Dulles, New York(1963), pp. VII.

(19) J.F. Dulles, "Secret Membarandum," March 1947, Dulles Papers, Box 31, 引自 M. G. Toulouse, *Transformation of John Foster Dulles*, Mercer, 1985 p. 189, Note 24.

(20) J.F. Dulles, "The Pursuit of Liberty," Dulles Papers,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21) 杜勒斯:“美国政策所受到的挑战及其反映”,1957 年 10 月号《外交季刊》,引自《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 1959 年版,第 329 页。

(22) (55) *FRUS 1952-1954*, XII,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pt. 1, pp. 696-703; *FRUS 1952-1954*, XIV, China and Japan, pt. 1, pp. 515-518.

- (23) *FRUS* 1952-1954, XII, pt. 1, pp. 724-733.
- (24) J.F. Dulles, Statement Made August 5, 1949 on White papers on China Released To Paramount News, Dulles Papers.
- (25) Notes On Foreign Policy, June 29, 1949, Dulles Papers.
- (26) The CBS, Capitol Cloakroom, June 29, 1949, Dulles Papers.
- (27) J.F. Dulles, "Chinese-American Friendship," May 18, 1951, Dulles Papers.
- (28) *FRUS* 1952-1954, XII, pt.1, p.730.
- (29) (30) (31) *FRUS* 1955-1957, III, China, p.292; pp.491-492; pp.481-482.
- (32) (33) (34) (35) (36) (37) (38) *FRUS* 1952-1954, XII, pt.1, pp.285-298; pp.769-776, 696-703, 1062-1072; p.289; p.294; pp.1065, 1067, 1068; p.288; p.1065.
- (39) 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Houghton, Mifflin Co., Borton (1965), p.434.
- (40) *FRUS* 1947, VII, The Far East, China, pp.477-479.
- (41) NSC 37, Dec 1, 1948; NSC 37/1, Jan, 19, 1949; NSC 37/2, Feb 3, 1949,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Harry S. Truman Library.
- (42) ORE 39-49, March 14, 1949, CIA, Papers of Harry S. Truman.
- (43) *FRUS* 1950, VI, p.348.
- (44) Dean Rusk to J.F. Dulles, May-June 1953, William p. Snyder, *Diplomatic History*, Winter 1983, pp.79-86.
- (45) 《尼克松回忆录》，上册，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版，第166页。
- (46)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及美蒋双方换文（1954年12月10日），引自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3年版，第339-340页，232-234页，根据台湾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第二次印刷本印出。
- (47) (48) *FRUS* 1955-1957, II, China, pp.492-493; p.567.
- (49) Jacob D. Beam, *Multiple Exposure*, W.W. 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p.132, 19.
- (50) (51) (52) (53) *FRUS* 1955-1957, III, China, pp.295-296; pp.470-473; pp.660-673; pp.545-549.
- (54) *The China White Papers*, Dean Acheson, Letter of Trausmittal, July 30, 1949, p. XVI.
- (5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69页。
- (57)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 (58) 台北《中央日报》，1955年2月15日。
- (59) 台湾中央社中兴新村，1958年10月24日电。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梭罗政治思想述评

倪 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梭罗是一位独特的巨人。他的思想如同独特的生活方式一样，在大多数时间中都处于隐遁状态，直到他身后一个世纪，他对个人自由近乎迷狂的追求，他对社会生活、对国家政治特有的视角，以及由此所采取的个人行为，才被人们所重新发现和认识，并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进程中成为热烈而又充满理性的推动力量，成为美国自由传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对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林中散步》和《论公民的不服从》已成为美国文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的绝唱。

—

1817年7月，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康科德一个铅笔制造商家庭，从小生性孤僻，在中学时他得到的评语是“一个有些怪癖，木头木脑的学生，并不很勤勉”。〔1〕但他母亲仍决定将他送入大学深造。16岁时他考入哈佛大学，获得的评语是“由于怪癖的性情使之在其文学创作中不可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2〕1837年梭罗大学毕业，他并没有像他的同窗那样去寻奔前程，而是独自回到了家乡康科德，1838-1841年，在一所私立学校任职。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康科德最有名望的居民，19世纪的美国文坛巨匠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尤其是爱默生的超验主义哲学在梭罗内心引起强烈共鸣(其主要观点认为，人类的心灵感知和体验比外在的经验更真实、更重要。它曾在美国早期对当时政治思想、文学和社会思潮产生重大影响)，这使梭罗成为该流派最重要的成员和代表人物。1841—1843年梭罗还一度与爱默生一家住在一起，帮助爱默生编辑超验主义期刊《日晷》，并为该刊撰写了许多诗歌、散文。1843年，为了追求一种自身的心灵体验，他离开了爱默生，并开始了其一生中最精彩的一段生涯。1845年，他在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森林中，营造了一间小屋，开始了一段为时两年的隐居生活，目的在于检验自己的一种生活观，并获得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单独对话的真实体验。他以自耕自食、采集、狩猎、捕鱼和打零工的方式获得自己所需的衣食，而大部分时间他则在林中漫步、湖畔徜徉，或泛舟湖上，或独坐屋中，静观大自然生生息息无穷无尽的变化，体味人与万物息息水乳交融无法割舍的亲情，并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忠实地记录下来，完成了他生前出版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对诤悼频潞免防镨砢撕由系一周》和《林中散步》的写作。总之他以他的行动将圣经上的古训颠倒了过来，他说人在一个星期中应该用一天时间工作，其余六天干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对大多数康科德居民来说，梭罗是位古怪偏执的人，他的生活行为怪异，离群索居，终身不娶。对公共问题的观点与常人不同，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令当时许多人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但同时，他也决不是满脑空洞理论将自己锁闭于书斋的欧洲式理论家，也不是东方国度中飘逸山林的隐士仙人。他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一个思想者，同时也是一个农人、木匠、

测量员和博物爱好者。“他体格结实，五官敏锐，能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强壮敏捷。他的身体和精神配合得非常好，能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子丈量还准确，……他能够像牲畜贩子一样地估出一头牛或一只猪的重量，……他能够计划一个花园或是房屋或是马厩，他能领导一个太平洋探险队，在最严重的私人或大家的事件上都能给人贤明的忠告。”〔3〕这使他赢得了将他视为怪人的邻里的尊敬，他用戏剧性的行为表达心灵深处的信念，更激起人们对他交织着敬佩和迷惑的感情。为了抗议对墨西哥的战争和南方的奴隶制，他拒绝纳税，为此而被囚入监狱。他以“拒绝承认这个国家”这样激烈的语言表达了对蓄奴制的愤怒，并写下了不朽文献《论公民的不服从》。在他的生命临近终了时，他再次反抗社会，为约翰·布朗袭击哈伯渡口进行辩护，亲自敲响康科德政府门前的大钟，为这位废奴英雄鸣冤、礼赞。1862年，梭罗在他的家乡逝世，结束了其短暂而又不同凡响的一生，年仅45岁。梭罗生前，他的思想，他的作品一直受到社会的忽视，他只被看成是爱默生的一个苍白的影子，一个行为乖张、违规范性的怪人，他的两部在世出版作品生前只卖出了2000多本。只有他为数不多的超验主义同志意识到他对社会、对未来世纪潜在的巨大价值，他的师长爱默生在纪念他的文章中写道：“美国还没有知道——至少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国民。这似乎是一种罪恶，使他的工作还没有做完就离开，而没有人能替他完成；对于这样高贵的灵魂，又仿佛是一种侮辱。他还没有真正给他的同辈看到他是怎样一个人，就离开了人世。但至少他是满足的。他的灵魂是应该和最高贵的灵魂作伴的；他在短短的一生中学完了这世界上的一切的才技；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学问，有道德的，爱美的人，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4〕幸运的是爱默生的这席话的确被言中了，他对社会生活深具现代意识的看法，他对个人命运的深切关注，他那种崇尚自然、我行我素的自由精神，以及他对大自然的礼赞，在当代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当代美国拥有最广泛读者的19世纪作家，其声誉甚至超过了他的师长，超验主义的鼻祖爱默生，他的思想已跨越时空，传遍了世界。

二

梭罗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的阐述，是以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及自然环境为中心阐发的，总体上说，它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另一个层面则是人与国家、政府、法律的关系。梭罗始终认为个人的生活应高于社会和国家，人类寻求自我解救的途径不是来自牧师，也不是来自圣约，更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自身，依靠个人解决社会及国家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其真正之力量所在。

对于个人所处社会环境以及社会生活所包含的诸多内容，梭罗始终是一位怀疑论者，在他的著作中充满着对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及其包含的理性、规则、习俗、分工、时尚等等进行批判的文字，对现代人的生活行为提出种种质疑。他说：“由于闭上眼睛，神魂颠倒，任凭自己受影子的欺骗，人类才建立了日常生活的轨道和习惯，到处遵守它们，事实上它们是建立在纯粹的幻想基础之上的。”〔5〕他认为世俗纷繁、复杂、琐碎的生活淹没了人原本高贵的秉性，虽然神告诉我们，我们早已变成了人，然而我们受到周遭社会的因素的羁绊，人们生活得很卑微，像蚂蚁。他用这样的语言描写周围人们的生活常景：“我在康科德旅行了许多地方；无论在店铺，在公事房，在田野，到处我都看到，这里的居民仿佛都在赎罪一样，服役着成千种苦行。我曾经听说过婆罗门教的教徒，坐在四面火焰之中，眼盯着太阳，或者在烈火的上面倒悬了身体。……然而，即便是这种有意识的赎罪苦行，也不见得比我天天看见的景象更不可信，更使人心惊肉跳。”〔6〕而芸芸众生服役着的种种“苦役”，梭罗认为实际上多数是徒劳无益的，是对生命及劳动的浪费，人们从事这些活动及创造的物品并不是出自自我内心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真正的自我需要，而是追逐他人及社会的一种虚妄、无谓

的奢望和需求，并为之所累、所束缚。为此他指出了发生在他身边的被称之为荒谬的种种行为：“这个大陆上的妇人们，编织梳妆用的软垫，以便临死时之用，而对自己浪费的时间及命运丝毫也不关心；人们撒谎、拍马、投票、把自己缩进了一个规规矩矩的硬壳里，或者吹嘘自己，摆出一副稀薄如云雾和慷慨大度的模样，只是让人们信任你，以便揽一些做鞋子、帽子或上衣以及代买食品之类的活计；人们为了谨防患病而筹钱，反而把自己弄得病倒了。

〔7〕在他看来，人类实际上是在用比问题本身更复杂的方式来解决生活的问题，这使人类以自己谋生的方式否定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农夫为了需求他的鞋带，投机在畜牧之中，他用熟练的技巧，用细弹簧布置好一个陷阱，想捉到安逸和独立，他正要拔腿走开，不料他自己的一只脚落进陷阱里去了，他穷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由于类似的原因，我们全都是贫困的。”〔8〕为此梭罗认为：“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甚至在所谓的游戏和娱乐底下，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不觉的绝望。”〔9〕于是他对驱使个人走向这种“绝望生活”的整个文明制度提出诘难：“有人为文明人的生活设计了一套制度，这套制度保存了种族的生活，却相当牺牲了个人的生活。”〔10〕从而揭示了梭罗政治学说中一个最深刻的命题，即个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否定的关系。

总之，在梭罗眼里，人们的生活在社会的挤压下表现出的情景是荒诞的。那么面对这种情景，个人是否只能忍受社会的腐蚀、压力和侵害，逐渐地沉沦以至最终丧失掉自身的个性呢梭罗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认为这种生活并非出自人的本意，而且上帝原本已赋予人高贵的性灵，人原本应该生活得更体面。为此他向人们指出了通往这种“更体面生活”的途径。他认为，首先我们应当正视自己的心灵，“愚蠢地与别人一致，是头脑幼稚者的魔障，信赖自己，才是每个人心灵激荡的金科玉律。”这样我们就会建立起充满自信和独立性的人格，就会不再对外在的一切唯唯诺诺了。其次，他规劝人们重新审视充斥在我们周围的无处不在的规则和常识，“最平常的常识可能是睡着的人的意识，在他们打鼾中表达出来。”〔11〕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听任这些东西来摆布、规范我们，我们应该遵循更高的原则，问一问我们的心灵是否获得了自由，如果我们有才智，我们应该只择取其中对我们有用的部分，不管别人的想法如何，这不仅为我们节约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生命，而且会使我们获得心灵的解放。为此他提出了一条著名的格言：“简单些，简单些，再简单些！”接着，他向人们发出呼唤：“让我们如大自然一般谨慎地过一天吧！不要因硬壳果或掉在轨道上的蚊子的一只翅膀而出了轨。让我们黎明即起，用或不用早餐，平静得并无不安之感；让人去人来，让钟去敲，孩子去哭——下个决心好好地过一天。为什么我们要投降，何至于随波逐流”〔12〕为此，他身体力行，以自身的行动，向人们展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845年初春的一天，梭罗借来一把斧子，走进康科德附近瓦尔登湖畔的森林，砍伐木材，开始营造自己的林中小屋，经过四个月愉悦的劳动，花费了总共28.125美元，一间别致的小屋建好了（当时在当地一间最普通的房屋起码要花费800美元）。在一个清风拂面的夏日，他搬进了这间小屋，对于梭罗来说，一种新生活开始了！在这里他割断了与社会之间大部分无谓的“尘缘”。用0.27美元维持一周的生活费用，在一年中以6个星期的时间，赚取一年的化销，剩余的46个星期，则做他喜欢的事情，他漫步、观察、阅读、写作、沉思，全然出自于自我的喜好，无任何社会的所迫。用自己的实践反衬了现实的“悖谬”。而更重要的是，梭罗在大自然的漫游中，在与大自然如此贴近的生活中，体味到人与自然万物及内蕴神秘精神的和谐，与自然水乳交融之中感悟到生命的本意，并从中获得了一种生命升华的体验：“最接近万物乃是创造一切的一股力量！”他使我们有了思想，“我们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欢喜若狂，只要我们心灵有意识的努力，我们就可以高高地超乎任何行为及后果之上，一切好事坏事，就像奔流一样，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并不完全是纠缠不清在大自然之内的，我可以是急流中一片浮木，也可以是从空中望着下面的因陀罗。”〔13〕为此他获得了新生，他是用这样热情洋溢的笔调来描写他的林中生活和感受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

请,使得我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也许我可以说,同样地纯洁无瑕。我向曙光顶礼,忠诚如同希腊人,我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涤,这是一个宗教意义的运动,我所做的最好的一件事。在最早的黎明中,我坐着,门窗大开,一只看不到也想像不到的蚊虫在我的房中飞,它那微弱的吟声都能感动我,就像我听到了宣扬美名的金属喇叭声。这是荷马的一首安魂曲,空中的《伊利亚特》和《奥得赛》,歌唱着它的愤怒和漂泊,此中大有宇宙本体之感,宣告着世界的无穷精力与生生不息……”(14)总之,在抛弃尘世,探求与自然接近的体验中,梭罗向我们展示了超越论者所信奉的人类心灵的回归。他成为康科德山水间与大自然最亲近的人,他是古代神话中的牧畜之神,植物之王,他是天籁之声最忠实的听众,他是宇宙万象最认真的观者,“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总之,他飘然欲仙”。

在论述人与政府,人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梭罗认为个人应当高于政府和法律,政府对个人没有绝对的权力,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同意,他指出:“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15)他对政府这一特定的社会组织抱有一种本能的不信任,经常责问道:“它为何总是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将哥白尼和路德革出教门,并宣布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为叛逆”(16)认为它的特性与人的个性本身就是相悖的,他向人们指出:“请参观海军基地,目睹一个水兵,那就是美国政府所能造就的人,他只是人类的一个影子和回忆,……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自己的判断力和道德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他们被视为木材、泥土和石块;要是能造出木头人来,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17)他多次表示他不愿生活在这种“划一的、共济会式的”社会里,认为与它的联系越少越好。在他看来,政府从来不是绝对的,“它本身只是由人民选择用来执行他们意志的一种模式”,(18)“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19)而且,即使面对由此组成的政府,梭罗依然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大多数政府往往不得计”,(20)“它们既不拥有过人的智慧,也不特别诚实,它们只不过是拥有强大的力量”(21);所以,“在人民能够通过它采取行动之前,它同样有可能被引入歧途,滥用职权。”(22)接着他尖锐地指出:“政府除了极善于偏离自己的职能之外,它可从来没有促进过任何事业。所有已取得的成就都是靠美国人民固有的性格而获得的;要不是政府经常从中阻挠,这成就或许更大些。”(23)但是,在历数了政府之过之后,梭罗并没有滑向无政府主义,他道出了自己对此的用意:“说实在的,作为一个公民,……我并不要求立即废除政府,而是希望立即有一个好一点的政府。”(24)那么梭罗心目中好一点的政府是怎样的呢为此梭罗提出了他所服膺的著名的信条,即:“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25)认为:“如果人们能够通过政府这一权宜之计实现互不约束,他们将非常高兴”。(26)理想状态应当是“被统治者最不受约束时,正是统治机构最得计之时。”(27)

同时梭罗强调,在一个国家中少数人的权利应当受到尊重,因为“当权力一旦落入人民手中,大部分人被允许长久地治理国家的理由不仅仅因为他们代表着真理,也不因为这看来对少数人最公正,而是因为他们力量上最强大。因此,服从多数原则所建立的政府,也不可能以正义、公理为基础,甚至连一般人所理解的正义、公理的标准也达不到。”(28)那么应该怎么办呢难道一个公民永远应当在特定的时刻,或在最低程度上迫使他的良心服从立法者吗梭罗在此持否定态度。“如果这样人们要良心还有何用”(29)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准则,良心应当高于多数人意志的法律,强调:“我有权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正确的事。”(30)他一直试图在多数统治与保障少数人权利之间寻找平衡点,指出:“假设在政府里不靠多数人,而是用良知来判断是非,多数人口决定政府该管或不该管的问题,这样的政府难道不可能实现吗?”(31)

从上述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梭罗政治思想中,他所一直关注的焦点是个人权利及自由的维护,他对政府在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对个人可能造成侵害的潜在能力一直抱有深深的担忧,而且从当时美国南方的蓄奴制以及对墨西哥的侵略战争中,他看到了这种潜在的能力

已经变成一种现实的危害,这使他再也不能回避于湖光山水之间了,他率性而为,挺身而出,激烈地抨击政府的行为,他不断地向他的同胞宣传这样一种观念,即个人不应该被动消极地去适应政府,而应该是相反。为此,他反复强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先贤们阐述并赋之于行动的权利,即人民革命的权利,“当一个承诺要维护自由的国家的1/6的人口是奴隶,当一个国家的军队在非法地蹂躏、征服,并由军法管制的时候,我想,过不了多久,诚实的人便会起来造反和革命。”(32)同时,特别重要的是,梭罗赋予这种造反和革命以崭新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提出了消极抵抗的原则,即遵从自己的良心,保证自己不参与自己所谴责的罪行,“一个人没有责任一定要致力于纠正某种谬误,但是他起码有责任同这种谬误一刀两断。”(33)他主张凡是力主废除奴隶制的人,应立即行动起来收回无论在个人和财产方面对政府的支持,如果在这一点上可能违犯法律,那就请犯法吧!“不要等到他们形成多数后再在他们中间执行正义。”(34)因为良心高于法律,“只要上帝站在他们一边就足够了,不必等待其他”。(35)总之,他呼吁人们在政府这台机器运转出现问题或者偏离方向的时候,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施加所有的影响,采取行动来制造摩擦,好让它停止下来。在其著名的檄文《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梭罗这样写道:“投上你整个的选票吧!那不单单是一张小纸条,而是你全部的影响。少数服从多数则软弱无力;它甚至还算不上少数。但如果尽全力抵制,它将势不可挡。一旦让州政府来选择出路:要么把所有的人都关进监狱,要么放弃战争和奴隶制。我想它是会毫不迟疑的。要是今年有一千人拒交税款,那还算是暴力流血的手段。我们若交了税,则使政府有能力实现暴力,造成无辜流血。”(36)梭罗指出:“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义”,(37)如果“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38)那么这场革命就成功了。而且他以他的行动,实践了他关于和平革命的理论,他拒绝向政府纳税,并因此而被投入监狱,以此呼唤周围的人并向人们展示一种崭新的政治行为。

从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我们看到梭罗已深刻地意识到现代西方民主制在维护个人权利和自由方面所存在的严重欠缺,为此他试图再向前迈一步,在《论公民的不服从》的最后他这样写道:“从绝对的君主制到有限的君主制,再从有限的君主制到民主制就是通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程。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制是否就是政府可能做的最后改进难道就不能再迈进一步,承认并组织人权州政府必须将个人作为一种更高和独立的力量而加以承认,并予以相应的对待,因为政府所有的权利和权威都来自这一力量。在此之前,决不会有真正自由和文明的州。”(39)

三

从梭罗所处的时代和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理念看,它应属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范畴,而在其中梭罗最突出的作用在于他将早期自由主义的内核——个人主义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梭罗有关国家、政府、法律以及它们与个人之间关系方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梭罗的政治思想与17、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和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政治理念有着极深的渊源和逻辑上的必然联系。他几乎全盘接受了诸如人人生而平等、自然状态、自然权利、理性、自然法、社会契约、主权在民、天赋人权、分权、政教分离、议会民主、思想自由、民主共和制、社会革命等一系列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近代西方民主主义的基本观念,而从其政治论述的具体内容看,他同美国大多政治人物和政治思想家一样,更深地受到了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的影响,在梭罗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洛克有关自然状态、理性和社会契约的观点是梭罗关于国家、政府以及它们与个人关系论述推论的原点。尤其是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洛克认为在社会契约方面人们并没有放弃一切自然权利的观点引起了梭罗强烈的共鸣,这一点构成了梭罗政治思想关注的核心,在有关的论述中他曾反复强调:“只要我没有让步,政府对我个人和财产就没有纯粹的权利。”(40)当然这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起草《独

立宣言》的先贤们所强调的原则也是完全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梭罗在洛克和杰弗逊在此论述的基础上，又将两者的观点向前发展了一步，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他对通过社会契约即由人类出自理性为了保护自己及财产，为了公众的幸福、繁荣和安全，相互协议，自愿出让部分的权利而组成的政府，是否真的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目的，一直心存疑虑。在梭罗的政治评论中，他不仅像洛克、杰弗逊那样对专制政体大加挞伐，而且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对新近诞生的民主政体这种政治形式在维护个人权利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欠缺和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深刻地指出民主政体的建立并不是个人权利及自由最终的保障。在他看来洛克等所设想的“自然状态”似乎更符合他的胃口(洛克认为，人最初是处于自然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中，人人平等地享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等权利，没有一个人享有高于别人的权利，任何人也不受到所谓上级的约束。自然状态是自由的而不是放任的，人人遵守自然法，而这种自然法就是理性的支配作用。这与梭罗提出的“未来设想”十分吻合)。这从实质上讲，是对洛克等政治学说所勾画的政治体制作出的具有否定倾向的判断，这种情形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中是不多见的。这样由格劳秀斯、斯宾诺莎最初创立，由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使之完整，以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革命的杰弗逊们最终加以实现的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理论，通过梭罗这里(当然不是梭罗一个人)完成了一个轮回，实现了一次否定——肯定——否定的循环，这样我们在这里(19世纪40年代)就提前看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的终结。那么是什么导致梭罗在此划上一个句号呢笔者认为，从现象上看，民主政治结构在其运作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纰漏固然是梭罗作出否定判断的重要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基于他本人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关系方面的一种更深刻的认识。除了梭罗坚定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外，他作为一个个人主义者似乎比他的前辈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人与社会之间无法克服的矛盾。我们知道，人类是以社会的形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而社会是由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所构成，作为个人，他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社会，而社会向人们提供发展机会的大小多少主要取决于它的组织及其规则是否完善，而日益完善的组织及其规则在向个人提供愈来愈多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向个人提出日益增多的要求和规定，个人为了发展和生存的需求，必须牺牲自身的一些需求去遵循一定的规则，即个人利益的扩张是以个人部分权利的牺牲为代价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实际上一直陷于一种无法加以解决的悖论中。这种人与社会之间永远也无法得到解决的永恒命题则必然得出这样的逻辑判断，即一种社会组织的变更，只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与社会之间的永恒矛盾，而无法加以克服，任何社会变革对个人自由而言只有暂时的利益，人类永远无法在其社会生存中摆脱个人利益可能遭受不断丧失的境况。基于对社会这种独特而深刻的看法，梭罗对在社会中个人境况的彻底改善提出质疑，进而对作为近代民主主义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基础的实用理性进行了否定，认为这种“理性”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一种冷酷的唯理论，而人类的性灵(可以说是一种追求自由的内在冲动)在它的面前似乎变得荡然无存。在他看来人类出让自身权利来换取生存和发展，与其说是出自一种理性，还不如说是出自一种无奈。正是在这一点上，梭罗实现了对传统民主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否定。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梭罗与近代民主主义思想及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如果说洛克、杰弗逊等的政治学说主要立足于近代民主理论的设计以及民主体制的建构的话，那么梭罗则着重于从自由主义、人本主义的角度指出这一理论以及体制建构上的不足，立足于对它们实行改造。所以从这角度讲，梭罗实现了对近代民主主义理论及实践的超越。

从当时社会存在和社会思潮的基本状况看，梭罗的思想对于当时的西方的社会制度以及主流政治主张而言无疑是一种过度激烈的反叛，而且显得相当不合时宜。从当时的西方政治思潮上看，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如日中天，它已在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取得了现实的成果，并在欧美获得迅速的发展。而当的社会现状则是西方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以及现代社会的新型生产组织原则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它所释放出的能量使得欧美

各国在19世纪上半叶的短短几十年中创造出空前的物质财富。现代工业迅猛发展,分工日益发达,商业贸易空前活跃,总之,社会的进步以及生产的高速发展使许多人乐观地认为,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加之新近建立并得以巩固的民主体制将为个人提供日益充分以至无限的发展机会。而就是面对这一繁荣的景象,作为一个自由主义坚定信奉者的梭罗,则从特有的角度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新型社会形态所孕育的危机以及它对个人自由及权利可能造成侵害的潜在力量和人类可能将付出的代价。他从中看到: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社会各种经济及社会组织数量及其能量急剧膨胀,相对于个人它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同时,分工的发展则使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个人时间用在与自身个性根本无关的活动中,以此来获得自我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生活的手段与生活的目的之间的距离变得日益遥远,而且它将个人拖入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使之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关系的牵制,并将个人的活动局限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从而使作为个体的人抵御和抗拒各种外在力量的能力日益降低。日益膨胀的各种社会组织加之越来越细的分工,使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又必然要求社会自身增强协调各种事物的能力,这样社会最主要的协调组织——政府的权力和它所涉及的领域就会大大增加,政府权力增强带来的必然后果则是个人权利将日益笼罩在庞大政府力量的阴影下。总之,随着社会组织力量的不断强化和个人权利的日益弱化,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个人的地位将不断降低;为了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个人将被迫不断地出让个人的特性,皈依于社会,将自己降格为工具,成为社会这部大机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社会变成了目的而个人则沦落为手段。人类创造了社会,却将自己变成了它的仆人,“人放牛变成了牛牧人”,正是基于这种独特而清醒的认识,作为坚定个人主义者的梭罗,面对人类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和个人自由的黯淡前景,发出了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极不合拍的声音。

通过上述对梭罗政治哲学及思想的分析以及对他有关社会发展独具慧眼的看法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梭罗的社会政治思想似乎又不属于美国早期自由主义的范畴,而更像是风靡20世纪的西方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先声,他对社会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同19世纪欧洲旧大陆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叔本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等几乎处于同一起点上:他们都同样深刻地意识到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个性的不断泯灭为未来社会可能带来的严重的精神危机,提早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社会与个人之间将不断激化的矛盾;他们都在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激烈冲击的时刻,坚定地固守于个人;认为“个人应处于生活的中心,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个人,他有不可剥夺的照自己的样子做人的权利”;〔4 1〕他们都对社会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了质疑,指出这个世界可能是荒诞的,于是,他们都呼吁人们拒绝盲目地接受他那个时代的前提,并主张一切前提在接受之前都应经受严格的检验,他们都希望人们独立思考,并深入到他们时代各种前提的后面去发现他们对世界,对生活的看法为社会上的各种偏见掩蔽到了怎样的程度;同时,他们都强调人应当恢复自身在与社会关系中的主动性,正视自己的心灵,认为这才是对外在事物做出判断的基础。“人的高贵类型体现在它自身有决定价值的能力;它不需要别人同意,……它懂得它自己首先给事物以荣誉,它是创造价值的!”〔4 2〕而且,他们的思想及哲学也经历了几乎相似的历程和遭遇,即都为当时的人们和社会所无法理解和接受,而在其身后则又大行其道,被尊为一代宗师圭臬;不仅如此,就连他们的个人秉性和生活境遇都是相似的,他们都特立独行,卓尔不群,性格孤僻,行为乖张,或是离群索居,或是漂泊流荡,一个个都是终身未娶,被周遭的人视为离经叛道之徒,是一些无可理喻的怪人和疯子。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曾有这样一段描写尼采的文字:“尼采一生的主要特点是他的脱去常规的生存。他没有现实的生计,没有职业,没有生活圈子。他不结婚,不招门徒和弟子,在人世间不营建自己的事务领域。他背井离乡,到处流浪,似乎在寻找他一直未曾找到的什么。然而,这种脱出常规的生存本身就是本质的东西,是尼采全部哲学的方式。”〔4 3〕从这一描述中,也不禁会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大洋彼岸居住在新英格兰康科德被周围的人视为怪人的居民——梭罗。

从这一意义说,我们将梭罗视为美国现代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最初奠基人恐怕是不为过的。这样梭罗在美国政治思想史上就享有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他师承了一代宗师洛克、杰弗逊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思想,一方面他又对其赖以生存的哲学基础加以了某种程度的否定,为美国现代非理性主义社会思潮的起步开辟了道路。这样他就在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由近代向现代的嬗变起到了启承转合的作用。为此,梭罗在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他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已成为美国自由传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成为美国精神的主流,他对社会的否定,他勇于说“不”的巨大勇气已成为本世纪60年代青年反叛和黑人民权运动的一种精神象征。甚至,从60、70年代风靡一时的嬉皮士文化中,我们仍可以隐约地看见瓦尔登湖畔那位隐者的影子。

在研究梭罗社会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于发现他与同时代欧洲非理性主义大师基本相同的社会观点和相似的境遇的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点。首先,在揭示了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无法调解的矛盾以及人的处境的荒谬之后,梭罗并没有像欧洲的大师们那样卷入与社会的正面冲突,以一种焦灼、暴烈、有时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与无所不包的社会发生直接、全面的对抗,他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由于自己的这份“清醒”而鄙视所有的人,也没有像克尔凯郭尔那样有意挑动舆论与世人对抗,更没有像尼采那样到处狂呼“上帝死了”。与之相比,梭罗要平静得多,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似乎已大彻大悟地意识到了个人的无耐,所以他基本没有陷入到一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与社会之间带有悲剧色彩的抗争中,而是另辟蹊径,悄然退出,割断与社会之间一切在他看来以为不必要的联系,回归大自然,在与大自然的交融中寻找一种新的和谐。在这一点上,梭罗似乎更像一位东方的哲人。其次,与尼采等相比,梭罗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领域,尤其是个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他认为这是与个人权利和自由有着最直接联系同时也是个人权益最容易和最经常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方面。在这一领域,梭罗的立意也与尼采等有所不同,他不希望打碎一切,另起炉灶,像尼采那样呼唤一个新的英雄时代的到来,或像克尔凯郭尔那样寻找宗教、上帝的途径,而是立足于对现行民主制度的改造,他以为这可能是避免个人境遇不断恶化或得以逐步改进的一条最现实的道路。虽然,他也实现了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理论哲学基础的否定,但是,他并没有力图割断同这一在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史上近代以来一直占有主流地位的思想理论的一切联系,并没有“打碎一切偶像”(尼采语),他仍然接受了这一思想理论的一些基本理念。他的否定是一种在肯定基础上的否定,他是通过对这一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的否定来证明近代在此基础上创立的民主政治体制本身就已具有的一种相对性,以便使其向更符合人性、人道和自由的目标进行改造的努力变得相对更容易一些。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发现,与欧洲19世纪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大师相比,梭罗的思想似乎更多了一些理性的色彩,而且,他更注重在人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寻求实现个性解放的突破口。

一旦选择了突破口,梭罗则表现出与尼采等相比毫不逊色的迷狂和反叛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在反对奴隶制和抗议发动侵略战争的斗争中,我们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山林居士的影子,而完全像是一位勇猛矫健的斗士。在这场反抗非正义的战斗中,除了梭罗英勇的行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和平革命的理论及消极抵抗的原则,它第一次赋予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有不服从和违反任何违背他的良心的布告、命令、法规以及权威的权利。一个人不必参与任何社会组织,只要他拥有勇气,他就可以运用他手中的选票,或是拒绝纳税,或是停止各种合作和支持,甚至违反不公正的法律来表达他对某一项不公正的法律、规定或是不公正的政府的态度;如果心同此理,有相当多的人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政府某些不公正行为的态度,那么任何一项不公正的法规,任何一个不公正的政府在失去人民以及财力支持的情况下不可能维持很长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就运用自己自身的力量成功地实现了一次社会变革。由于这种行动

是以一种消极的以及个人化的方式进行的,因此,由于社会变革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暴力、流血也就被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是梭罗对人类政治思想的发展作出的伟大的贡献。翻开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数千年的历史,是在不断的社会变革中发展的,但它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每一次的变革无不充满着杀戮、血腥和暴力。和平革命理论及消极抵抗原则的提出则第一次为摒弃变革中的残暴和血腥创造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自我反省和判断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人类良知在政治理论上的突出体现,由于这一理论的提出,预示着今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程可能会出现重大的改观。因此,它在政治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同时,它也为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提供了以个人的身分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现实的手段,因为它赋予每一个公民对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说“不”的权利。

梭罗所处的时代与现今我们所处的时代相比已有了许多的不同,但是,政治领域充满着马基雅弗里式争斗的景象远没有改观,在其中历经沧桑的人们或许会认为梭罗的学说过于天真,但是,我们应该承认同这个世界盛行或曾经盛行过的许多政治学说相比,梭罗有关和平革命的学说似乎站得更高些、更远些,而且在20世纪的政治实践中它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圣雄甘地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以及马丁·路得·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已向世人展示了它现实的成果,这两起惊世伟业向人类证明,梭罗的学说较其他社会变革理论更具理性,它大大净化了人类在政治领域暴戾的气息,使人类社会向人道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体现着人类一种更高的智慧,是人类驾驭自身以及社会能力进一步提高的体现。

通过对梭罗思想及言行的关注,我们会发现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他在向人们指出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之后,并没有把在他看来浑然不知的人们推入一种惶惑便就撒手而去,也没有在他提出了对未来社会及政府的完美构想之后,由于它的遥远,或将之束之高阁,或将之仅当作对人说教以及与人炫耀的谈资。他总是立足于现实,向人们倡议摆脱现实的窘态,朝完美的设想一步一步迈进的现实途径,而且身体力行,现身说法。他是一个用头脑同时用四肢思想的人,他对他所揭示的各种矛盾的解决方案几乎都可以在他的行动中找见,如果你对现实社会嘈杂、不堪重负、行行色色的社会规则、义务、角色以及无休止的要求、时尚感到厌烦,不愿遵循依据物质社会的标准而约定的粗鄙目标,你完全可以凭据自己的抉择去过一种单纯的生活,你可以在任何地点以你的想像方式营造你的“瓦尔登”。如果你对政府的不公给你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感到愤慨,只要你有勇气,你可以用各种说“不”的方式去回绝它。同时,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始终坚定地固守于个人,他不信任任何外在的力量,从来不将个人境遇的改善寄希望于救世主、政党、领袖、英雄、各种组织。他不信任任何组织,面对社会、国家的种种不公,他明确地提出要实行变革,但是他把这种实现变革的权利统统交到每一个个人手中,认为这是个人自由与尊严得以维护的最有效的方式,他不向任何人、任何组织出让自己的权利。在一项声明中他宣称,他永远不属于任何组织。总之,他信奉一种人人自救的哲学,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尊重自己,就无权奢谈所谓的爱国,否则这只会变成因为少数人的利益的缘故要大多数人当牺牲品的借口。”(44)而正是这份智慧的固执与固守,可能也是梭罗作为一个哲人最值得令人敬佩的地方。

与此相对应,在我们肯定梭罗政治思想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心存这样的疑问,即,完全依靠个人解决问题,是否能达到他所希望的理想境界麦迪逊对人曾有这样一段精彩注解,人类既非天使,也非恶魔。因此,人类的发展是需要社会合理的机制来制衡其生性的弱点,这是人类仅只依靠个体自身所无法达到的。否则,人类演化的结果可能是梭罗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也有可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因此,在我们对社会的各种不公正、不合理持批判态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同时运用个人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的手段,这样可能更为现实。事实上,梭罗在指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所存在的悖论的同时,也已意识到了这一点。

注释:

(1)(2) Bernard E. Brown, *Great American Political Thinkers*, Volume 2 (New York, Avon Books 1983), p.132.

(3)(4) 范道伦编选, 张爱玲译:《爱默生文选》, 三联书店1986年版, 第195—196页; 第221—212页。

(5) — (14) 均引自梭罗著, 徐迟译:《瓦尔登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第89页; 第2—3页; 第5, 12页; 第29页; 第24页; 第28页; 第299页; 第90页; 第205页; 第82页。

(15) — (39) 均引自梭罗著, 张礼龙译:《论公民的不服从》, 见赵一凡等编译的《美国的历史文献》, 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55页, 第158页, 第155—156页, 第153页, 第153页, 第166页, 第153页, 第154页, 第154页, 第153页, 第154页, 第154—155页, 第155页, 第155页, 第157页, 第157页, 第160页, 第160页, 第161页, 第161页, 第161页, 第167页。

(40) 梭罗著, 张礼龙译:《论公民的不服从》, 见赵一凡等编译《美国的历史文献》, 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167页。

(41)(42) L. J. 宾克莱著, 马元德等译:《理想的冲突》, 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第181页; 第194页。

(43) 转引自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第8页。

(44) 梭罗著, 徐迟译:《瓦尔登湖》或《林中散步》,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第296页。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

张广智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历史系

中西史学涵化(1)的历史进程约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中美史学之间的交往也大体如此。本文意在简略勾划百年来美国史学的演变之后, 侧重阐述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史学界所激起的两次重大的回响, 并对未来的中国美国史学史的研究提出个人的一些刍见。

—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 它的史学发展也是很晚的。1884年全国性的美国历史学会

的成立,标志着美国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但笔者以为,现代美国史学的真正发端当从特纳及其所奠立的边疆学说开始〔2〕。可以这样说,特纳史学在美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从它开始,美国史学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以后的美国史学产生了难以低估的影响。

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的发展呈现出了一种纷纭复杂与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全面陈述这种繁衍不绝的现代美国史学的流变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3〕,但为了能对下文讨论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的影响这一主题作些铺垫,并对宏富的现代美国史学起到一种“管窥蠡测”的学术效应,特为此而略说一二。

其一,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是与现代美国社会及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的。20世纪初,特纳的边疆学派曾风行一时,它深刻地反映了美国历史上具有史诗般意义的“西进运动”。崛起于本世纪20年代的以鲁滨逊为首的新史学派,又似乎与当时美国政府所要实现的“社会调整”与“社会改良”不无联系。稍后,进步主义史学派在20—30年代曾一度占据美国史坛的霸主地位。该派代表人物查尔斯·比尔德、弗农·帕林顿与特纳等人所宣扬的“冲突—进步”的模式,则在更大的程度上适应了美国当权者的上述需要,尤其同30年代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危机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一跃成为世界霸权大国,大肆推行“冷战政策”,因此战前风行的进步史学派已与当时的形势相悖,适应“冷战时代”的“利益一致论”因而出台,并登上了美国史坛的前沿,于是那种强调美国历史的“和谐发展”与“无冲突论”为特征的新保守史学派风靡一时。进入60年代,美国政府陷入国际(越南战争)与国内(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运动的浪潮)的困境之中,这促使更多的历史学家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审视这个正在变化了的国际与国内社会,以威廉·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史学及社会科学史学派、新思想史学派等应运而生,但他们各自也都成了变化多端的美国史坛上匆匆来去的过客。

其二,现代美国史学的演变是美国史学现代化运行的历史轨迹。从总体上看,美国史学的发展当然要受制于美国社会与历史的发展,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史学,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的不断发展也是它的史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美国史学的现代化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它展示在新史学对抗传统史学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是史学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等多方面的贡献。

20世纪伊始,欧美都兴起了一股对抗传统史学的潮流。但在20世纪上半叶,传统史学仍是有力量的,支配这时美国史坛的基本上还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想。是时,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倡言“史学革命”,向传统史学发出了有力的挑战。他根据当时美国史学界的通病,提出了如下的主张:把历史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以往的全部活动、用进化论的眼光去观察与研究历史、用多因论来解释和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研究历史可以造福于社会并可以为人类谋福利、研究历史可以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历史研究者应与其他学科“结盟”以掌握广博的知识等。〔4〕鲁氏新论,正是反映了当时的新史学派力图使20—30年代的美国史学摆脱传统史学的束缚、开辟史学新方向的一种努力。

与此同时,在30年代美国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比尔德等人对传统史学的历史认识论发起了挑战,遂形成了带有明显美国烙印的现在主义学派。1931年,贝克尔在美国历史学会上作了题为《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的“主席演说”〔5〕,比尔德也认为历史只能反映“自我”。贝克尔、比尔德的论见,与传统史学巨匠兰克所标榜的“如实直书”与“消灭自我”,在历史研究的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上是何等的泾渭分明,这是典型的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美国版”。诚然,现在主义史学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历史认识论时,走过了头,以致最终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泥淖之中。尽管如此,现在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对30年代的美国史学及以后的美国史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却是不可一笔抹煞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史学的现代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战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加快了自己的步伐。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的新史学又有了新的发展,罗荣渠先生对战后美国新史学的发展状况与趋势曾作出过如下的概括:“一,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二,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三,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四,在研究方法上有重大创新,即从靠个人在文献纸堆中扒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改为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用电子计算机大量处理和储存资料,连有关历史图表的制订和地图的绘制也由电脑承担。”〔6〕在这一史学潮流中,颇具美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的出现及发展,最能体现美国史学现代化在当代的成就。社会科学史学派不仅只是自觉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历史研究而得名,而且在历史研究中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对史料进行统计与分析研究,使现当代的美国的计量史学得到了全面、充分的发展,显示出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技术向历史学渗透的强大威力,“就方法论而言,当代史学的突出特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所谓的‘计量革命’。”〔7〕同样,计量方法乃至一切现代最新的科学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广泛运用,也是史学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

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趋向于多元:理论的多元,内容的多元,方法的多元,像一只变幻无穷的万花筒那样令人目不暇接。在这种形势下,美国史学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在前进的道路上,也不时会遇到困惑与曲折。如盲目地借鉴社会科学的结果,则不仅导致历史研究的碎化与专通比例的失衡,也使广大读者对那种充满数理模式与社会学术语的“历史著作”望而却步;又如盲目地借助电子计算机,无视它的局限性,就会像新经济史学派(社会科学史学派之一)对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研究,其结论令人惊诧。于是,至80年代,在美国史坛出现了对传统史学的某种回归,如叙事体与政治史又重新受到重视,但这种回归,决不是向传统史学一种简单的回复,而是美国史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种曲折前进的史学现象。

二

近世以来,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纠缠重叠,其间中西(美)史学之间的交往与政治的、经济的关系一样,亦沧桑更迭,几多艰辛。一个世纪以来,现代中美史学的交流史,明显地向人们昭示出“引进——封闭——引进”这样一个模式。这里所说的“封闭”指的是50—60年代,当时中国学界研究美国的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揭露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的历史和批判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倾向这两个方面,遑论对美国史学自身的研究与深入的了解。这里前后所说的“引进”,前者在20—30年代,后者在中国的新时期,宏观地说来,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就是发生在这两次大规模的引进之中。

第一次发生在本世纪20—30年代,主要是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现代美国新史学派著作的引进及其对当时中国史学的影响。1912年,鲁滨逊发表了她的代表作《新史学》,在当时的美国史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影响。他以哥伦比亚大学为中心,领导着美国这一时代的史学革新运动,传授他的史学观念,培养出了上万名的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中学教授历史,其中如比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史来生格尔、海斯、穆恩、桑戴克、福克斯、沙波罗等后来都成了美国史学界的名人,加上宣扬他的新史学观的作品多系历史教材,印数达80多万册,风行全美,顿使鲁滨逊和他的新史学派成了30年代前后闻名遐迩的一个史学流派。

鲁滨逊的《新史学》一书于1924年由何炳松先生译成中文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在中美史学交汇的过程中,何炳松不愧为现代中国史学界输入西方(美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个卓越代表。何氏早年留学美国,归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历史研究

法”，介绍西方的治史理论。1924年译就《新史学》出版后，又与郭斌佳合译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1929年），并拟定“西洋史学丛书”出版计划，着手翻译英国史家古奇的名著《十九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9）。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新史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何先生译《新史学》等当时欧美史学名篇，意在改造中国的旧史学，借此宣扬他的进步史观。这一点，他在《新史学导言》中说得很明白，他不仅十分赞赏鲁滨逊史学思想之“新颖”与“渊博”，而且还认为，鲁氏之说，“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10）。他译的《新史学》，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乃是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及方法论的名著，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在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流布与影响主要表现在：（1）鲁氏这派史家译作的大量出版。除上面提到的二本史学著作外，还有约翰逊的《历史教学法》，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巴恩斯的《史学史》，巴恩斯的《西洋史学进化概论》，巴恩斯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海斯与穆恩合编的《近代史》，海斯、穆恩和韦兰三人合编的《世界史》等；（2）广泛使用这些译作或原作作为大中学校的教材，对那时的中国读书界影响甚大；（3）30年代前后，中国学术界出版了许多“史学概论”一类的书，如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朱谦之的《历史哲学》、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等，其中大多数是鲁氏及其弟子们学说的改头换面或“重新包装”，其思想体系大体是沿袭前者的。此外，有的中国史家更以他们的新说用之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

鲁滨逊及其弟子们的新史学说，在20—3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其影响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包含着不少合理因素：如他们认为作用于历史运动是有经济的、地理的、心理的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多因论”，强调史学的综合研究，注重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留意历史知识与历史教育的普及以及力求把历史著作写得既内容丰富而又明白晓畅等方面，都是可以为我们借鉴和吸收的史学遗产。因此，20—30年代中国史学的发展，除了归因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外，亦不能排除在这次引起的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积极影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正确评估像何炳松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史家为今天中国历史学所作出的富有奠基性的工作。此外，从60年代中国学者称美国新史学派的史学思想为“反动学说”，到新时期对他们进行的科学的与公允的重新评估中，人们也不难从这两种不同的回应中得出如上的结论。

第二次发生在自1978年开始的中国新时期中。中国学术界在结束了将近30年对美国史学的封闭状态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风起云涌，也极大地推动了引进美国史学的步伐。与20—30年代的那次引进相比，此次现当代美国史学的输入，在中国史坛激起了更广泛的回响。

表现之一：引进了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各家各派，而不像在20—30年代输入中国的基本上是鲁滨逊及其新史学派的一家天下。新时期以来，在《美国丛书》（商务版）、《美国译丛》（中国社科版）、《美国文化丛书》（三联版）等丛书系列以及未列入丛书系列的译作中，人们可以发见流派林立的现当代美国史学著作的大量出版，近年推出的哈多克的《历史思想导论》、汤普逊的《历史著作史》、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现代史学的挑战》等，更为研究美国史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另外，在现时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有关文献资料与学术信息的涌入之多与传播之快，也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表现之二：对现当代美国史学作了广泛的介绍，对美国史学的发展进程开始作深入的研究。新时期的时代条件与学术氛围，使中国的美国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拓，他们对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关注涉及到史学思潮、理论、流派、问题与方法等各个方面。以专题与方法而言，就有奴隶制史学、工人运动史学、外交史学、现代化史学、计量史学、

心理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以及城市史、妇女史、黑人史、家庭史、企业史、环境史等等；对史家与史学流派的介绍面更是铺得很开，且内容宏富。在这方面，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杨玉圣等编纂的《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的史学部分就可略见一般了。（11）

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已开始。最能显示这一点的，大概要数中国学者对特纳学派的研究了，杨生茂先生主编的《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一书（12）及一系列论文的发表，足见它已成为中国学者历久不衰的“热门课题”。不过，在当今美国史坛，特纳的边疆学派已失去了昔日的支配地位，但有学者变换视角，从“跨文明”的角度，把美国的西进运动与别国的边疆扩张进行比较研究，于是一个已被人们做滥了的课题顿增新意，焕发出了新的学术光泽。中国学者对此也迅速作出了回应，并有这方面的成果见世。（13）

从总体上对美国史学的发展进程作出评估，这也是在20—30年代的那次引进中所未曾出现过的。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在进入90年代后发表的，其中有：王建华的《美国史学发展趋势评说》（14）、张广智的《实用·多元·国际化：略论现代美国史学的特点》（15）、罗凤礼的《当代美国史学新趋势》（16）、张广勇的《当代美国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17）等。这种考察当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事实上它应该建立在对美国史学作出精细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而这恰恰又是美国史学研究工作的薄弱环节之一。

表现之三：现当代美国史学的输入，引起了中国学者对历史学研究工作的深层思考。这种影响的具体表现是：历史学家不仅在思想观念上，而且在具体实践上，对自己的工作作出了反思，于是怀疑产生了，研究的领域拓宽了，史学变革的新方向已不可阻止，从而引起了当代中国史学或表层的、或潜在的、或直接的、或间接的、或短暂的、或永久的、或积极的、或消极的等多方面的影响。对此真是一言难尽，下面略举数端，以示说明。

比如，系统论的思想和方法在70年代由欧美传入我国，并在80年代初开始引入到中国的历史研究中，首先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性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这种尝试迅即引起了中国史学界的不同反响，争议纷起，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史坛一度形成为“热点”（18）。现虽稍息，但美国等西方史家倡导要借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于史学研究，应当是当代中国史学在总结前人的成功与失误的基础上继续作出探索与努力的方向之一。

又如，在此消彼长的现当代欧美史学中，历史相对主义思潮由小到大，由西欧蔓延及北美，由局部与个别而成为涵盖西方史学多个层面，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主宰着西方史学发展进程的一种现当代史学思潮，令人瞩目。近年来，这股相对主义的史学思潮在我国前几年关于历史认识论的讨论中颇有反响，这中间既有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幽灵，更有美国史家贝克尔、比尔德等人的现在主义学派的影子，他们的主张尤其在青年学者中不乏“知音”。

我们认为，当代欧美相对主义史学思潮之输入我国，其后果是两重性的：一方面透过这种史学思潮在我国的蔓延，看到了中国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对主体认识能力的重视以及对史学自我认识能力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的广布，怎样置历史运动的客观进程于不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把历史学研究导向歧途。而要科学地评析这股思潮及其特征、前景，仍是我们今后在引进西方史学时应做的工作之一。

再如，在战后新史学潮流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开始用全球文明的宏观历史视野来重新考察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对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家视野的开拓，尤其是世界史著作的重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西方不断推出的世界史新作中，其中应特别提及的是两位美国历史学家的卓越贡献，他们是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W. H. 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两者的共同之点都显示出了“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整体观念”（19）。以《全球通史》而言，此书英文原版在70年代就传入中国，曾多次内部印行，很快地在学术界产生了影响。（20）在80年代初中国世界史学界讨论如何编纂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时，它产生了具体

的反响。此后，斯氏《全球通史》中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史观与全球眼光，对中国历史学家的世界史重构，无论在理论探索上（如有夏诚的《近代世界整体观》〔21〕）还是在史学实践上（如有多卷本的《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22〕），都富有借鉴的价值与直接的影响。

在此，还需要说及的是，在这两次引进现代美国史学以及中美史学相互交汇的过程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留美学者在这中间所起的某种先锋作用。在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中国留美历史学者出版的论文集《当代欧美史学评析》。

〔23〕同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莘莘学子一样，这批在改革开放的岁月里走出国门赴美研读历史学的青年学者，没有遗忘他们在沟通中美史学交流过程中的历史使命，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成果向国内学术界传达了欧美（主要是美国）史学的最新信息。

三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是努力推进历史学的现代化，创建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体系。就我看来，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实现史学现代化，不能离开外来（主要是西方）史学的引入和我国的传统史学。学者论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在其演化过程中都存在着熵的隐患，即功能的异化。在一个封闭系统里，熵值累积到一定指数，就会导致从有序性向无序性的退化，从而发生结构的崩溃，而在一个开放的耗散结构中，却有可能通过与外界异质文化系统进行能量与物质的交换，使文化的有机体充满生机和活力。”〔24〕此理与史学亦然。今天，我们面临着包括史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挑战，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史学，就一定要面对现实，勇敢地接受西方史学的挑战，事实上，中国史学现代化的进程与接受西方史学的挑战是难以分开的。进而言之，从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假如在中西（美）史学的交流中，双方都能化对抗为对话，改敌意为友善，那么其结果对双方来说都将是有益的。我以为，在这种友善的对话中，中国史学（尤其是传统史学的精华部分）可望经历一次“再发现”的过程，而受到国际史学界的青睐，于是西方也成了吸收中国的智慧来促进自己繁荣的受益者；于我们自己而言，外来（西方）史学的引进，确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对话者，成为改造传统史学的一种活力。经过改造的传统史学，也有可能释放出与过去迥然相异的史学功能，获得新生命。而况，一旦经过我们选择与淘汰之后的外来史学（西方史学）与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找到某种呼应或联结的通道而生下根来，那么借助外来力量与自身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国的新史学就更可能步入另一种境界，呈现出别开生面的新景象。

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对美国史学的过去与现状的某种失察，也由于中国的美国史学史家对自主意识的某种偏离，都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美国史学中那些确有学术价值的史学遗产的吸收与借鉴。近年，学术界有人撰文指出：“对中国人晚清迄今介绍、研究和认识美国的惨淡历程，应当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这是中国美国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25〕我完全赞同这种意见，而且还认为，这也应当成为中国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基本范畴。为此，对未来的中国美国史学史研究，我有以下几点很粗浅的看法：

一、继续译介美国史学名著，这是发展中国美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工程”。新时期以来，中国学人译西方史学原著，不论是古典的还是现当代的最新著作都是颇为可观的。但比较起来，译介的美国史学名著，无论是史学名著还是在当代美国史坛流行的最新作品则相对较少。这里略举一例，如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四卷本的《现代世界体系》中，提出了颇有新意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国际学术界被广泛承认是一部有轰动影响的名著，仅就对历史学而言，若此书的中译本出版，对于历史学家视野的开拓与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将是一个真正的而又具体的贡献，也必将有助于中国学界对美国史学史的研究。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二、由点及面，重点突破。在现当代西方史学中，法国的年鉴史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和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被学术界公认为当代西方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大史学流派。比较起来，中国学者对法国的年鉴史学派的研究最为关注也最有成果，成为影响中国史坛的一个大流派。近年来，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研究也颇有起色，对其代表人物 E. P. 汤普逊与 E. 霍布斯鲍姆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上乘的论文陆续见世，而中国学者对体现美国特色的新史学——社会科学史学派，却鲜有论述，缺少有份量的力作。我以为，从总体上看，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中，中国的法国史学史研究之所以走在前列，其因可能于中国学界对法国年鉴史学派的“集中围攻”的“学术战略”不无联系。因此，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在 90 年代应选择学术突破口，而突破口，我觉得应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由此而带动对整个美国史学史的研究。

三、开展中美史学的比较研究。在近百年的中西史学涵化的历史进程中，中美史学的交流史占有重要的篇章。作为一个参照系，繁衍多变与内容庞杂的美国史学，也是改造中国传统史学的一种外来活力。近年来，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已起步，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多局限于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而对中西近代以来史学的比较研究，则成就甚微，至于对百年来中美史学的比较研究则更是一块处女地了。笔者在几年前就这样认为，有望成为 90 年代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新热点

正是中西（美）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倘此论不谬，若遗忘了中美史学之间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家的一大缺憾，而且也会使中国的美国史学史研究难以走向深入。

注释：

〔1〕“涵化”一词可以有很宽泛的含义，在各个学科领域中也有更具体的内容。笔者这里的“涵化”，泛指中美史学之间的相互冲突、交融与影响之意。

〔2〕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最详尽的莫过于杨生茂先生的论文：《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和区域说》，载《美国历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14 页。

〔3〕学术界对此已有过不少陈述，如：余志森、王晴佳的《略论当代美国史学研究之演变》，《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 1、2 期；苏格的《美国史学纵横》，载《当代欧美史学评析》，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4〕进一步评述，参见拙文《美国“新史学派”述评》，载《世界历史》1984 年第 2 期。

〔5〕载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58 页。

〔6〕参见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载《世界历史》1982 年第 5 期，第 71 页。

〔7〕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第 131 页。

〔8〕鲁滨逊的《新史学》，商务印书馆又于 1964 年出版了由齐思和等重译本（内部读物本），这一版本于 1989 年重版，并公开发行。

〔9〕此书不知何故在当时未能出版，直到 1989 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耿淡如先生的重译本。

〔10〕《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63 页。

〔11〕《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12〕商务印书馆 1984 年出版。

〔13〕见 1991 年 9 月在湖北十堰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上递交的论文：张文生：《试比较中美的“边疆史学”》。

〔14〕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1 年第 6 期。

- (15) 载《江汉论坛》1991年第6期。
- (16) 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2期。
- (17) 载《史林》1992年第3期。
- (18) 争议情况可参见庞卓恒等：《历史学方法论》，载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第90页以次，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 孩9) W.H. 麦克尼尔：《世界史》之“序言”，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 (20) 此书中译两卷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于1988、1992年出版。
- (21) 成都出版社1990年出版。
- (22) 此书共有5个分册，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 (23) 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 (24) 许纪霖：《一幕沉重的悲喜剧——40年代“融和”中西文化的回顾》，载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时代与思潮》(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62页。
- (25) 杨玉圣：《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学》，载《美国研究》1990年第4期。
- 《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福克纳与莫言

朱世达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

在近十年来兴起的作家群中，莫言是一位令人瞩目的小说家。他之所以引起评论家的广泛注意，不仅在于他创作的作品的数量，而且还在于他所追求的十分独特的艺术道路。他的小说的构思，其哲学上的含意，以及意象的运造使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迥异而独立于世。我认为，莫言的艺术成就，不仅得益于他的丰富的生活的经验，而且还得益于他善于借鉴与吸收外国文学的营养。中国意境与外来思想启蒙的结合，使他创造出了一个个独特的艺术环境与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人们也许会感到诧异，将出生在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一个荒凉村庄四壁污秽的草屋土炕上的、以放牛割草为生、当过县棉油厂临时工的莫言与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北部一个中道衰微的庄园主后裔相提并论。其实，艺术就是这样，人类的灵性是相通的，对周围世界的艺术理解与阐释，是会有许多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的灵性，正是人类进行艺术与文化交流的基础。“艺术毫无疑问都是人的创造，而人所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又毫无疑问都要或直接或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感受，这些对中西文学都是一样的，是大家都有的共性的东西。”(1)

莫言说，他的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手法上无疑都受到了外国文学的极大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两部著作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2)

二

在发表了《沙多里斯》(Satoris, 1929)之后,福克纳发现“我的邮票大小的故土是值得一写的,恐怕毕一生之精力也无法将它写完;通过将现实升华为想像,我将可以完全自由自在地最充分地发挥我仅有的那点才能。我打开了别人的金矿,这样,我得以创造一个我自己的天地。”(3)福克纳对邮票大小的故乡小镇杰弗生镇的执着与兴趣给莫言以极大的启迪。他从福克纳的艺术实践中认识到,要“立足一点,深入核心,然后获得通向世界的证件,获得聆听宇宙音乐的耳朵。”(4)

如果说杰弗生镇是福克纳一系列小说的背景的话,如果说福克纳是当地情景的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莫言将他的艺术想像力执着地孕育在高密的红高粱地、玉米地、河堤、野草甸子和桥洞里。他将在高粱野地里演进的故事,像福克纳一样,赋与了一种非凡的传奇色彩。他所描述的带有些野性的家族与地区的神话却拥有与众不同的美感与诗学的内涵。对于福克纳来说,祖宗的罪愆影响了后代的命运;而对于莫言来说,祖宗的放浪形骸与潇洒是后代引以为骄傲的资本。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上代的命运影响着、感应着后代的人生。

正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的,福克纳的伟大就在于他对社区——过去的与现在的——的力量的赞赏,以规范人类的道德生活;就在于他对于在南方传统社会中种族和阶级的精确的描述;就在于他成功地运用了民间风格和浪漫观点以适应20世纪小说的需要。(5)福克纳小说艺术虽然很显然是属于现代派的,他虽然是“现代经典作家”,但其基础是口头文学,“他充分吸收了从打猎篝火前、乡村小店前听到来的龙门阵里的口头文学传统。”(6)他从一个狭隘的地区出发,却创作了令人惊讶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许多文艺批评家把他归属于所谓“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福克纳之所以能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据布鲁克斯认为,则是因为他的艺术具一种“泛涵性”。基于这种泛涵性的解释,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福克纳采用的口头文学的传统——一种无意识的原始主义——却如此完美地为他的艺术服务,如此完美地表述了关于时间、记忆、人性等现代观念的细微之处。这就是为什么福克纳能得以超越文学的地区主义、超越狭义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手笔。

我认为,正是福克纳艺术中的“泛涵性”与莫言艺术中的“泛涵性”走到了一个共同的交点上,使我们得以进行文学的与艺术上的比较研究。马尔科姆·勃莱特贝利指出,福克纳与D.H.劳伦斯一样,“既植根于当地的智慧,又植根于折衷的世界主义。”(7)莫言的成就正在于他植根于当地的智慧。在研究莫言的小说的过程中,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一位多么“原始的或神秘的作家”。他描写的是最原始的人性的欲望与感情,在他的故事里,无论是酒、红高粱、玉米、铁砧子、性,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莫言赋与了这种原始的欲望与神秘的故事以多么中国式的美感。莫言相当钟情于“哲学上的深思”,人们在这些原始的口头文学传统之下不难发现一个深邃的莫言的飘散着红高粱馥馨的“精神的家园”。

三

在《秋水》(8)中,莫言塑造了作为高密东北乡最早的开拓者我爷爷的形象。他“黑,魁梧”,“杀死三个人,放起一把火,拐着一个姑娘(我奶奶),从河北保定府逃到这里。”他是个“剽悍的男子汉,在阳光里眯起那两只鹰隼样的黑眼,下巴落在双手里,身体弯曲成饿鹰状,端的一个穷途英雄。”在这“匪种寇族迁来,设庄立屯”的一方世界,横生出“鬼雨神风,星星点点如磷火闪烁”。作家运用扩展的、怪诞的手法,来营造一种我父亲诞生前的可怖的自然氛围。“正说着话,听到四野里响起一阵怪声,隆隆如滚雷”,“四处水声喧哗,像疯马群,如野狗帮,似马非马,似水非水,远了,近了,稀了,密了,变化无穷。我爷爷

从草棚里望出去，见月光中亮出满山野鸟，白得有些耀眼”，“月下不见树叶，恍惚间觉得树上挂满了异果”，“细看才知树上也全是大鸟。”就在这样怪异的环境中，杀人逃犯的妻子——我奶奶经历着临盆的痛苦和煎熬。

我奶奶几近绝望，认为活不下去了。可穷途英雄我爷爷却说：“咱人也杀了，火也放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当初就说，能在一起过一天，死了也情愿，咱在一起过了多少个一天啦？水大没不了山，树高戳不破天，好好生你的孩子。”中国式的乐观精神支撑着他们应付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

故事很简单。在水涨水落之中，在希望与失望之中，我奶奶在与临盆的痛苦搏斗。然而，就在这大水莽荡草洼之中酿成了一场仇杀。紫衣女人开枪打死了与她有杀父之仇的黑衣人。而黑衣人之所以将紫衣女人的父亲老七杀死，是因为他伤害了白衣盲女。我想，《秋水》所刻划的是一种意境，正如 R. W. B. 路易斯在评论《福克纳在旧世界》中所说的，这种意境是努力从某种死亡境地回归到某种生命状态，从隐退和瘫痪的各种黑暗洞穴返回生命活力之源泉。（9）紫衣女人接生了一个杀人逃犯的后代，同时又杀死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早年曾经杀死了紫衣女人的父亲，而紫衣女人的父亲一定也伤害过白衣盲女的一个亲属。人间的仇杀就是这么一环紧扣一环，在莽野之中具有几乎是一种宿命的力量。故事以一个寓言式的民间歌谣作结束：

白老鸱吃紫蟋蟀。蓝燕子吃绿蚂蚱。

黄——吃红蜻蜓。

绿蚂蚱吃白老鸱。紫蟋蟀吃蓝燕子。

红蜻蜓吃黄——。

这寓言留给人们太多的思考。

莫言笔下的“英雄”有的有性缺陷，其故事的传奇色彩每每与性的缺陷联系在一起。作家所描述的性缺陷左右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在这里，人们几乎可以有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注释，即由于性的缺陷的存在，男性英雄因为要证明自己的男性本色而变得更加疯狂而放浪，更具有一种悲壮英雄的特色。例如，《白棉花》中的《父亲在民夫连里》（10）的“我父亲”。“那猛烈的爆炸声和淡薄的硝烟以及缓缓飞起的人与狗的破碎尸首合成一股力量，猛烈一击，使父亲心脏紧缩，随即下体一阵难以名状的剧烈痛楚，那只残存的、非常发达的‘雀蛋儿’紧紧地缩上来。以后的岁月里，每当他思念倩儿——我的母亲时，就要爆发这种痛楚。”在民夫连运送六万斤小米子的路上，遇上了一条冰河，没有桥，只能光身子下去探河。于是，“我父亲”脱得一丝不挂，踏进河水。“往前走，水渐渐淹至大腿根，他的狰狞鸡头缩得如一只蚕蛹，那个过分发达的独蛋儿歪歪地贴在盆腔上，丝丝缕缕扯不断的钝痛，这地方是父亲身上的要害，他遵照爷爷的意旨加倍地尊重它宝贵它，不敢有一点点损伤。……后来它老人家整个儿淹没在河水中了，父亲用一只手捂着它，但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了，恐惧与痛苦由此产生。”

作家用这一独特的角度描写了这样一个自我夺权的英雄“英明又混帐的领导”，他动辄就威胁割耳朵或剥裤子骗蛋子，既表述他原始的野性的一面，又表述他临危不惧、自我牺牲的侠义的一面（你们都是两个蛋，我只有一个蛋，你们冻坏一个还有一个，我冻坏了就没有了）。

在莫言的叙事艺术中，他成功地颠倒了时间的顺序，让故事在意识的流动中展开。我觉得其中有明显的福克纳的影响。人们在阅读《喧哗与骚动》时发现福克纳将故事的出场时间颠倒，小说按一个个片断前后错乱地演进。让—保罗·萨特认为，福克纳对现在的概念，“并不是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划定界线或有明确位置的点。他的现在在实质上是不合理的；它是一个事件，怪异而不可思议，像贼一样来临——来到我们跟前又消失了。”（11）福克纳像多斯·帕索斯一样，将故事演化在意识之中，演化在片断之中，让读者最终去编缀故事之

网。我在阅读《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12)(一篇写得十分美丽的小说)时,感受到作家这种现代主义的努力。莫言所叙述的世界,和福克纳的一样,犹如“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每一瞬息都有影子在他右边出现,而左边是点点闪烁、颤动的光。只有当它们被仔细看去的时候它们才变树,变人,变车子。”(13)每一瞥,每一瞬间是一缕光,一种色彩,一丝记忆,一种印象,具有超现实的力量。

著名民歌演唱家吕乐子“骡子”将自己关在屋子里,“把自己的那玩意儿割掉了”。作家并不急于解释为什么,却把读者带回20年前的古老的吕家祠堂。发生在童年时代的事件仅仅是一个个片断:“骡子”疯狂追求“小蟹子”。“在下课铃响前二十分钟,他就烦躁不安起来,烦躁不安通过你扭屁股、摇脖子、头皮上流汗等一系列的行为和现象表现出来。”“骡子”去解开拴绵羊的麻缰绳,为的是找借口去和“蟹子”约会。然而,故事又回到现在,“小蟹子”和她丈夫“鹭鹭”闹离婚。然后,故事又拉回过去。“我们便不约而同地发现‘蟹子’的胸脯上鼓起了两个鸡蛋那般大的瘤子。我们当中连弱智的‘老婆’都知道那俩东西不是瘤子而是两个好宝贝。从此之后,‘蟹子’的胸脯上便印满了男孩的眼光。”时间又跳跃到“当它们像八磅的铅球那般大时‘鹭鹭’这兔崽子每晚都摸着它们睡觉。”接着,故事又回到“昨天这时候,你和羊已经尾随在‘蟹子’背后,羊吃草,你唱民歌。”“小蟹子”住进了精神病院,“胖得很厉害,一张大脸白白的,眼睛比她少年时小了许多。”有一天晚上,“骡子”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大雨哗啦啦,“像天河漏了底儿”。他看到雨中卧着一个长发凌乱的女人。他伸手去拉她时,她突然用十分尖利的指爪,把他裤裆里那个“把柄”紧紧地抓住。“他光着屁股跑回家,站在门口他哆嗦着,衣服已被剥光”,“眼前的门轻轻地开了,开门的人竟然有点像那个在雨中梦一般出现又梦一般消失的女人。”

这个长发凌乱的女人是谁?是刘书记那个30岁刚出头的老婆吗?是“小蟹子”吗?作家用现代派的手法,表述了一个充满神秘和荒谬的表明人的异化的故事。

萨特曾经发问,为什么福克纳和许多其他的作家都选择了这种特殊的荒谬性呢?他说,“我们必须从我们现在生活的社会状态中找寻原因。”(14)因为社会转型期的形态具有诸多的荒谬性,莫言敏锐地感觉到这种社会形态的荒谬性,从而找到了一种适合时代的、具有现代艺术特征的风格。

莫言在小说叙述文体中非常注意色彩的运用,人们可以看到印象主义的痕迹。请读下面一段:

你的绵羊出现在被野豌豆花装扮得美丽无比的墨水河大堤上时,西边的太阳流出苍老的金黄色来,河水自然也被金黄感染,生成幽深的玫瑰红,青蛙因为鸣叫而鼓起两个汽泡在两腮后多么像两个淡紫色的小气球。(15)

这简直是一幅色彩斑斓的自然的图画。作家不惜各种色彩的运用,“苍老的金黄色”“金黄”“幽深的玫瑰红”“淡紫色”,令人目不暇接。再请读一段:

那些四个棱的狗蛋子草好奇地望着他,开着紫色花朵的水芡和擎着咖啡色头颅的香附草贪婪地嗅着他满身的煤烟味儿。河上飘逸着水草的清香和鲢鱼的微腥,他的鼻翅扇动着,肺叶像活泼的斑鸠在展翅飞翔。河面上一片白,白里掺着黑和紫。(16)

这种生动的、富有色彩的田园牧歌式的描述,人们也可以在福克纳的文体中找到:

小巷两边都是建筑物的背部——没有上漆的房子,晾衣绳上晾的颜色鲜亮刺眼的衣服更多了,有一座谷仓后墙塌了,在茂盛的果根间静静地朽烂着,那些果树久未修剪,四周的杂草使它喘不过气来,开着粉红色和白色的花,给阳光一照,给蜂群的营营声一烘托,显得挺热闹。(17)

在莫言的小说中,人们还可以发现魔幻和神秘感的影响。他的神秘的图景与形象,表面上显得十分荒诞,每每是印象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结合,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如:

突然,我们看到一个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里。她张着胳膊,像一只通红的大蝴蝶扑进火

堆里。她也许根本不像蝴蝶顶多像一只老母鸡扑进火堆里。……一会儿，我们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18）

“通红的女人”扑进火堆，接着闻到的是“一股香喷喷的鸡肉味。”

再如：

民兵连长正吆喝着，就听到那株成了精的大柳树上咯吱吱一阵响，一个黑乎乎的大东西从树上跌下来。

我们的魂儿都要吓掉了，因为红灯笼照出的光明里出现了一具没有头的女尸。也许由于没有了头，她的脖子显得特别长。她身上赤裸裸一丝不挂，一副非常流氓的样子。（19）

在莫言的小说里，眼泪成了绿色的，“脖子上的血管像绿虫子一样蠕动着。”（20）“绳子像蚯蚓一样扭动着，一会儿扭成麻花，一会儿卷成螺旋圈。”（21）“支部书记一下子化在地上，浑身上下都流出了透明的液体。”（22）

莫言试图将中国式的神话与魔幻描写进他的小说里，以增加其生动性。请看：

他最后想了个好法子：开炉取丹时，让一个正来例假的女人站在炉边，狐狸精怕女人血，就不敢来盗仙丹了。说他出丹那天，“大金牙”的娘站在炉边，一开炉门，果然白气冲起，差点没把屋盖掀跑。他的脸在白气中隐现着，赤红赤红，宛若一块炉中钢。（23）

作家在这段描写里，把“身穿黑西服，脖缠红领带，嘴叼洋烟卷，鼻架变色镜，斜挎黑皮包，左手戴一块黑色电子表，右手戴一块黄色电子表”的时代英雄的愚昧与荒唐，通过魔幻手法勾勒得入木三分。

我觉得，莫言从福克纳那里获得了象征主义的启迪和灵感。我无意在此如布鲁克斯所批评的那样，去咬文嚼字，贩卖象征这个名词。但布鲁克斯也承认，即使是最简单的文学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24）现在，文艺批评家都认为，枪在《熊》里的象征意义，它贯穿整个故事，是统一全局的主题。艾克第一次遇到老熊时，把枪扔了，这是神圣的行动；第二次他扔掉枪，冒生命危险去救熊口下的孤单无援的小狗，这是博爱的行动。R. W. B. 路易斯认为，这是故事主要的象征性倾向。（25）我认为，红萝卜在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26）里，像《熊》中的枪一样，具有一种象征的力量。莫言塑造了一个沉默寡言的、骨瘦如柴的黑小孩形象。生产队分配这个“放个屁都怕震倒”的小孩去为公社水利工程砸石子。他有一切自然之子的伟大。“他用脚指头把一个个六个尖或是八个尖的蒺藜撕下来，用脚掌去捻。他的脚像骡马的硬蹄一样，蒺藜尖一根根断了，蒺藜一个个碎了”。虽然生活中充满了苦难，后娘没有给他任何的爱，但在自然之中，他总是可以找到欢乐和愉悦，找到灵魂的慰藉。“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喋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跑不了。他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嘴角上漾起动人的微笑。”黑孩寡言木讷，别人还以为他是哑巴。但“他四五岁时说起话来就像竹筒里晃豌豆，咯崩咯崩脆。可是后来，话越来越少，动不动就像尊小石像一样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寻想着什么。”然而，黑孩身上似乎有一种超自然的魔法。小铁匠喝令他把滚热的钻子捡回来。他“一点一点弯下腰去，伸手把钻子抓起来。他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一只知了。鼻子里也嗅到炒猪肉的味道。”“小铁匠看到黑孩手里冒出黄烟，眼像风瘫病人一样歪斜着叫：‘扔、扔掉！’他的嗓子变了调，像猫叫一样，‘扔掉呀，你这个小混蛋！’”

黑孩有一个美丽的梦。他看到在泛着青蓝幽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形状和大小都像一个大个阳梨，还拖着一条长尾巴，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苞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红萝卜的线条流畅优美，从美丽的弧线上泛出一圈金色的光芒。”美丽的童稚的梦很快就被恶的现实击破了。当黑孩的手就要捉住小萝卜时，小铁匠猛地窜起来，一把将那萝卜抢过来，那只独眼充

着血：“狗日的！公狗！母狗！你也配吃萝卜？……”

黑孩总是想着那个萝卜，金色的，透明。

一次，发了疯的小铁匠难受死了，要黑孩去拔个萝卜来救救他。黑孩就如被一种神话驱使，行一膝步，拔两个萝卜。他再也找不回自己的梦，梦中那透着液体的红萝卜了。于是，他就从事破坏，拔，举，看，扔，还没有长成的萝卜一半给拔了出来，萝卜地一片通红，好像遍地是火苗子。整篇作品充满了一种失望的悲剧情绪。红萝卜成了卑微生活中的奢侈、享受和欢乐，具有一种神话的力量。

对在生活中缺乏爱的黑孩来说，它犹如一个飘渺的美丽的传说。红萝卜成了一个象征，它揭示了美丽的幻想与严酷、专横现实的矛盾，生活是多么无可奈何，荒凉得如同盐碱地。如果说《熊》中的枪象征权力，象征“价值的超越”的话，那么《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红萝卜就象征生命的梦，这美好的生命对于生活在最底层的黑孩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四

和福克纳一样，莫言的作品，从《民间音乐》、《白狗秋千架》到《白棉花》，从《红高粱家族》到《酒国》，由于运用乡土素材而获益甚多，这使他“有可能坚持表现他心目中的关于极其古老、基本上不变的人的困境的永恒真理。运用他的乡土素材，他发现他能守在家乡同时又能处理带普遍意义的问题。”〔27〕

中国文艺批评家曾经注意到莫言的现代主义的努力，但并不是非常自觉地、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阅读《透明的红萝卜》使我们得到一种十分新鲜而又陌生的艺术经验。这篇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明显地与我们平时习见的小说中的艺术形象在性质上和形态上都有很大的不同。”〔28〕这是1986年的评论。《透明的红萝卜》新鲜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与我们习见的艺术形象有不同？不同在何处？如果我们把莫言的创作放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学背景上来考察，如果我们考虑到并研究了莫言所受的福克纳和其他现代派作家的影响，我们便会非常自然地、非常恰当地看出莫言艺术实践的路子，使我们懂得为什么他小说中的人物变了形，在这些变了形的人物中产生了超道德的英雄行为，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异化感和孤独感。

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莫言的创作完全处于福克纳的阴影之下，不，不是这样的。我认为，正如以上分析的，福克纳对莫言有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化境”，是自然而然地融化在莫言的艺术里。他们之间的共通，一部分在于影响与借鉴，一部分则是由于艺术与灵感的吻合。我认为，后一种则是更为重要的。

有的批评家注意到莫言在营造意象中的自觉追求。但意象难道仅仅是中国的吗？仅仅是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之一吗？中国的古典文学中，特别是词中，充满了意象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意象的极致。但这并不等于说，在外国文学中没有意象。20世纪初的意象主义就是一例。虽然小说的意象与诗歌的意象有不同之处，但其诗学上的含义是相同的，就是说，小说与诗一样，都必须具有诗学上的蕴含。我觉得莫言小说中的意象已不仅仅是中国传统的模式了，他很明显地吸收了、消解了外国意象主义的营养，而将它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特别是在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这一冲突上，他表现了独特的观察和描述世界的方式，表现了他独特的哲学的思考。这既不纯粹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而是他融中外之精华，坚实地踩在自己的基石上，走自己的路。

如上分析，莫言在小说创作中尝试了现代主义手法。这是中国小说观念现代化中令人鼓舞的努力和成就。中国小说观念的现代化会不会使中国小说成为西方现代派的尾巴呢？我认为是不会的。有出息的艺术家的植根于自己中国土地的丰富营养，汲取外来文学的精华（包括现代派的精华），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艺术来。正如莫言自己说的，“现在我想，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无疑是两座灼热的高炉，而我是冰块。因此，我对自己

说,逃离这两个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他又说:“我想,我如果不能去创造一个、开辟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区,我就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如果无法深入进我的只能供我生长的土壤,我的恨就无法发达、蓬松。”因此,他给自己树立了四条原则:“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29)

莫言是清醒的,这确实是他不死的保障。

注释:

(1)(28) 李陀:《透明的红萝卜》序,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第2页。

(2)(4)(29) 《世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期,第298页;第299页。

(3) *The Harper American Literature*, Vol. 2,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7, p. 1342.

(5) Cleanth Brooks, *William Faulkner: Toward Yoknapatawpha and Beyo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x.

(6)(27) 克林斯·布鲁克斯:《威廉·福克纳》,《熊》附文,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7) "London 1890-1920," *Modernism 1890-1930*, ed. Malcolm Bradbury & James Mcfarlane, Penguin Books, Middlesex, England, 1976, p. 176.

(8)(16)(26) 集于《透明的红萝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230-248页;第185页;第136-201页。

(9) R. W. B. 路易斯:《福克纳在旧世界》,《福克纳评论集》,李文俊编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页。

(10)(12)(15)(18)(19)(23) 《父亲在民夫连里》,《白棉花》,莫言著,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第56-126页;第68页;第93页;第91页;第108页。

(11)(13)(14) 让-保罗·萨特:《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喧哗与骚动〉》,同(9),第158页;第161页;第166页。

(17) 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页。

(20)(21)(22) 莫言:《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第227页;第228页;第225页。

(24) 克林斯·布鲁克斯:《乡下人福克纳》,同(9),第242页。

(25) R. W. B. 路易斯:《〈熊〉:超越美国》,同(9),第223页。

1993年《美国研究》总目录

(作者名之后为年份、期数)

政治·法律类

一九九二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贾浩 93②)
从“革命之子”到“云游仙人”

——美国早期自由主义政治观的兴衰(姜新浩 93②)

论现时美国的宪政危机(蒋劲松 93③)

梭罗政治思想述评(倪峰 93④)

外交·军事战略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陶文钊 93①)

张歆海与中美关系

——对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兼外交官的思想初探(吴丹虹 93①)

亨利·卢斯、《时代》周刊与四十年代中美关系(许静 93①)

乔治·凯南对华认识及政策主张(1947-1949)(张小明 93①)

布什政府的全球战略(刘绪贻 93①)

二十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战后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绪论(资中筠 93②)

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周桂银 93②)

逐渐升级战略及其失败

——论1965至1968年美国对北越的轰炸(时殷弘 93②)

外交中的原子

——评加尔·阿尔佩罗维茨的《原子外交》(戴超武 93③)

国际战略格局剧变中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彭光谦 93④)

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体系的得失观(王春法 93④)

美国对日经济复兴政策与中国(崔丕 93④)

论五十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霍世亮 93④)

小国合作和大国的阻滞

——美国与1954年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时殷弘 93④)

经济类

一幅志在振兴美国经济的蓝图

——评克林顿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陈宝森 92②)

公司的崛起与美国经济的发展(1850-1930)(胡国成 93③)

九十年代美国贸易政策趋向(张健 93③)

历史·社会·文化类

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

——从特纳的“边疆假说”谈起（何顺果 93①）

酒店——十七世纪马里兰社会的中心（李小雄 93①）

从《曼哈顿中转站》到《美国》三部曲（朱世达 93①）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赵梅 93①）

从移民的视角探索美国

——读邓蜀生《美国与移民》（杨玉圣 93①）

中美文化冲击—回应片论（朱世达 93②）

美国的民族良心

——评介1989年新发现的马克·吐温一篇书评（沈宗美 93②）

从洋务热到抵约潮

——晚清中国人美国观的一个侧面（杨玉圣 93③）

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李剑鸣 93③）

新殖民主义的发端：二十世纪初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王文良 93③）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中产阶级妇女走向社会的动因和问题（张聪 93③）

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张广智 93④）

福克纳与莫言（朱世达 93④）

其 他

“施咸荣生平与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赵梅 93③）